

裁军谈判会议

CD/642
Appendix III/Vol. V
4 September 1985
CHINESE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的 报 告

附 录 三

第 五 卷

1 9 8 5 年裁军谈判会议逐字记录按国 家及议题分类索引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26
1 August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二十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1日星期四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 坎波拉 （阿根廷）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 • 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P • 巴列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T • 香德女士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PH.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クロス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K • 斯坦科夫先生

緬 甸

吴妙丹

吴拉敏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R • 瓦尼埃先生

出席者名单

中 国

王止芸女士
刘仲仁先生
林成先生
夏义善先生
邹云华女士
蒋振西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 巴

J · L ·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D · 费尔斯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F · 埃尔伯先生
W — N · 格尔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度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阿克巴尔先生

N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B · 达尔莫苏坦托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G ·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S · O · 包勒德先生

出席者名单

摩洛哥

O. 希拉莱先生

荷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尼日利亚

C. V.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K. 尼阿兹先生

Z.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波兰

J. 雷赫拉克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V. 法乌尔先生

S. 波普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瑞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K. 纳扎尔金先生

V. A. 列普林斯基先生

G. A. 安齐费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出席者名单

联合王国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D · 多恩先生

P · 科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委内瑞拉

M · 劳斯切夫人

南斯拉夫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26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我现在发表开会词。在就任会议主席时，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转达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博士的信件，我宣读如下：

“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知道我个人对你们正在审议的重要问题所给予的注意。我们六个国家元首举行的会议足以表明能够消灭人类的武器扩充到巨大的规模使我们十分关切。

“我国政府的目的是通过证实我们意图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词来表达我们的政策。这适用于我国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行为。简而言之，我们主张用榜样而不用言词来宣传。

“我国政府的行动有助于和平与国际合作，因为我们既不认为也不接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应该成为政策的工具。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或减弱我们保护合法的国家利益的决心。我们的立场尤其表明，我们坚决相信人类通过对话和谈判、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能力，因为在和平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战争和暴力却可以丧失一切。

“阿根廷政府充分意识到对促进其所属地区的和平与合作的责任，因此，已承担国际义务，并主张今后继续坚持促进和平解决可能以它为一方或需要其道德支持或外交行动的所有争端。

“超越其历史上的巨大危机，阿根廷人民一直认为，和平是最崇高的美德，维护和平开始于人类的内心，并通过尊重人权和实现没有特权的正义的社会这一目标而扩展。内部和平，国内和平，每个国家内部的和平必须是据以建立世界和平的设想。

“我们认为，所有人民都有这种利他主义的思想。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面临着强权关系势将占上风的不稳定局面。各国寻求的军事优势将永远是短暂的，并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起伏；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魔力诱使各国把理应用来为人类谋福利人类智慧的成果转用于寻求军事优势。

“世界公众舆论对于科学既可用于和平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这种两重性，在核技术与太空技术领域看得更清楚。这些技术可以成为人类如何是无穷无尽的利益的来源，又可以带来多么可怕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其应用是和平的还

(主席)

是军事的。

“美国和苏联政府1月8日的联合声明产生了一种希望，不应使之消失。当时，我们予以乐观的欢迎。今天我们表示希望：这种希望将在目前笼罩着它的猜疑指责声中重新产生。

“阿根廷人民已尽可能作了很大的努力，以取得科学领域中更高水平的成就。就裁军谈判会议所正当关注的核问题而言，我国将根据阿根廷人民在全国选举中所表示的意愿成为一个民用核国家。阿根廷人民在选举中通过了一个纲领，规定核能的使用必须专为和平目的服务。我们还大幅度地削减了军事开支，以表明阿根廷共和国的民政性质。

“全世界的军事开支、特别是大国的军事开支，是今天各国的平民和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恐怖和可怕的根源。难以置信，因为根本无法相信，军备开支可以达到许多位的数字，而地球上广大地区却忍受贫穷和饥饿。这种形势也许是人类文明最不人道的矛盾，同时又突出了裁军谈判会议格外的独特的重要性。裁军谈判会议正沿着一条艰难和迷茫的道路前进，朝向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遗憾地说，这个目标仍很遥远。”

以上是共和国总统的信。我们希望，它将有助于强调阿根廷政府十分重视这里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一工作是为了实现一个战祸不再使人类经常恐惧不安的世界。

我愿向我的前任尊敬的巴希尔·奥尔特—罗伊斯大使的工作表示敬意，他在7月份出色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我愿通过他的代表团对他作为会议主席所做的勤奋工作表示衷心的祝贺。我还要说，我很遗憾他已离开我们，祝愿他在新的重要的职位上一切顺利。我完全相信，他的国家和我国目前存在的特别关系将反映在我与他的继任者的私人联系中。

我愿特别感谢很多代表团对我作为阿根廷的新任代表表示欢迎之词。我还愿向本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和副秘书长贝拉沙德圭大使以及秘书处的所有成员热烈致意。我希望，我可以依靠他们所给予我的宝贵支持，以恰当的方式履行我今天正在担负的职责。

本会议在8月份需要完成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即收获它一年来工作的成果。今

(主席, 洛维茨)

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代表都会记得他们在2、3月份本届会议开始时的首次发言。当时, 有一种富有希望和令人鼓舞的气氛。我不敢肯定, 但是这种气氛有可能在这最后阶段恢复, 使本会议能够向下届大会提交一份其内容将有助于加强在本会议成立时的信念的报告。

1985年初, 在本会议上曾引用过一句谚语: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希望, 今年将不会作为例外情况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按照工作计划, 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6, “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 以及议程项目8, “综合裁军方案”。但是, 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 任何成员可随意谈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我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发言。

洛维茨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欢迎你来到裁军谈判会议, 并祝贺你担任8月份的主席, 那从来是本会议工作很重要的时间。我作为一位新代表担任了2月份的主席职务, 因此特别了解你所面临的任务, 我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与合作。我们还对奥尔特-罗伊斯大使作为7月份主席的热诚努力表示赞赏, 并在他离任履新之际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

今天我想简单地谈一下与议程项目1即核禁试有关的问题。本会议在上次全体会议上, 通过了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其关于第20次会议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在明年3月开两星期的会。美国很高兴, 科学专家小组将能够开这样一段时间的会。科学专家小组中的美国成员告诉我, 关于去年秋天的技术试验的报告, 编写工作已推迟, 因为在这次会议期间他们只有很短的一周时间。正常的两周开会时间将使科学专家小组能够完成交给我们的报告。

我们代表团还高兴地注意到, 进展情况报告引证了各国和地震台站广泛参加了技术试验——36个国家和76座台站。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统计, 反映了人们普遍认为科学专家小组关于核查未来核禁试遵守情况的工作很有用处。

鉴于其工作的价值,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应继续得到所有在座代表团的大力支持。

(洛维茨)

不言而喻，我国代表团也要这样做。我们热切等待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并盼望他们今后努力进一步研究最好的收集、分析和交换数据的方法，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

我国代表团愿再次赞扬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瑞典的奥拉·达尔曼博士，科学秘书、挪威的弗罗德·林达尔博士和技术试验协调员、澳大利亚的彼得·麦格雷戈博士的卓越贡献。由于他们及其科学界同事们的献身精神、耐心和毅力，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发展到现阶段。

如果人们稍化一点时间来检查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很快就会得出如下结论：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不能说，关于交换地震数据的全球台网已就绪、可进行工作、或者说这一台网能回答所有问题并满足未来全面核禁试条约缔约国的一切需要。甚至一个试验性全球系统的一次比较简单的试验，诸如1984年的技术试验，都产生了巨量数据，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为今后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教训。科学专家小组正将其大批人才用于消化和理解这些问题，但是，不预先判断他们的结论，我国代表团相信，很多有效的工作尚未完成。

因此，我国代表团再次强调，我们期待科学专家小组进一步工作，而在其他方面也做出努力，以解决核查对核禁试遵守情况这一极重要方面的问题。

与此有关的一项努力当然应该是恢复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中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核禁试问题的详细和实质性的审议。

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7月25日代表西方国家集团讲话，介绍了一个说明特设委员会根据西方国家代表团在CD/521中提出的职权范围可以如何进行工作的计划。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巴特勒大使的发言，以及他所介绍的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CD/621——挪威也是提案国——表明裁军谈判会议是有可能对有关核禁试，包括范围、核查和履约等具体问题进行实际工作的，而且并不是西方国家代表团在阻挠这种实际工作。

此外，本会议还收到了一些新的工作文件，它们是由挪威提出的CD/599、联合王国提出的CD/610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CD/612。这些文件是充实、详细和重要的。它们包含大量应在本会议上彻底估价的材料。在特设委员

(洛维茨)

会中着手对这些文件和其他提供的材料进行工作、比之把我们的工作仅限于全体会议，是一种更有用和更实际的争取核禁试的做法。

我国代表团准备为实现我们大家共同的这一目标开始实际工作。我们对优先次序和立即可能做的事有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继续对那些声称致力于同一目标却阻挠朝着这一目标取得任何进展的代表团感到失望。

因此，我注意地聆听了尊敬的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在上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尽管图尔班斯基大使说的很多话我要进行辩论，但他也还提出了一点我基本上能同意的看法。在谈到早期争取消除核武器的努力时，波尔班斯基大使说，“我们应坚持这一最终目标，我们应设法使之联系并从属于我们旨在防止核战争的一切努力。我们认为，这并非是一项自欺的计划，只要我们稳步地逐项采取措施，探索一切可能的用途，设法使核国家和无核国家都参加，逐渐为走向更安全的世界铺平道路。”

美国赞成我们应稳步发展，逐项采取措施。众所周知，我们把实现直接和大量削减苏联和美国的进攻性核武器库放在最高优先地位。人们同样知道，我们把这种削减看作促进战略稳定的最迅速可靠的途径。

我国代表团相应地注意到了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7月30日向我们宣读的有关苏联从8月6日开始暂停核爆炸的声明。我们可能在以后再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当然知道选定这个日期的历史意义，以及前几次暂停和其后苏联大规模进行试验的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苏联已表明它从不嫌恶核试验，只要它认为符合其国家利益就随时进行这种试验。因此，我们非常怀疑这种暂停是就可核查的限制试验达成真正协议的稳固基础，将能限制核武库的进一步增长，或将对维持裁军谈判的稳定和信任作出巨大贡献。

美国在完全停止核爆炸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我最近6月27日在本会议中声明的立场。尽管美国认为，要消除核武器，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公平和可核查的削减，然而美国还认为对核爆炸的可核查的限制可以起到虽然较小，但有益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请各位同事注意7月29日在华盛顿宣布的美国旨在改进对监督

(洛维茨, 主席, 韦格纳)

能力的置信和对核试验限制的遵守情况的新建议。这一建议超过了里根总统去年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方案, 当时他呼吁苏联与美国交换专家到对方的核试验场地直接测量试验当量。美国最近的建议包含一个新的、实质性的、具体因素: 无条件邀请苏联派专家参观美国的试验场地, 并可携带任何他们认为直接测量试验当量所必须的设备。

尽管该建议不带任何条件, 我们仍希望这一实际步骤将是图尔班斯基大使所讲的“措施”之一, 并将促使美国和苏联能够为核查有效限制地下核试验建立基础。

主席: 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 贵国元首阿方辛总统委托你转达了一封给本会议的非常重要的信件。我愿向你保证, 我国代表团将以应有的注意来研究这一信件。同时, 我愿欢迎你作为阿根廷代表来到我们中间, 并祝贺您荣任主席。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这一职务和担任贵国代表团团长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三周以前, 即7月11日, 我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CD/612, 其中提出逐步建立全球地震台网, 并在其进行工作时, 随干随学, 提高其能力。进行这一项目的意图是以地震技术为基础建立一个运行中的关于全面核禁试的全球监测和核查系统, 并在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之前这样做。实际设立全球地震监测和核查系统, 即从质量上提高和地理上扩大台网, 并且建立全球数据传输系统, 大约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是一种现实的看法。鉴于这一时限, 我国代表团认为, 从现在起到缔结一项禁试条约, 这段时间不应浪费掉, 而应该用来建立这样一个为了核查对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无论如何也要建立的系统。因此, 我愿强调, 我们建议的项目将是与本会议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并行的、相辅相成的行动。

第CD/612号工作文件详细说明了地震监测和核查系统的组织安排并概述了需要采取的措施。

(韦格纳)

今天，我介绍一份研究报告，即你们面前的第 C D / 6 2 4 号文件。该文件详细阐述了所提项目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情况。

研究报告分析了在什么要求和条件下全球地震台网的核查能力，即检测、定位和识别爆炸的能力，可以逐步提高，并描述了取得预想的改进所应采取的措施。

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一个在远震距离内运行的全球地震监测系统可以达到检测和识别抵到体波震级为 4 · 0 级的爆炸的功能标准。这一量度大约相当于在干燥的非固结岩石内 5 至 1 0 千吨当量的爆炸或潮湿的坚硬岩石内 1 千吨当量的爆炸。

研究报告的一个特别部分专门谈在庞大的地下空腔中进行爆炸的可能性，这种爆炸会大量掩住甚至完全解耦那次爆炸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地震信号。这就开辟了逃避试验爆炸被检测和识别的可能性。在远震距离内工作的全球台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够了。另外还需要有适当数量的区域性或国内台网，来大大提高对爆炸的检测和识别能力，使得用空腔解耦的办法成功地逃避检测成为一种相当困难和冒险的行动。

但是，人们从研究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目前在抵当量爆炸方面，特别是在需要进一步作科学调查的空腔解耦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严重的不确定性。人们已在努力解决这些相当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我愿指出目前关于地下空腔爆炸检测的高频信号的意义的研究。

编写并向本会议介绍工作文件 C D / 6 1 2 及这份科学研究报告表明了联邦政府对全面核禁试的重视。我们关于建立全球地震监测和核查系统并在工作中逐步改进的方案是一个郑重的提案，不应看作另一个有趣的想法，最多只是存入各代表团的档案，不予考虑。我们决心找到方法和方式以实施我们提出的方案。本着这一意向，我们请各代表团与我们对话，发表意见，并与我们一道对有关全面禁试的问题采取务实的态度。

进行这种活动的地方自然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附属机构。然而，我国代表团感到很失望，本会议迄今未能就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严重关切在职权范围问题上停滞不前。我们对一些代表团在本会议中那种要末全有要末全无的态度越来越失去耐心；采取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浪费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应更好地用来解决与全面禁试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是在 7 月 2 5 日提交了一份全面禁试委员会工作计划的代表团之一。

(韦格纳)

这一计划草案表明了根据西方国家在 CD/521 中提出的职权范围可以也应该谋求解决的广泛问题和实际工作。即使没有正式的附属机构,西方国家代表团仍然继续努力,对确定和更好地了解有关全面禁试的范围、组织安排和核查等余下问题作出贡献。有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团提出了实质性的工作文件。挪威邀请各国代表团参加了一次工作会议,在此期间以非常务实、有效和全面的方式介绍了目前技术情况和地震手段的核查限度。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挪威政府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工作会议期间提供的大量宝贵的信息。

我们希望,目前在全面禁试职权范围问题上的僵局仍可在本届会议中打开。但是,同时,我们在全面禁试方面的努力不应停顿。现在能够也应该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讨论建立和持续操作全球地震监测和核查系统的问题。让我重复一遍:我们期待各代表团对我们提出的方案作出反应;我们期待他们同我们一道有成效地交换意见,致力于建立这一地震监测和核查台网的实际工作。

我今天提出的工作文件是技术性的;确实,整个方案是关于未来全面禁试的技术保证系统。但是,这一点不应该遮盖一个事实,即我们正在处理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主题事项,而我国代表团的倡议也打算是一个政治倡议。我在7月11日的发言中说明了为什么我国政府要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并概述了产生这一条约的形势。我们把这一条约看做是更大的核裁军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只靠表态的活动,靠毫无任何真正军事意义的短期方案主要——而且显然——是为了在大厅里博得掌声的方案,是不能取得如此有意义的成就的。任何人想要找到持久而郑重的解决试验问题的办法,都必须承认其复杂性。我国代表团一直认为,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代价就是由有关各方参与进行认真和深入的工作。要努力达成全面禁试条约,最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是核查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越来越令人满意的办法,是持久禁止——甚或限制——试验的关键。这一见解也应成为衡量我们在本星期初得知的美国和苏联关于试验的两个重要方案的标准。美国方案——邀请进行现场准确测量和校准仪器——的优点是为有关核查的辩论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另一方面,我们对苏联短期暂停的方案根本不提核查问题感到遗憾。这限制了它对解决手头的问题的一项持久办法作出贡献。

在我的技术性介绍结束后,我愿指出应如何从更大的政治方面看待我们的方案。在政治上,很容易看出,试验问题是东西方军事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东西方

(韦格纳, 主席)

关系的特点不仅是军事因素, 它还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政治内容, 而这一政治内容是赫尔辛基部长级会议的议题。在那次会议上,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 35 个参加国的高级代表估价了赫尔辛基进程开始后第一个十年中的情况。尽管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出现了东西方发言人之间现有的意见分歧, 值得注意——对我们会议的工作也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决心改善两大联盟体系之间的关系。外交部长根舍在发言中总结了周年纪念会议的工作, 指出其特点是寻求现实的缓和政策新阶段的可能性。在赫尔辛基会议上, 在良好的气氛中认真讨论了这种调和的前景, 并预期着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 这一事实应该鼓励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对于我所谈的较具体的问题——核试验问题和更大的核裁军问题——赫尔辛基会议上坦率和有益的交换意见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更高水平的信任也可表明未来取得进展的前景。

主席: 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以及他对阿根廷总统的信件表示的兴趣。

今天的名单上已没有发言者了。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

我得到通知, 关于重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特设委员会的协商很成功。我愿建议, 我们在工作的现阶段暂停全体会议, 在 5 分钟之后召开本会议非正式会议以审议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进行。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上对该问题的审议结束之后, 将恢复全体会议以正式通过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任何协议。全体会议现在暂时休会。

会议在上午 11 时 40 分休会, 上午 11 时 55 分复会。

主席: 第 326 次全体会议复会。

我现在将第 CD/WP.183 号¹ 工作文件, 题为“关于重新设立保证不对

-
- ¹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 1985 年会议余下期间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 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达成协议。该特设委员会在 1985 年会议结束前, 将向本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特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交会议决定，该文件今天已由秘书处散发。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现在要提出特设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根据我在非正式会议上的观察，我认为，对于任命巴基斯坦的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已达成协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我将认为本会议同意对他的任命。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愿通过阿赫迈德大使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向他表示我和本会议所有成员对他的任命的祝贺。我祝他在他的重要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相信，他一定会以在本会议所一贯表现的效率完成工作。

我现在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秘书处今天已散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举行会议的时间表。时间表是与各特设委员会主席协商后制定的。在这方面，我得到通知，议程项目6特设委员会主席将在下星期举行协商，不打算召开附属机构的会议。时间表照例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作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关于该时间表，我愿指出，在星期二上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将审议非成员国参加今天重新设立的议程项目6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的请求。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会议休会。

会议于中午12时结束。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27
6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第三百二十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6日星期二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 · 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P · 巴列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P 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クロス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K · 斯坦科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緬 甸

吴妙丹

吴拉敏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加拿大

R · 瓦尼埃先生

中 国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林 成先生

夏义善先生

邹云华女士

蒋振西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 巴

P ·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A · M · 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H · 雷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D · 费尔斯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 · 埃尔伯先生

W - N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T · 托特先生

印度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阿克巴尔先生

N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S · 达尔莫苏坦托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F · 皮阿杰西先生

G ·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R · 迪·卡洛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日 本

佐藤昌世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Z . 冈萨莱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 古

L . 巴雅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G .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O . 希拉莱先生

荷 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A . J . J .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C . V .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K . 尼阿兹先生

Z .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C . 卡斯蒂略 . 拉米雷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秘 鲁

J . F . 鲁维奥先生

波 兰

S .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I . 达特库先生

V . 法乌尔先生

S . 波普先生

A . 波佩斯库先生

T .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A . M . 劳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L - E . 温伦先生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L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M . E . 科克耶夫先生

V . A . 列普林斯基先生

G . A . 安齐费罗夫先生

G . V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S . V . 科比希先生

出席者名单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羅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K . 马林先生

D . H . 鲍威尔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D . 多恩先生

P . 科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委内瑞拉

E . 特尔·奥斯特先生

南斯拉夫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巴雅特)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27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是1985年8月6日，广岛悲剧距今已有40年了。这场悲剧是一场使许多国家成百上千万人丧失生命的可怕冲突的顶点。在回忆这一悲惨的往事的时候，我愿表示下面的希望，即这一悲剧将迫使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加倍努力，以求通过保证所有人和平与安全的有效裁军措施。

根据工作安排，本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7，“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任何成员国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本会议有关的任何问题。

正如上星期四我在全体会议上宣布的，我打算一俟今天名单所列代表发言结束，就宣布全体会议休会，以便能够审议非成员国参加根据议程项目6“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而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请求。非正式会议一经结束，我们将继续召开全体会议，以正式确定非正式达成的协议。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有蒙古、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和秘鲁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蒙古代表巴雅特大使发言。

巴雅特先生（蒙古）：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作为阿根廷新任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祝贺你担任8月份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预祝你圆满成功，并向你保证蒙古代表团在完成本会议面临的重要任务方面将予以充分的合作。

我愿向本会议的前任主席，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奥尔特-罗伊斯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为本会议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并且预祝他在新的外交岗位上取得进一步成功。

本会议今天这一会议的日期是一种强有力的警告，它警告绝对不允许再使用核武器，必须从各国武库中清除和销毁它们。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两座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据估计，27万3千人死于这两次轰炸，19万5千人受到辐射的致命伤害。使用核武器一事的本身及其受害者的数目确实是极端可怕的。鉴于目前全世界核武器的威力要比当时摧毁广岛的原子弹大1百万倍以上，今天一场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穷苦难和难以形容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

(巴雅特)

这雄辩地证明，美国挑起和仍在支持的核军备竞赛已经毫不间断地持续了40年，而现在实际上已将全世界引导到一场灾难的边缘。

同时，我们认为，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是可能的，时间并不太晚。为此目的，最重要的首先是，在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放置一永久性障碍，并且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在这方面，蒙古是以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该问题多年认真和全面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为出发点的。这些结论就是第一，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中的一个基本的目标；第二，没有克服不了的技术障碍，现有的核查手段足以保证对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遵守，因此，达成协议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政治决定；最后，只有少数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在顽固地阻挠召开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多边谈判。大会第39/52号决议对这些结论进行了归纳，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几天前恰当地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决议。

我们认为，核大国的政治意愿和榜样力量对于解决事关全世界命运和各国人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例如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一周前，苏联再次以行动而不是以言词表明了它真诚希望在限制核军备竞赛方面取得进展。苏联采取了一项大胆和崇高的步骤，单方面宣布暂停所有核爆炸。这一暂停今天起生效，其有效期直到明年年初。苏联作出这样的榜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有会员国肯定记得，三年前，苏联单方面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983年8月，它单方面暂停在外空装置首批反卫星武器，今年4月7日，它暂停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和针对美国在欧洲大陆部署中程核导弹而采取的报复性措施。

除了所有这些行动之外，在5个核武器国家中，只有苏联一个国家宣布了准备立即进行实际谈判，以期制订一项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为此目的，宣布它准备重新恢复并完成与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就一项仅对这三个国家有效并在未来某一具体日期内生效的条约进行的谈判，如果剩下的两个核武器国家不打算从一开始就参加的话。

然而，遗憾的是，其他核武器国家明显地缺乏这种意愿和愿望，而其中一个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认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并且宣布它是一个“长期目标”。在这方面，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将该问题脱离实际制订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降低为单独审议核查与遵守问题的努力，是

(巴雅特)

否意图无限期地中断谈判和这种条约的缔结。我们象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坚决反对这种作法。

在我看来，今天，在可怕的广岛悲剧40周年纪念日之时，全世界各国人民有理由再次要求美国对苏联的呼吁作出响应，效法其榜样，从今天开始就停止核轰炸，直到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为止。美国的这一对等步骤将有利于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根本利益，明显地证明美国决心尽到它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苏联与美国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协议中承担的义务，以期实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

毫无疑问，如果剩下的其他三个核武器国家——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采取同样行动的话，全世界将会受益更大。

蒙古与其中的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近5千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因此，完全自然的是我国极为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方向应是积极和创造性地参加关于限制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谈判，并应对核裁军事业做出建设性的和务实的贡献。我们希望，正是应当从这个角度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1985年2月19日关于“如果今年成立关于核禁试的附属机构，中国愿意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的发言。如果中国代表团对2月份给他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是否准备按照最近的发言为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协议积极工作，并且在对等的基础上停止自己的核武器试验？”给予明确的答复，无疑这将有助于澄清中国关于议程项目1的立场。

国际社会正在庄严地筹备于今年十月庆祝联合国创立40周年。联合国在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才能实现《宪章》庄严载入的崇高宗旨和原则的情况下接近这一重要的纪念日。联合国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辉煌胜利的产物而诞生的，而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特别高兴地指出，紧跟在苏联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象反希特勒联盟的其它国家和人民一样为这一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1941年6月直到战争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尽其所能为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一切援助和支持，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履行了作为盟国的义务，直接参加了最后消除在远东的最后一个战区的努力。蒙古人民军与苏联武器力量的部队密切合作，参加了解放内蒙古主要地区的战斗，并且在辽东海湾参加了朝东

(巴雅特)

南方向和朝着北京发起的进攻。

这样，蒙古以其一贯的外交政策为总的反法西斯同盟事业和为恢复亚洲的和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它当之无愧的是1945年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但是，敌视人类社会发展一切新兴和进步力量的势力直至1961年为止一直阻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一名会员国。然而，《联合国宪章》中述明的宗旨和原则早在联合国创立之前，从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之日起就已经成为蒙古外交政策的基础。

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不仅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些宗旨和原则，而且还积极努力以求将它们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种行动的鉴证是，蒙古建议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间缔结一项互不侵犯和在彼此的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的公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这一和平倡议，连同近年来由我们大陆上各个国家提出的所有一系列其他建设性的建议一起，构成寻找方法确保作为普遍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的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的广泛基础。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是，位于亚洲大陆的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国——已经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 S. 戈尔巴乔夫1985年6月表示的关于考虑到上述所有倡议而且在某些程度上还考虑到欧洲的经验，共同全面解决亚洲的安全问题以及在这一方向上使亚洲各国的努力联合起来的可能性的思想，应当特别引起注意。

最近刚庆祝过十周年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表明，通过共同努力，各国能够克服巨大的困难，并且在加强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原则、在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合作与睦邻铺平道路方面取得进展。会议的结果，主要是刊登于《最后文件》中的关于各国关系的十项基本原则，不仅对于保证欧洲而且对于保证世界其他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持久的重要意义。

在这方面，我愿指出，为了制订和签署上述公约，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已经建议设立一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会议机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将被邀请参加。我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有条件将相互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筑在睦邻及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只要各方立意真诚，摒弃死抱住偏见和怀疑不放的态度，就没有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正象任何其他大洲的居民一样，亚洲

(主席，今井隆吉)

各国人民需要永久的和平；他们要求永久消除核战争的威胁，要求不让广岛和长崎的悲剧重演。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我请日本代表今井隆吉大使发言。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在我们进入裁军谈判会议1985年会议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愿首先向你，阿根廷的马里奥·坎波拉大使表示诚挚的欢迎，欢迎你来到裁军谈判会议并担任8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很相信，在你的指导下会议将能够以最有利的方式完成今年的工作。我愿补充说，日本代表团希望对上个月的主席，阿尔及利亚的奥尔特-罗伊斯大使非常熟练地指导了我们的会议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们十分惋惜地获悉他将离开裁军谈判会议。我还愿借此机会对于比利时的德帕斯大使的离任表示深切的惋惜，他为本会议的审议和谈判做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我希望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功并且希望他将对日本产生美好印象。我还愿欢迎来此接替他职位的雷梅克尔斯大使。

今天我要求发言主要是介绍一项有关禁止核试验协议核查问题的第CD/626号工作文件。它的题目是“实现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具体措施”，而且是技术性很强的。该工作文件旨在评价为更新多边地震监测和数据交换台网以便极大的提高这一系统的可靠性和对它的信赖所必需的工作量、设备以及需要的人员和资金。

在详细评述这一工作文件之前，我愿突出有关全面禁试及其核查问题的一些基本考虑。

无需再次重述全面禁试在防止纵向和横向核武器扩散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历史中，有关核禁试的工作和思想一直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内瓦进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分。对于这一进程日本一向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努力工作以期为实现这一进程做出重要的贡献。它首先起源于50年代全世界对于核武器扩散以及由各种大气层和其他核试验造成的有害的环境影响的双重关切。

1963年达成部分禁试条约之后，地下禁试领域中缺乏进展的现象突出出来，我无需提醒同事们这一整个过程是多么令人沮丧。这种局面常常与核查和遵守问

(今井隆吉)

题联系在一起；我在此将避免详细阐述核查的哲学和逻辑思想，因为早在1983年当我提交题为《裁军和军备控制协议遵守的核查》的第CD/379号工作文件时，已曾有机会十分详尽地作到这一点。我仅想在此指出，核查既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的技术解决办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主要上是技术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以及没有任何一种核查技术能够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要使核查有效、令人信服和可以接受，它就必须属于裁军技术和裁军政治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地带，而其中重要的成份则应是各方的“信任”。做出技术努力以提高各种有关的核查手段的可信性的需要是永远存在的。

全面禁试核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应是作为多边机制而设计并发挥作用的。重要的是为这一系统提供的数据应不仅来自核武器国家，而且也来自许多适宜地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具有能力的非核武器国家，这些国家应有充足的地震观测台站将数据输入一个全球系统，而该系统的情报得以不断地流通并可用以进行接近实时的分析。为保证该系统在高Q值情况下运行，设立一个国际机构是有必要的。同样，数据评价和所采取步骤的确定应当属于这一国际机构的具体多边行动范围。

日本已于1983年提出了关于该系统应如何有效发挥作用的第CD/389号工作文件，并且欢迎新的重要想法的输入，例如载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CD/612号工作文件和联合王国的第CD/610号工作文件中的各项建议。除了技术核查手段及情报收集和分析手段以外，为使这一系统实际可行，必须审慎地确定这一多边结构的法律和其他职能的定义以及它的经济方面。日本外相安倍去年6月在本会议上提出一项“循序渐进解决全面禁试”的建议时，他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在我们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全面禁试条约之前必须采取的实际步骤。将全面禁试的理想变成国际裁军制度的可行现实这一过程要求采取许多困难和令人厌烦的步骤，特别是当总的国际气氛对实现这一目标并不特别有利的时候，就尤其是这样。

在这里也许可以提到纵向扩散中的多边核查问题，例如核弹头的更新提高和运载工具的扩散和完善以及针对它们的反措施等。今天人们对于弹道导弹、反弹道导弹、反战术弹道导弹等等的数量、质量、安放地点等的核查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在地面、在大气层、或在外层空间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核查论战不休。这一领域中的大部分监测、分析手段，因此还有核查手段，都是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实现的。国家技术手段能力的某些方面，例如各种图象系统和电子监听装置都是高度保密的军

(今井隆吉)

事机密，这就使核查的多边化十分困难。此时此地详细论述各种国家技术手段中的技术问题、它们的限制或可能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不恰当的。大量的论点已经刊登在公开的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是，由比如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反弹道导弹条约双方以保证不干扰对方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使用为起点的某种程度的相互合作，正在成为被接受的成份。同时，尽管需要认真审查法律、技术和财政问题并且必须建立一个有良好基础的国际机构以便保证有关卫星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工作，然而有关国际独立核查卫星的建议已经作为一种使核查过程多边化并保证其参加的广泛程度的可能办法而被提及。

与所有这些相比，为全面禁试服务的国际地震台网则处于一种更容易的局面。由于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不断地工作，我们得以更好地掌握和了解这一台网到底是什么样或应该是什么样以及它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什么事。由于人们关心并关切的基本数据常常是受到环境、人为或其他噪声干扰的很小、很弱和很远的信号，因此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对收集到的地震数据的处理方法必须能够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其次，按照这种办法收集、处理和传输的数据应当可靠，并且应当能够进行有意义的数学分析。第三，应当建立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应作为适宜和可靠的方法为国际所接受。

基于上述考虑，并采用第CCD/558号、CD/48号和CD/448号文件中载有的特设小组本身工作的情况和标准，我们列举了使现有地震台网提高到可接受的高检测能力水平的必要步骤。第CCD/558号文件提到下列几个方面：大约50个监测系统；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数据；交换二级数据以补充一级数据；和三个国际数据中心。

可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改善检测能力，俾能以更大的把握监测出地球上任何地点的地下爆炸。我们已经计算了安装并使用这一改进系统所需人员数目和资金数额，其中包括高灵敏度地震检测仪器、信息的数字化、通过一个计算机化的数据网改善通讯等等。供一般感兴趣方面的参考，估计改进这一台网的总费用在初期阶段为5亿美元。

我只想提一下关于裁军费用的通常论点，并且说明，即使拥有和使用一个接近完善程度的改进后的地震监测系统，所需资金数额也要比改善现代化武器所常常需要的费用小一个数量级。

(今井隆吉)

我们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设小组研究讨论的结果，而且第CD/626号工作文件也已经十分明确地证明了特设小组工作的质量和作用。因此，如果我坚持说应该要求这个1976年就已设立，并使我们能对全面禁试的地震核查手段问题有重要认识的机构继续和扩大其工作，那是不足奇怪的。我们愿倡议，本会议应当再次要求这一机构完成1984年历次数据交换试验的评价工作（特设小组7月份起已进行这一工作），并对一级数据的提取、传输和处理继续进行更多的检验，并且将它与自动采用二级数据结合起来作为进一步提高对核查信任的手段。

我愿意提到，关于全面禁试的地震台网，我们所谈到的是检测和区别微弱和远距离信号的高灵敏度传感器以及通过一个复杂的全球通讯系统将这些信号进行传输，以便使以这种方式复合的情报的总计值能够为军备控制协议提供足够的证据。在这方面，我愿表达我们对挪威政府6月份举办的各次工作会议的赞赏。挪威试验性区域台阵正在进行的工作无疑是发展这一系统的重要因素。我愿补充说，它正是目前进展最快的一个高级技术领域，并且应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采用。我们认为，我刚才讨论过的并已在工作文件中出现的各种考虑，对于全面禁试条约以外的军备控制协议的核查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也将是有用的。

今天是8月6号，我选择这一天提交日本的比较趋于技术性的工作文件并不是一种巧合。人们对于40年前的今天一座日本城市居民的遭遇已经作了很多讲话并印行了很多书籍和文章。很难说没有再次发生这一事件是由于全世界的关切，还是由于尽管有这一关切，两个超级大国手中的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仍有了迅速增长所造成的。我今天要做的不是和别人一起去讨论和形容这一特殊事件，而是以具体建议的形式为我们在这一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的共同工作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以保证使广岛和长崎成为世界上唯一经历这种灾难的城市。迄今为止在这一方向上明显地缺乏进展，相反，“进展”似乎却仅仅限于生产更致命和更加准确的武器。

象我这样的年纪，我有不少好朋友，他们在日本8月份那个灼热的星期里都这样或那样地经历了那种遭遇。我的一个这样的朋友现在是日本核聚变研究的负责人，另一个朋友是核发电工业界的重要人物，但然这两者都是用于和平用途的，因为我们只从事和平核活动。我常常说，这些朋友不愿意谈40年前的遭遇。我只能猜想，他们所选择从事的专业以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反映了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和家人所遭受的核力量是如何看待的。他们选择了通过同样的核裂变和核

(今井隆吉，主席，伊斯拉耶利安)

聚变物理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道路。我相信，人们宁愿默默地度过这一周，对于继续将巨大的科学和技术力量用于毁灭目的这一人类严重的错误进行思考，并且希望人类睿深的聪明才智将保证扭转这一进程。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今天作了发言，并且介绍了这一工作文件。它可能是遥遥征途上迈出的很小的一步。我知道关于地下核试验的核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识别和检测之间的关系、爆炸有可能太小而逃避检测，或者需要安装黑盒子以捕捉高频信号等。这些可能是在评价全面禁试制度的最后形式中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今天所谈的不是这些。今天我愿再度强调日本人民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决心，哪怕是循序渐进地达成也好。

主席：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由于今井隆吉大使的发言深深地打动了我，现在请允许我以阿根廷共和国代表的身份简单地讲几句话。

广岛的牺牲标志着一个人类每天面临生死存亡抉择的历史时期的开始。正如6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今年1月28日的《新德里宣言》中所断言的，“在过去40年中，每一国家和每一个人几乎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最终掌握自己生死存亡的权力”。

正如今井隆吉大使刚才所说的，我们希望人类能够以睿深的智慧停止把科学和技术使用于毁灭目的，从而保证使广岛和长崎成为全世界唯一经历这种灾难的城市。

下面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愿热烈地欢迎你作为友好的阿根廷的代表担任领导职位。大约在7年前，即1979年2月我们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的前任卡洛斯·奥蒂茨·德·罗萨斯为本会议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议事规则的通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希望你在我们共同工作的实质性方面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我还愿欢迎比利时的新任大使并预祝他在他的活动中取得成功。

本会议今天的会议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任何人都无法漠不关心的一天召开的。首先对于亲自目睹载入人类历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全球血洗恐怖的人们尤其是这样。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老战士，我愿简单地谈一谈40年前的一次事件的后果

(伊斯拉耶利安)

和它目前的意义。对于和我同时代的成百上千万人，他们的坟墓遍布天涯的俄罗斯田野、英勇的华沙四郊、南斯拉夫的山岭和法国的谷地，以及欧洲、亚洲和非洲其他许许多多国家的土地，我认为这样做是我对他们应尽的一种义务。

今天是广岛遭受原子轰炸的40周年纪念日，其后不久日本的另一座城市长崎也遭受了同样的悲剧。这一悲剧给人类的记忆永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两枚核武器的首次爆炸不仅夺去了近30万人的生命，而且他们的有害影响流传到今天，包括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原子弹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用于军事用途，而更多地是为了纯粹的政治目的。而1945年8月实际上为尔后带来了所谓“核外交”，就决不是一种偶然事件了。

现在有一些人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基本政治性质，即它是“冷战”的第一阵炮声，提出怀疑。这个问题在报刊上和在各种科学讨论会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就是在本会议上也可以感到它的影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立场是基于得到文件证实的具体历史事实的。

使用原子弹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必要。1945年夏季日本的战败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是华盛顿还是伦敦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乔治·C·马歇尔将军于该年6月中旬曾告诉杜鲁门总统说：“如果我们登陆，俄国人进入已经毫无希望的日本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成为促使日本人在此时或尔后很短的时间内无条件投降的一种决定性的行动”。

作为英国的最高将领，赫斯丁斯·伊斯梅爵士向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简要地阐述得出的结论说：“如果一旦俄国对日本宣战，日本人可能愿为停战而接受任何条件”。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将在这些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表示震惊，他敦促杜鲁门先生和国防部长亨利·L·史丁生不要投原子弹。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广岛事件的前几周日本就已经寻求投降的途径了。他后来说道，“用那个可怕的东西打击他们是没有必要的”。

人们理所当然地要问的问题之一就是：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影响并支持了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定？

(伊斯拉耶利安)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若干历史事实。

1941年在美国开始的对一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研制当然是一件绝密的事情。但是，考虑到苏联是在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盟国，一些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认为美国应当告诉苏联关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进展。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史丁生、国务卿贝尔纳斯、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坚决反对这种建议。

例如，史丁生认为，美国告诉苏联关于这一领域中的工作而不得到外交领域中的某些回报是愚蠢的。原子弹研制工作愈取得进展，华盛顿就愈加强烈地认为应当把原子弹作为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的一个因素。雅尔塔会议以后，史丁生开始建议，鉴于美国拥有原子弹，白宫应当等待，直至美国能从俄国人那里获得“更加重大得多的”让步为止。1945年5月下旬，华盛顿已经开始既从对日战争的角度，也从未来与苏联关系的角度正式考虑是否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国务卿贝尔纳斯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承认使用原子弹并不是对日本施加压力，而是要使俄国在欧洲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美国 and 英国领导人对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作出的反应，是他们当时采取的方针的极好的说明。特别是杜鲁门对于这一强大的武器将保证西方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霸权地位感到喜不自禁。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华盛顿决定不再等到它的使用，而是在波斯坦会议上告诉苏联说美国拥有了这一强大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显而易见的目的是要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上获得让步。

在讨论关于欧洲未来这一尖锐问题的波斯坦会议的一次会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把苏联代表团团长约瑟夫·斯大林叫到一边，告诉他已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原子的炸弹，明显地希望利用这个消息作为会谈上的王牌。杜鲁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我小心谨慎的向斯大林提到我们已经有了—种新型的具有异常破坏力的武器。但是，苏联的总理并不特别感兴趣”。这次谈话时在场的丘吉尔说道，斯大林绝对镇静地听取了杜鲁门的消息。

在最近《时代周刊》对他的一篇采访中，前总统尼克松重新确认，早在40年代末，“美国就已开始使用原子弹作为外交大棒”。事过20年，在一系列美国政府文件公诸于世以后，一切变得很清楚，美国对苏联进行核爆炸的首次计划是在

(伊斯拉耶利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个月后制订的。例如，1948年的计划规定使用133颗原子弹摧毁70座苏联城市。8颗投到莫斯科，7颗投到列宁格勒，等等。具体说，1945年、1949年和1951年均提出过对苏联领土进行原子爆炸的建议。由于这是处于核时代的初期，起主要作用的是具体的政治考虑而不是军事考虑。不久前发表了杜鲁门的一些私人记录，其中包括对苏联最后核通谍的草稿：你们要么按照西方的样子改变你们的政治制度，要么就会有一场核战争。顺便提一句，杜鲁门的继任者们是不会反对给苏联的这种最后通谍的。在上述的那次采访中，尼克松承认，他个人曾四次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越南、在中东和在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军事冲突中。华盛顿计划的新的“冷战”，在内容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而是在形式上作了补充，呼吁组织对“罪恶的帝国”进行“圣战”，“惩罚”主权国家，甚至国际组织；它是最初的“核外交”路线的继续。由“冷战”方法和手段而加剧的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军备竞赛——这就是40年核外交的结果。“星球大战”方案之成为其登峰造极的精华就绝非出于偶然了。

我不打算详细谈“战略防御计划”。我们曾多次对它进行评论，其中包括我们前此的一次的发言。

核军备竞赛是从对广岛和长崎进行核爆炸孳生的另一孽种。起初，这一竞赛是十分荒诞的，因为参加者只有美国一国。在核时代开始的头4年，它建起了庞大的核武库，建立了强大的战略轰炸机群和基地网，从这些基地可达到苏联的任何目标。

考虑到我们面临着美国不遗余力制造各种反苏神话的政策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敌意这一重大危险，我想任何人都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止感到不舒服而已。华盛顿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十分清楚，苏联的真正利益和目标与他们所强加于我们的侵略野心毫无共同之处。客观地说，我们国家并未构成任何军事威胁，至少是因为它遭受了战争的浩劫——两千万人被杀害，一千七百座城镇变为废墟。苏联对部队进行复原，把入伍的人数由1千1百50万降到300万。我们有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需要解决。我们认为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客们所必然清楚的，但是他们的政策无视这些现实而且变得对苏联更加仇视。

(伊斯拉耶利安)

我认为，这种形势明显地说明苏联为什么把结束美国的核垄断作为头等大事。1949年苏联通过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在战略力量上与美国已处于同等地位。但它仍不失为一个转折点，而且当时人们就不得不记住，如果对苏联使用原子弹，苏联将会采取报复行动。但是，这一新的形势竟未能在美国产生马上在当时的水平上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这一似乎符合逻辑的愿望。恰恰相反，美国不久又作出了研制氢弹以恢复美国的优势地位的决定。核军备竞赛加剧了。

直至50年代后期，美国不仅在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方面超过了苏联，而且在运载工具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几乎是处于垄断地位。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群是无与伦比的。形势十分奇怪：美国失去了垄断地位后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优势。这种局面只是到苏联开始接近均势的时候才有了改变。达到这一疆域是由于苏联研制出了洲际弹道导弹。这是均势的开始，如果不是在数量上的均势至少是在质量上的均势。美国的领土对于我们的核武器，就象我们的领土自1945年以来对美国的核武器一样容易受到打击。

苏联认为结束美国的核垄断，而后实现与美国的均势，是它在核时代的国际政策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不久事情就变得十分明显，苏联与美国的均势不合华盛顿的胃口，因而华盛顿不惜任何代价，竭尽一切努力以取得领先地位。因此，在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出现后，美国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两个方面的军事力量的扩充出现了新的极大的增长。

但是，六十年代出现了军备竞赛动态方面的明确变化。正是在六十年代发展了曾导致七十年代通常称为缓和的进程，并且向限制核军备竞赛方面迈出了虽不太大但确仍然是实际的一步。这是一种困难的进程，它需要双方能够看到自身安全和对方安全的真正相互关系，并且需要在最重要的战略武器领域中达成限制军事努力的协议。可以说，双方当时都忙于进行这些任务。

但是，八十年代初美国的政策出现了新的转折，其结果已经十分明显。核战争的危险已经增长。军备竞赛的步伐正在加快。军备限制领域中现有的协议正在受到破坏。谈判军备控制新协议的会谈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美国已经开始疯狂地准备新一轮军备竞赛，企图将其扩展到外层空间。因此，“核外

交”不仅导致了核军备竞赛，而且还使它达到了危机的关头。

我认为，在令人悲哀的核军备竞赛开始后的四十周年，详细评述它的历史和现状是有必要的。回顾这一历史的目的是要表明，1985年8月6日苏联单方面宣布暂停任何核爆炸的这一天应当而且能够真正成为裁军历史中新的起点、新的一页。

参加本会议的各国的尊敬代表面前都有一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关于暂停讲话的文本。

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所谈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并且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这种响应中的关键因素是，赞成防止核威胁并赞成限制和消除军备竞赛的政治家和公众组织将苏联的新倡议看作是迅速解决和停止一切核试验从而实际上不断接近核裁军这一目标的真正机会。国际社会现在将注意力转向1963年在莫斯科缔结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的《部分禁试条约》这一先例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条约发挥了其效力。大多数政治家，其中包括美国的政治家，在讲话中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地下核试验，并且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就此做出规定。

越来越多的人深刻地认识到停止核试验是削减核武库和彻底消除核武库的可靠途径之一。即使一个对于军事和裁军问题毫无了解的门外汉，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停止核爆炸会“冻结”核弹药技术，从而制止研制新型弹药的进程，同时也会降低新型核手段即运载系统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核弹头的数量由于弹头过时而减少，从而最终导致核武器的消失。

换言之，正如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讲话中建议的那样停止核爆炸是削减核武库和彻底消除核武库的可靠途径之一。

至于美国政府的立场，至今它对苏联的建议还没有作出正式答复。美国代表在公开场合下反应不能认为是建设性的。实际上，他们赞成美国继续进行核试验并且在各种虚假的借口下回避我们的建议。

借口之一：据称特别是苏联的建议如果被接受，将会给苏联带来单方面的好处，造成苏联在军事领域中的优势。

十分明显，这种论断是毫无根据的。如果实际上存在着西方包括美国自己都

(伊斯拉耶利安)

承认的均势，那么，怎么还会有什么“好处”和“优势”呢？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国会的报告（1985）中说，“在现阶段，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大体上的核均势”。

借口之二：美国不支持我们暂停建议的理由之一是，据称苏联今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

然而情况却截然相反。今年上半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同样数量的核爆炸。至于全部数量，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已经进行的核爆炸比苏联的多三分之一，如果把其他西方核国家也算在内，要比苏联高出一倍半。

借口之三已多次在这里的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过。对暂停采取消极态度被解释为无法对遵守进行核查。

但是，不仅是苏联而且是其他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的著名科学家和专家们都明确地反对这一虚伪的借口。仅提一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先生的讲话就足够了，他前几天曾直言不讳的说道：“使用现有的国家技术监视手段能够毫无疑问地保证”暂停核爆炸的遵守。

苏联的暂停，由于是停止一切核爆炸，无论是军事（即核武器试验）还是和平用途的，因而促进了核查任务的解决。

但是，核查并不是问题的实质。真正的理由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从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根据国会的要求给后者的一封正式信件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反对停止核试验：“在它（停止核试验）能够符合美国最大利益之前，有必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重要问题是什么呢？这封信接下去说道，“研制弹头，使其现代化和保证其质量，保持目前储存的可靠性和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进行评价等都特别需要核试验”。

没有比这些话说得更清楚的了。

对于西方关于核查的推测，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一点。有人告诉我们，如果苏联主张批准1974年和1976年的地下核爆炸条约，那么它为什么反对美国提出的将这些条约中的监督和核查条款加以修改的倡议呢？

由于现代化的国家技术手段能够使双方以极高的精确程度和可靠性监督核试验，因此不需要修改。而且美国由于其地理条件有比苏联更好的核查可能性。这再一次说明，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够监督，而是美国不打算使已经签署的条约生效并且打算

(维克托·伊斯拉耶利安)

继续执行大规模的核试验计划。

最后，在华盛顿和在本会议中都有一些人，试图把美国建议苏联派遣苏联专家到一个美国核武器试验场并在进行这种试验时在场作为停止试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步骤。

为什么苏联代表要到美国去呢？是要通过他们的在场来证明美国的核爆炸是神圣的吗？应当做的是停止核爆炸而不是发出邀请，让人观察他们是如何进行核爆炸的。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不能把它变成宣传服务的花招。国际社会一贯寻求迅速、无条件的、无限的核禁试，而不是以各种虚伪的程序作掩护继续进行试验。

我迄今所指的是禁止核试验的反对者们企图贬低苏联倡议重要性的那些借口。但是他们的所做所为并不止于此。甚至没有任何论点论据加以佐证的推诿撒谎正在四处散播。例如，在本届会议中以前的一次会上，有人指控苏联做出决定只是为了赢得掌声，并不会导致达成全面禁试的协议。说得缓和点，这种话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对待裁军问题和对待本会议的异常轻浮的态度；它只证实了一件事，即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国正在继续加紧军备竞赛，不顾一切地谋求军事优势并且不加考虑地反对任何能使他们放弃这种做法的东西。

苏联一贯坚决主张停止军备竞赛，并且作为走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赞成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我们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评论印度、瑞典、坦桑尼亚、希腊、墨西哥和阿根廷六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广岛受难者纪念日前夕发出的新的呼吁；我们欢迎这一呼吁，认为它是一种崇高的倡议，使全世界记住必须达成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协议。我们支持这种立场。

今天我们的暂停生效。它的截止日期是1986年1月1日，但是如果美国停止核试验，它将继续生效。实现苏联新建议的所有必要条件都存在。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对苏联这一倡议做出积极响应。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还没有对苏联诚意的这一新的表示做出最后决定，并且希望美国将能加入我们暂停对核武器的试验。毫无疑问，苏联和美国对所有核爆炸的一项共同暂停，将为其他核国家树立良好的榜样。

开始执行停止核试验这种有效和比较容易执行的措施，将成为缓和国际紧张局

(维克托·伊斯拉耶利安, 主席, 罗泽)

势的真正步骤, 它符合各国人民极为关切的结束席卷全球的军备竞赛的愿望。这样一来, 核军备竞赛的四十周年就会成为这种竞赛的末日, 从而一劳永逸地停止这种竞赛。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 这就是最近在莫斯科结束的第12届世界青年学生庆祝活动参加者们的呼吁。苏联代表团完全赞成这一呼吁, 并且希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代表团也将这样做。

主席: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以及他对我国代表团以往在本会议中活动的赞扬。

现在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八月份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作为一名为裁军领域中的努力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的代表, 你出色的政治经验和外交才能将会极大地促进我们面前任务的解决, 特别是在要向联大写出报告的本月会议中。我向你保证, 我们决心继续以建设性和灵活的态度工作以便取得实际成果。主席先生, 我还愿意通过你再次向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阿尔特-罗伊斯大使表示感谢和钦佩, 他在整个七月份十分有效和尽心竭力地指导了裁军谈判会议。我也十分高兴地欢迎比利时的新任代表拉热伊马开斯大使, 并向他表示我们随时愿意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四十年前的今天, 在几秒钟内一颗原子弹把广岛这座城市夷为平地。1945年8月9日长崎被摧毁。因此, 为期一年的裁军谈判会议花一分钟默念30万原子弹受害者中的每一位是不够的。

关于那次大规模核毁灭的政治背景人们已经谈论的很多并且写了很多文章书籍。覆水难收。广岛和长崎死者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就是要倾注我们的全部努力确保人类的生存。

上周, 在莫斯科的世界青年节上, 来自一百五十个国家的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决心致力于和平时, 一个叫做小岛松原的日本姑娘强调说: “作为一名广岛儿童, 我呼吁全世界人民尽一切努力决不让我家乡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炸弹

(罗泽)

攻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必须永远成为最后的一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以这一目标为指导；本会议的决定性任务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一目标并且最终实现这一目标。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就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很大的一步。

我国代表团曾一再强调只有在有关的谈判进程范围内才能够通过一项多边条约在停止核武器试验方面取得进展。由于目前我们正在目睹一项伴之以为在外空使用核武器而进行试验的空前的核武器计划的全面实施，一项全面禁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重要。

因此，本会议应当能够象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0段规定的那样，发挥其谈判作用，并且尽早设立一个负责制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任务的特设委员会。就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言，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载于第CD/522/Rev.1号文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我们同样准备支持21国集团在第CD/520号文件中提出的职权范围。

本会议所有成员国都十分清楚地看到，进展受到了某些国家的阻挠。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一再宣布它认为全面禁试是一项长期目标，最近该国高级领导人并表明将继续进行试验；为了维护该国的立场，有些人正加紧活动使会议陷入某种虚假的活动。

CD/521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集中于审查而不是谈判象遵守的范围和遵守的核查这样的具体问题。根据这个职权范围，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作为有效核查制度一部分的国际地震监测网的建立、测试及其运行所必须的体制安排。”职权范围没有通过。但是，由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别提出的并得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特别支持的第CD/610、CD/612和CD/624号工作文件，对于所建议的职权范围的真正目的有所揭示。

第CD/610号文件得出的不正确结论是，一项未来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约国台站收到的地震数据的交换不足以保证条约的遵守。我不打算详细谈论为什么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但是我愿提到的是，该文件本身说它既不涉及现场视察问题也不涉及与监测非地下环境有关的问题。这种选择性办法本身人为地制造了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第CD/612和CD/624号文件阐述了全球地震核查系统这一问题。基于目前试验性数据交换的情况，文件建议逐步发展这一系统并使之运行，而完全忽视

(罗泽)

了制定和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努力。文件以相当含混的方式估计不同步骤的时间范围为两年、四年到八年。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任何核查措施都要与有关的军备控制或裁军协议相联系这一普遍协商一致到哪里去了？这一重要的普遍协商一致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它早就反映在大会第1722/XVI号决议一致通过的1961年9月20日佐林—麦克洛伊协定中。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第31条以明确和简洁的方式引起了同一协商一致：“任何具体协议中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法都取决于而且应当由协议的目的、范围和性质决定”。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的努力就不会产生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工具，而只是产生监督的工具。

从实际观点出发，三个文件未能满意地解答下列问题：不知道禁止的范围怎么能建立一个非常先进复杂的系统呢？如果没有一项协议，完全不清楚哪些国家将参加，怎么能够认真的设计这一系统呢？但是除了条约缔约国之外又有谁能够参加核查活动呢？核武器国家在其试验场进行地下爆炸这种情况怎么能够成为未来防止将被严格禁止进行的秘密试验的样板呢？如果将促进裁军作为其主要任务的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地震专家小组和联合国秘书处象工作文件中建议的那样在一项旨在监视现有军备竞赛的系统下工作，那么它们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文件中建议的措施与尽早停止核武器试验的目标背道而驰。他们声称在本世纪末以前不可能组织起令人满意的核查，并通过这种狡辩为宣布全面禁试为长期目标这一企图进行辩解。如果按照他们的建议去作，本会议就要丧失其谈判作用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本会议的任务就会是没完没了地不断去完善一个由于科学和技术发展永远无法完善的系统。

上述有关文件是根据一种特殊策略观点提出的，其制定肯定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这却证实了我们这样的一种意见：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这一问题，以及国际安全和裁军的所有其他重大问题，从长远说不能靠技术手段而只能靠政治手段加以解决。技术手段尽管重要，但只能辅助政治解决办法。

因此，本会议为取得实际成果而必须遵循的路线已经明确的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基于所有各方愿意着手制定一项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系统谈判。经过25年的讨论，经过三边谈判，仅仅“做一些实际工作”是不够的。为了加速整个问题的解

(罗泽)

决，保加利亚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已经决定向本会议提出有关一切围绕目标这种解决办法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有幸代表保加利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第CD/629号工作文件对哪些实际措施是必要的这一问题作了回答。为了解决禁试问题，我们必须执行《最后文件》第51段所载的协商一致的意见。大会有关的决议，如第三十九届大会通过的第39/52和39/60号决议，以及已经提到过的《德里宣言》，为采取行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谈判协议案文的特设委员会已可以利用这种宝贵的材料。根据这一材料，本工作文件对谈判的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活动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议以外的发展。它既可以促进也可以妨碍会议的工作。苏联单方面停止一切核爆炸的决定，由今天广岛遭受毁灭40周年开始直到1986年1月1日，将会对本会议的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美国也不再进行核爆炸，这一暂停将一直生效下去。这即为其他核武器国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同时也给予制定一项多边条约的努力以新的推动。尊敬的苏联代表维克托·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几分钟前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释了这一倡议的重要性。

请允许我就议程项目7“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放射性武器”讲几句话。这一议程项目已有很长的历史。十年前当联合国首次接受由苏联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决议案文时，反对将科学技术的成果越来越多地用于军事目的这一现象是最重要的任务。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必须结束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

同时，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证明各国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以便停止军备竞赛。令人遗憾的是，本会议未能深入细致地进行这一任务。某些国家一再企图把整个问题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如何呢？

让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很早以前指出粒子束武器可能正在研制时，这一警告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今天，这种武器和其他类型的新型武器成为外层空间军事化计划的基本内容。

我们认为，本会议的重要责任是及时识别新的发展并且防止其用于军事用途。

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由苏联代表团团长维克托·伊斯拉耶利安大使1985年7月7日提出的建议；根据这一建议，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应当保证，在识别出任何类型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后，立即通过联合声明或单方面的声明，开始就其禁止问题进行谈判，同时对其实施方面的研究采取暂停做法。一些有资格

(罗泽, 主席, 热塞尔)

的专家应当被赋予监测和识别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务。这些人应定期举行会议, 不断监督事态的发展, 如果有必要, 就需要具体谈判的问题提出建议。

我们认为, 这一建议也应当为那些反对复杂办法主张逐一解决问题的国家所接受。我们希望, 本会议能就其尽早执行做出决定。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下面我请法国代表热塞尔大使发言。

热塞尔先生(法国): 由于自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后这是我的第一次发言, 请允许我对你表示欢迎, 并赞扬你履行职责的才能和领导权威; 还向你转达我们的希望, 希望你能协助我们成功地完成工作直到八月末, 换句话说, 直到本届会议结束。尤其值得祝贺你的是, 你一到达这里后就享有了这种崇高的荣誉而且你的所做所为赢得了普遍的赞赏, 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一个新手。在你的工作中你尽可放心, 我国代表团将一心一意地予以合作。

我还要向我们七月份的主席阿尔及利亚大使阿尔特-罗伊斯先生表示祝贺、感激和最良好的祝愿, 他已离开我们奔赴新的岗位。我还愿意向刚刚离开我们的德帕斯大使转达我的最良好的祝愿和祝贺, 并且热烈欢迎他的继任者热伊马开斯大使。

我发言的今天正是全世界瞩目的原子弹问世40周年。你本人已经谈到了这一周年纪念日, 我前面的发言者已以各种方式就此详细地作了评论。现在我愿表达我国政府的强烈愿望, 希望已经开始的两个军备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谈判能够导致实际上的大规模和可核查的削减, 以便在最低水平上建立核军备的平衡。我们认为这是裁减核武器的唯一可行和现实的办法。核武器, 不管人们是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 过去和现在都有助于通过其威慑而在威慑起到了它的作用的地方维护了和平; 核武器现在是不能“再收回”了。因此必须维护威慑的平衡, 其中包括以谈判作为手段的平衡。就法国而言, 共和国总统1983年9月阐明了我国参加核裁军进程的条件。

我愿补充说, 核裁军本身明显地不能垄断国际社会争取更大程度的国际安全的努力。正象我国代表团曾多次说到过的, 在核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防止任何形式的战争, 而不只是核战争。

(热塞尔)

本会议工作的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关系到化学武器和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我愿在以下的发言中谈这个问题。

由于时间表的安排和由博尼埃夫人(我对她表示赞扬)干练地主持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B工作小组目前正在进行的有意义的讨论,促使我今天向你提交一份关于销毁储存和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工作文件。

迄今,我国代表团一直把全部注意力完全正当地集中于禁止使用问题和确定其制造应予以监督或禁止的物剂问题。

关于在国际监督下销毁现有储存问题人们也已经作出了大量的贡献。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正在开始出现可核查的解决办法的因素。

因此,在我们看来本会议应当在目前阶段以更详细和更具体的方法促进会议应当拟定的公约的最必要的方面:销毁现有储存和消除能够扩大新的储存的生产设施。

今天提交的文件中所阐明的办法将下述两个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触动制造新储存的手段,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又会带来多少好处?这种办法基于制定一项销毁的时间表的基本概念,随着双管齐下的消除有所进展,所有国家的均等安全就会逐渐实现。首先,人们已经认识到,在谈判的目前阶段,各方应当通过协议事先确定直到销毁的最后阶段,即第八年,所拥有的剩下的报复能力。第二,十分清楚,这一决定的目的不是在头八年中保持某一方或几方对其他各方的优势。正相反,理想的是保证所有人的安全,无论是否拥有这种武器,而把拥有化学武器的人的武库逐渐降低到与他人的均势水平。

今天所有人都同意,根据一致意见规定为十年的消除阶段将会产生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

除非对此加以考虑,否则初期的不平衡就有可能维持下去,或者实际上在这一阶段使数量或质量提高到危险的程度,从而在进程的某些阶段给其中的一方一种无法令人接受的军事优势。

很容易看到,如果选择的是逐渐的线性消除,就容易导致这种危险,因为这种消除有利于强者和削弱了弱者,使弱者更加迅速地丧失具有军事重要性的报复能力。

同等数量和相同毒性标准的结果当然就会是这样的,但实际上问题要比这个复

(热塞尔)

杂得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显而易见，一个储有十万吨光气的国家——从世界市场上购买的，因为全世界每年生产数以十万吨计的这种物剂——并不具有与一个拥有自己制造的十万吨神经毒气的国家相同的化学战能力。按照相同的线性程序在十年内消除这两种储存的决定不能提供理想的解决办法——理想的办法应逐渐导致能力的均衡和保证普遍的安全。还有必要以同样的方式监督世界市场和国家生产设施。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了解到光气的毒性比神经毒剂低32倍之后，是否应当认为一个拥有十万吨神经毒剂的国家要比一个拥有十万吨光气的国家强大32倍？是否应当认为为了实现均衡，在线性进程的某一点上，神经毒剂应当比光气的销毁快32倍？

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科学还是人们的常识都未能给这两个问题以答案。然而给我们造成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例子涉及到与实际相比大为简单化了的数据。因此很容易想象我们在企图解决问题时会出现的困难。

最后，为了取得一项可接受的结果，我们选择了以下三个优先项目：第一，需要在拥有国之间，并在取得其他国家同意这一情况下，达成协调销毁或转用储存和生产工厂的时间表的协议；第二，需要减少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悬殊以便在第八年末实现某种均势，从而排除线性消除；第三，需要适当注意监督的要求，这种要求按照为消除而选择的安排绝不应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说明了我们对各问题的看法之后，我愿意粗线条地概述一下我们向你提出并请通过的解决办法。

首先，我们已经拟定出非常精确的时间表；它划为分阶段，每一分阶段有自己的规则，这种规则有利于安全平衡的进展。第二，这一时间表从销毁储存和停止生产同时进行的一开始就把逐步消除储存和逐步消除替补储存的能力结合起来。第三，由于在科学和军事方面难以找到无可非议的对比系数，所以我们放弃了比较各种毒性物剂的建议。因此我们决定只对相同的储存进行比较，光气对光气，神经毒气对神经毒气。第四，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另一方面，我们调换了法国的第CD/494号文件中所建议的优先项目的顺序。今天我们建议优先考虑销毁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比较的致死性化学品而不是剧毒化学品。

(热塞尔, 主席,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

实际上我们认为, 如果这些物剂同时存在于武器库和市场上而在市场上必须大量供应以作民用, 那么就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物剂。将无法核查的那部分物剂从武库中偷运到市场上的诱惑力是很大的, 向相反方向偷运的诱惑力更大。相反, 如果禁止这些物剂进入武库, 转用就会更加困难, 检测到就更加容易了。

让我们用下述事实补充这一论点, 如果我们从销毁剧毒物剂开始, 那么拥有其他化学战物剂、剧毒致死性物剂就会因其是唯一可获得的而更加宝贵。所有这些原因使我们改变了优先考虑的顺序。第五, 我们将通过销毁剧毒物剂这一最危险但毫无疑问也是最容易控制的物剂来结束消除的进程。

在走向安全平等的最后阶段, 也就是说在第八年, 将建立起相同的化学武器报复能力, 由有限的和相同数量的同样制品即神经毒剂组成, 并授权两个最大的国家, 以及其他国家在较低水平上, 拥有这些物剂。

到那时, 由于起点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绝对相同, 因此在最后的两年中可以按照逐步线性的方式销毁余下的这部分能力。

为了参考方便, 我们在文件的最后的表中, 列出了有关时间表、消除程序和销毁顺序的各种必要的调整。

导致我们起草这一文件的思想自然受益于一些代表团的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特别是中国代表团。它向本会议提交了非常有意义的第 CD/605 号文件。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尽管采取一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 因为他们把“储存的对等系数”标准加在分阶段销毁储存上, 然而我们都是出于同一基本概念, 这就是安全平衡。

我国代表团希望通过今天提出的这一文件为起草一项公约的进展作出贡献。很自然, 我们将认真研究我们相信这一文本将会带来的其他代表团的评论和发言。

主席: 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下面我请秘鲁代表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发言。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秘鲁): 主席先生, 首先我欢迎你并告诉你我国代表团极为满意地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工作。你在你的重要岗位上获得的声誉保证你将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

有效地作为贵国代表团的团长和本会议的主席。为此目的你将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面支持，而这种支持将忠实地反映一向把我们两国连接在一起的兄弟友好关系。

我还请记录下我国代表团对于B·阿尔特-罗伊斯先生的赞赏和感谢，他极为能干地指导了本会议七月份的工作，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他的信任。

正是40年前的今天，人类第一次被核武器的恐怖所震撼。大批无辜人民的死亡仍然触动着人类的良知。我们认为这一悲剧带来的使人无法忘记的教训致使各国做出许多努力以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我们在这里开会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科学按照几何级数发展；现在少数国家拥有的破坏力远远地超过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极限。但是我们建立建设性的联系并在和平与和睦中生存的能力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一场将比广岛和长崎爆炸具有无法比拟的更大破坏力的大屠杀的威胁仍然笼罩着我们；但却有一些人却争辩说这种威胁必须继续成为各国之间的法则。

我国代表团愿意再次重申，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坚持了一种坚定和毫不改变的立场，认为这种基于恐怖的秩序在法律和道德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并且声明准备于旨在防止任何核对抗那怕是一场有限核对抗的一切努力中进行合作。我国代表团过去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削减核武库和销毁核武器。

因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21国集团关于设立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会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我们认为，需要认真进行谈判，即使是初步性的谈判，而不能拖延。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一新的令人失望的情况不会使21国集团和它所代表的世界上的那部分人口感到灰心丧气。这次，我愿意向已经决定不卷入某些国家所鼓吹的恐怖平衡的21国集团国家说些鼓励的话。21国集团的存在，以及它的耐心的和不畏艰难的工作，是我们所谋求的事业的基本保证。

在结束我的简短的发言的时候，我愿告诉本会议，秘鲁的新任宪法总统阿兰·加西亚博士宣誓就职时说道，秘鲁政府相信应当达成一项削减军备开支的区域性协议。表示良好意愿的时刻已经过去，采取行动的時刻已经到来；作为这一象征，他宣布秘鲁将立即执行削减军事费用的政策，首先减少正在购买的幻影式战斗机的数量。主席先生，我愿请你安排将这一讲话作为本会议的文件散发。

(主席，洛维茨，伊斯拉耶利安)

主席：感谢秘鲁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以及他所提到的我们两国的特殊联系。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博士强调需要达成一项削减军备开支的区域性协议的讲话应秘鲁代表的请求将作为本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的发言业已结束。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感到遗憾，今天需要对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给予答复。当然我保留今后更全面地回答苏联代表发言的权利。

我感到遗憾的是苏联选择用如此恶劣的方法纪念这一庄严的纪念日。我感到遗憾的是苏联认为有必要在一篇发言中对历史的教训进行如此的歪曲；我不得不断然拒绝接受这一发言。

我国愿意将我们的行为交由历史作出判断，让历史来衡量我国的行为和自由世界的行为以及苏联的行为。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是什么呢？它不是苏联完成了目前的试验后而实行的一种无法核查的暂停。这样做将不会保证和平。但是作为最重要的一步它可以是裁减核武器的认真谈判。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关于暂停建议和关于美国单方面邀请苏联参观我们核试验场的那番话，是要我们无视历史。这是我国绝不能做的。苏联有机会与美国和自由世界一道结束核武器时代。我希望苏联将会这样做。如果它能这样做，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准确地把这一时代看作是世界最终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并且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带来真正世界和平的时代。我国决心致力于这一目标。

主席：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同意洛维茨大使关于历史是一门重要的科学以及历史应当为人们汲取的话。我想不仅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就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也会通过比较我们的两种立场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两种立场是再清楚不过的。苏联的立场是，我们建议了而且今天单方面暂停了一切核爆炸。但美

(洛维茨, 伊斯拉耶利安, 主席)

利坚合众国建议在“来宾”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核试验。这样就出现了两种立场和两种道理。让历史来判断哪一种道理哪一种立场符合人类发展和加强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利益。

洛维茨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我常常希望我在这里任职的期间尊敬的苏联代表能够有一次, 只要有一次就够了, 允许我作最后的发言。或许他会允许我的这一最后评论成为今天的最后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同意美国代表的请求。

主席: 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

秘书处通知我我们可以继续开会到下午 1 点 15 分。我想今天悬而未决的最后问题届时能够解决, 因此我请各位成员同意我再花几分钟结束我们全体会议的工作。正如我们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商定的, 我们现在结束本次会议后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非成员国参加按照议程项目 6 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问题。

会议于下午 1 点零 5 分结束并于下午 1 点 10 分重新召开。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 327 次全体会议重新复会。

在非正式会议交换意见之后, 本会议现在必须审议非成员国参加按照题为“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议程项目 6 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请求。按照本会议的现行做法, 我们将按秘书处收到这些请求的顺序逐一进行处理。

现将第 CD/184¹ 号关于收到的挪威的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¹ 应收到的挪威请求 (CD/552)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 33 条至第 35 条的规定,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挪威代表参加 1985 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 6 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主席)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将第 CD/185¹ 号关于收到的芬兰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将第 CD/186² 号关于收到的澳大利亚的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将第 CD/187³ 号关于收到的孟加拉的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将第 CD/188⁴ 号关于收到的西班牙的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

¹ 应收到的芬兰的请求 (CD/553)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 33 条至第 35 条的规定，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 1985 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 6 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² 应收到的澳大利亚的请求 (CD/557)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 33 条至第 35 条的规定，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澳大利亚代表参加 1985 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 6 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³ 应收到的孟加拉国的请求 (CD/559)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 33 条至第 35 条的规定，本会议决定邀请孟加拉国代表参加 1985 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 6 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⁴ 应收到的西班牙的请求 (CD/560)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 33 条至第 35 条的规定，本会议决定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 1985 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 6 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主席)

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将第 CD/189⁶ 号关于收到的希腊的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将第 CD/190⁷ 号关于收到的喀麦隆的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将第 CD/191⁸ 号关于收到的塞内加尔的请求的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们现已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任务。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我通知本会议原定今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将于下午4点开始。主席还通知我除原定的本周两次会议外，特设委员会将举行第三次会议，它将于明天8月7日星期三下午3时在本会议室召开。包括这些变动的会议本周会议的修订的时间表已经散发。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8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召开。会议休会。

会议下午1点15分结束。

-
- ⁶ 应收到的希腊的请求 (CD/564和CD/565)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的规定，本会议决定邀请希腊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6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⁷ 应收到的喀麦隆的请求 (CD/567)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的规定，会议决定邀请喀麦隆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6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⁸ 应收到的塞内加尔的请求 (CD/573) 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的规定，会议决定邀请塞内加尔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会议议程项目6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28
8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二十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8日星期四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 · 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P · 巴列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P 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克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緬 甸

吴妙丹

吴拉敏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R · 瓦尼埃先生

出席者名单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林 成先生
夏义善先生
邹云华女士
蒋振西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 巴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J · L ·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J · 巴伊加尔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A · 布里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 · 埃尔伯先生

W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T · 托特先生

印度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阿克巴尔先生

N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B · 达尔莫苏坦托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R · 坦齐尔夫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M · 阿莱希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E · M · 姆沃拉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墨西哥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 古

L . 巴雅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G .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O . 希拉莱先生

荷 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A . J . J . 乌姆斯博士

尼日利亚

C . V .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K .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波 兰

S . 图尔班斯基先生

A . 切尔卡夫斯基先生

罗马尼亚

I . 达特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出席者名单

瑞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L - E · 温伦先生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Y · K · 纳扎尔金先生

V · A · 列普林斯基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J · F · 戈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D · 多恩先生

P · 戈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W · 亨诺克先生

委内瑞拉

E · 特尔 · 奥尔斯特先生

南斯拉夫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出席者名单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埃尔伯)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28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7，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类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今天发言人名单上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澳大利亚的代表。

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埃尔伯先生发言。

埃尔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今天想谈谈化学武器这一议程项目。我想介绍一份关于通过视察民用化学工业的办法核查不生产化学战剂的工作文件。这个文件现在已发给你们，它的编号是CD/627。

我国代表团长期以来的惯例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查一项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特别在核查消除现有化学武器库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代表团曾屡次指出，鉴于人类的实际威胁来自现有的化学作战能力，所以销毁储存必须引起重视。

然而，比较容易地重新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可能性产生了同样危险的威胁，这就需要对工业部门进行有效的控制。

因此，我国代表团在我们进行谈判的初期就对解决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问题表示严重关注。化学工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业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是最重要的化学产品贸易合伙者之一。所以把我们的经验和知识提供给别人，这是我们对本会议应尽的义务。

今天我们试图对核查不生产问题提出另一份文件，理所当然，这是以过去文件为基础的。

我想回顾一下载于第CD/WP.265号、第CD/WP.326号及第CD/WP.439号文件中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的概念性文件。我国代表团第一个提出应当通过抽签随机进行现场视察的意见。这一意见现在已经在本次会议得到普遍同意。

当然，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未来公约必须包括一项制度，使化学工业接受国际控制，以防止人们规避从根本上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的规定。另一方面，未来公约的执行应该尽可能做到不妨碍各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活动，或在为和

(埃尔伯)

平目的进行化学活动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包括根据一项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为和平目的而进行有毒化学品及生产设备的国际交流，有毒化学品的加工和使用。

虽然这两条互相冲突的原则，即有效禁止化学武器和化学工业及贸易的顺利进行，需要使这两者之间很好地保持平衡的解决办法。一方面必须有一个足够严格的，能使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产生必要信任的、对化学工业有关部门进行国际监测的制度。另一方面这种监测制度应防止不必要的干涉。

我国代表团认为，它这份工作文件将有助于寻求前面所提及的使互相冲突的原则保持适当平衡的解决办法。

我们为能够进行新的努力寻求这种平衡点而感到格外鼓舞，因为我国在这一领域中具有一些实际经验。1954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在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组织中宣布它将不生产化学武器，自从那时以来它的化学工业一直受到由西欧联盟执行的国际控制。

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与核查不生产的有关的民用化学工业的分支机构将受到系统的国际视察。

按照我们的看法这类视察将既适用于工业部门中的生产者，制造工业，也适用于它的最后用户。

第CD/627号工作文件调查了有关物质的类别及监督的范围并且列举了必须包括的各工业部门。

在选择哪些物质需要进行不生产视察时可以包括专门用作化学战剂（单项用途物剂）的产品、专供生产这些战剂用的关键前体和既具有军事意义又具有民用意义的物质（双重用途物剂）。

至于这类物质的选择标准，我们认为未来公约应对“关键前体”这一术语下一个定义是必要的。

按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意见，在具有在生产剧毒致死性武器的最后技术反应阶段具有终端产品毒性特点的前体应确定为关键前体。这一定义已经载于1984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交的关于转让问题的第CD/439号工作文件中。

尽管有这一条总的规定，如果按照公约所规定的意义，其它前体构成危险同时，公约规定的主管部门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则这些前体也可以作为关键前体看待。

(埃尔伯, 巴特勒先生)

我们认为根据客观标准把关键前体的定义与应用例外的原则相结合, 是为公约目的提供足够的灵活性的一种合理手段。

至于不具有民用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前体, 看来应该提出一项明确的禁止条款。该条款应明确写进一个清单并且应当适用于任何每年生产超过一公吨的数量。

当然生产不准使用的多组分武器的关键前体同样应该列入被禁止物质的清单。我明确的表示这一点正是因为最近某个代表团在本机构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说有些代表团“竭力无视二元武器问题”。然而我国代表团却无法在我们中间找到这样的代表团。

至于视察的范围, 我国代表团认为视察程序的强度应达到这样的程度, 即有把握确保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契约性承诺的遵守情况受到系统的国际核查。

对关键前体的视察应根据每年的统计资料进行, 但是如果每年的生产总量超过一公吨, 就应当进行现场视察。

为了确保有关关键前体的制造也得到同样的待遇, 现场视察应随机进行, 视察的公司应通过抽签决定, 并由公约规定的主管部门每年确定接受视察的全部公司的百分比。包括统计资料, 审查工厂记录, 个别面谈, 考察设备地区及抽样检查和分析等项工作的视察必须保证不生产化学武器得到可靠的核查。

我们确信, 一个有效的监视制度完全可以在不侵犯化学工业的合法利益和不泄露技术和工业情报秘密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份第 CD/627 号工作文件将有助于促进目前关于拟定一项适当的、对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国际核查系统而进行的谈判作出贡献。

巴特勒先生 (澳大利亚): 鉴于这是我初次在您主持下的全体会议上发言, 我愿意表达我国代表团因见到您主持会议而感到极大荣幸, 并向您保证我们的全力合作与支持。

今天早上我临时请求发言想就一项我们认为颇为重要的与裁军工作有关的事态发展向本会议作一简单的汇报。

1983年澳大利亚政府就职不久, 就向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 该论坛的十

(巴特勒先生)

四名独立的成员国，建议对起草一项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问题进行审议。在1983年论坛召开的会议上，对该提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并且进行得很顺利。次年的1984年8月，该论坛在图瓦卢举行的会议上，澳大利亚政府向论坛，向各国政府首脑提出了关于这个条约的一套原则。这些原则被通过了，于是南太平洋论坛各国政府首脑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工作组以便在澳大利亚主持下起草这一条约。这项工作已于1985年早些时候完成，并已于本周召开的一次会上把条约草案提交南太平洋论坛国家的各国政府首脑。8月6日，星期二，该论坛决定批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草案的案文并开放供签字。

简而言之，该条约草案规定凡成为该条约缔约国的任何南太平洋国家都不得发展，制造，或从别国获取接受核爆炸装置。第二，不得在南太平洋进行核爆炸装置试验。第三，不得在参加国领土上设置核爆炸装置。第四，该区域包括出口核材料在内的核活动将在严格保障措施下进行以确保和平的非爆炸使用。第五，南太平洋国家将保留自行决定诸如让别国的飞机和船只进入它们的海港及机场等问题的绝对主权。第六，充分尊重关于公海自由的国际法；最后将由国际保障措施核查各缔约国履行承担义务的情况。

条约草案还反映了该论坛对在该地区海上倾倒核废料的强烈反对。

条约草案有三项议定书，第一项议定书要求法国、美国及联合王国将条约的主要条款运用于他们在南太平洋的领土。其它两项议定书分别要求五个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来反对该条约的缔约国并且不在该地区进行核爆炸装置试验。

关于无核区，条约附有一份地图，目前这个阶段提出这方面的具体细节可能还不甚适宜，但是我是否可以说，大致上，条约规定的这个地区东起自拉丁美洲大陆的西海岸（即邻接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所涉及的地区）；西至澳大利亚大陆的西海岸而与印度洋邻接；北至赤道；南至南极。

这一条约所涉及的地区是地球表面一个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分。我们坚定地认为，本周在罗通加批准的条约是对裁军、对军备控制及维护和平与稳定一项重大贡献。我希望不久将能向本会议分发一份该条约的案文副本，但是在这一重要的时刻我愿意向大会简要汇报一下我们认为这一事态发展因有的重大意义，我可以说，

(巴特勒, 主席)

其重要性是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七段的精神相一致的。

主席：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今天名单上已没有别的发言人。还有别的代表团想发言吗？

根据议事规则第44条规定，我已经要求秘书处今天分发题目为“裁军谈判会议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的第CD/WP.192号工作文件英文本。这个工作文件载有报告草案的技术部分。本会议的秘书长上周宣布该工作文件的其它文本将于8月12日星期一分发。该工作文件包括一份8月2日下午以前收到的文件的清单。也就是说，该工作文件将包括和截止到第CD/629号文件。因此以后提交的文件将列入秘书处在审议年度报告草案时准备的修订草案。

其它从第CD/WP.193号到197号载有涉及没有设立附属机构的项目的实质性段落草案也将于8月12日星期一上午分发。

我打算在紧接星期二全体会议以后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开始审议报告草案的技术部分。届时我们将初步阅读对第CD/WP.192号文件进行一读。星期四将继续一读，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在全体会议以后立即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继续进行。在那次会上，也就是说在8月15日星期四的会议上，我们将开始一读实质性段落草案，这些段落的草案将和第CD/WP.193-197号工作文件一样于下周一分发。

所有这些安排都将列入下周本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时间表。象往常一样，时间表是在与特设委员会主席协商后拟定的。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下周已无法避免与特设委员会同时进行会议了，因为如特设委员会将开始审议它们给全体会议的报告并且需要召开更多的会议。目前这个阶段安排晚上开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要大量超过拨给会议的财政费用。晚上的会议只能在会议结束时而且只限于召开全体会议时才能进行。然而，考虑到有些代表团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作出安排使化学武器及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会议不在同时举行。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主席通知我说原定于八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举行的会议，只能根据该委员会定于下周召开的其它两个会议的进展情况，如有必要就举行。

(主席)

照例，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以修订。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下次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会议于上午11时15分结束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29
13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 ENGLISH

第三百二十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13日星期二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 • 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巴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クロス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妙丹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R • 萨瑟兰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加 拿 大

M. 格韦兹代基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夏义善先生

蒋振西先生

张卫东先生

古 巴

P.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维沃达先生

A. 齐马先生

埃 及

S.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巴德尔先生

F. 穆尼卜先生

A. M. 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热塞尔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H. 雷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L · 米勒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 · 埃尔伯先生
W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印度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阿克巴尔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M · 阿莱希先生
G · 阿多尔尼 · 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石栗勉先生

出席者名单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古

L · 巴雅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O ·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C · V ·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J · 雷赫拉克先生

A · 卡尔科什卡先生

G ·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出席者名单

罗马尼亚

T · 梅列斯卡努先生

S · 波普先生

A ·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E · 博妮尔夫人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Y · 纳扎尔金先生

G · V · 安齐费罗夫先生

G · V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J · F · 戈登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D · 多恩先生

D · 科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T · 斯尼契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T · 巴塞莱米先生

R · 纳尔逊先生

W · 亨诺克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O ·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范·斯海克)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 329 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开始审议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组织问题；以及审议并通过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代表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

我还要提醒成员们，紧接着全体会议之后本会议今天还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开始审议载于第 CD/WP.192 号文件的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的技术部分。

今天发言名单上有荷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现在我请荷兰代表范·斯海克大使发言。

范·斯海克先生（荷兰）：主席先生，今天是我 8 月份第一次发言，我愿意祝贺你和阿根廷代表团就任主席。我们祝你在剩下的几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希望并相信，你将象你的杰出的前任奥尔特-罗伊斯大使一样指引我们走上为本年度会议争取更好结果的道路。在你有能力的指导下，我们已经很好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有才干的荷、比、卢三国的合作者 M·德帕斯已离开日内瓦。我对有幸认识多年的尊敬的朋友 J·雷梅克尔斯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貌貌季大使在本届会议结束的时候要离开我们，我们感到很惋惜。从他的才智方面看，他是他的国家一位最杰出的代表。我们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感到有幸的是，他今后工作的地点会使我们中的有些人有时有机会还会看到他。

四十年前，即 1945 年 8 月 6 日，第一颗核武器爆炸，实际上把广岛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从那天起世界进入了核时代。从此以后，核武器会彻底地改变世界。各国不得不考虑新的现实而调整它们的政策，因为这些现实反映了使用那些新的可怕的武器的威胁。

广岛和长崎不仅提醒人们想到遥远的过去，而且还继续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如何拯救后代使免于这种灾难的挑战。我们被今井大使上周在这一场合所说的严肃认真的话所感动。

我们深感痛心地看着，在这一会议室里竟有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场合对历史作

(范·斯海克)

出制造分裂的解释。我们曾经希望至少在这种场合人们不会强调我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因为这些分歧同已经影响后世子孙的向往的巨大共同的努力和伟大牺牲的一个时期有关，所以就更不应该被强调。

自从核时代一开始，各国政府就谋求遏制和限制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大规模破坏的核武器。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是取得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且的确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和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生效，以及1974年限制禁试条约和1976年和平核爆炸条约的缔结给继续不断的重要的核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方法带来了希望。自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签订以来，（两个签字国都保证在实践中遵守该协议的规定，）核大国之间的裁军谈判迄今没有取得多少成果。我们需要更多的成果，并且我们希望美苏之间目前的谈判将产生更多的成果。

限制和禁止核试验是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取得很大成效的领域。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确是在走向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但是，迄今我们还未能实现全面禁试这一目标。然而，全面禁试条约仍然是很多国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最近在萨德鲁丁·阿加汗亲王的倡议下由贝阿里夫团体在日内瓦组织的讨论会就是禁试的紧迫性的一个明证，这种紧迫性已被来自全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专家们所看到。

多年来荷兰奉行一个一贯的政策，主张在一切时候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我们继续强烈地赞成缔结这样一个最后协定。1963年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时商定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核试验爆炸。已经签订了至少减少地下试验的各项协定。然而，迄今我们仍未能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详细制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核查制度的工作还未完成。

荷兰已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关于苏联从8月6日至明年1月1日将暂停核试验的建议。荷兰对于真诚作出的实质上有助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每一步骤当然是赞赏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暂停，如没有辅之以充分而有效的核查措施，肯定不能替代一项全面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的条约的。我们也注意到，在苏联发表声明之前，仅已能核查到的核试验爆炸，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五次。

(范·斯海克)

尽快地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仍然是荷兰政府的一个重大目标。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连续两年来我们的工作一直未能恢复。我们之所以对此特别感到遗憾，是因为大量的工作尚待去作，特别是在核查和遵守情况方面，在这些方面，技术的，组织的和行政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仍然准备着同参加本会议的其他代表团一道恢复有关禁试问题的具体工作。我们完全赞同最近在文件CD/621中澳大利亚大使巴特勒提出的一项西方的有关工作计划的建议，我们认为该建议阐述了能作和应该作的事情。

关于核查和遵守情况的问题，（西方的建议中特别谈到了这些问题，）它们正如专家们一般同意的那样，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虽然要花时间和资金。地震专家特设小组指出了通向全面禁试的一条前进路线，如果双方进行必要的合作并且有充足的财力保障的话，这条路线是能够克服种种困难的。

对于那些尽管我们在全面禁试问题的工作中陷入僵局但仍继续提出新主张的代表团，我们表示感谢。我特别指的是最近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日本的代表团所提出的一些工作文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特别强调，为使国际地震监测网有效力，首先进行实际的试验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理由充足的，因为不论这样的监测网在理论体系上多么先进精深，然而只有通过它的实际的运用我们才能判定它是否能适应监测和核查完全禁止核试验的遵守情况这一复杂的任务。最近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网进行的一次有限的国际地震网试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工作文件CD/612中所提出的，并于其后在文件CD/624中以技术的语言进行阐述的主要思想是令人感兴趣的：在签订全面禁试条约之前，已经可以设立一个网。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可以逐渐发展，使其达到一旦开始实行禁试，它便可开始生效的程度。我们准备同大家一道仔细研究这一建议的意义。

英国的文件CD/610，对国际地震监测网这一概念，以及对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监测网的必要也给予了很大的注意。象文件的作者们一样，我们也认为多年来在核查技术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作为地震学中的识别技术MB：MS标准的有用性，无疑是有限度的。有幸的是，近年来在其他技术的应用方面，例如频谱分析，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各种技术的联合应用，特别是那些能相互独立地应用的各种技术，才是探测核试验的有力工具。

(范·斯海克)

此外，我们还必须把国际地震学界现有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起来。地震测量设备灵敏度的提高，再加上自动化数字数据处理，看来能为将来为条约的目的充分处理在地球上发生的不管是人为的抑或是自然的五花八门的地震事件带来希望。

我们必须考虑到的一种人为地震事件就是大规模的常规爆炸。由于现代设备的灵敏度高，可能把例如当量 0.1 K T 以上的大规模的常规爆炸误认为核爆炸。在这方面我愿意提一下 1983 年的瑞典条约草案 (CD/381)，其中载有一项关于常规爆炸的规定。我们的确认为通报和核查这种爆炸的程序必须作为未来全面禁试条约的部分内容。

不管我们最终可能预期从地震遥测学中得到什么，看来现实的态度是承认，根据核武器国家的意见看，仅仅国际地震监测网本身将是不够的。这一点在三方会谈时已很明显。在英国的工作文件 CD/610 中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我们从其他方面也得知了这一点。地震遥测法核查之所以不够，是因为种种逃避技术可能使得探测和识别秘密试验成为不可能。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看来除了需要一个全球监测网以外，还需要当地台站，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一个区域性的这种台网。这种区域性的地震台网同一个全球性的地震遥测网相配合而活动，将大大地提高全面的核查能力。1983 年 5 月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出版的一期《能源和技术评论》特刊中突出谈到了这一点。在这一研究报告中得出了下列结论：

“我们的地震学分析表明，一个包括设在苏联的 15 个高 Q 值台阵在内的监测网能够在苏联提供对震级为 3.0 的全面的检测能力（在某些地区其检测能力可提高到较此灵敏 0.6 个震级单位）。当我们把这一能力同空腔去耦所造成的威胁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一个监测网对检测出当量小至 3 至 10 K T 的去耦爆炸，可能有 90% 的把握。”

鉴于大的空腔常常能够被卫星发现，而制成空腔的规模又从来不很大，同时还考虑到即使大大低于 90% 的检测概率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制止因素，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比这更小的当地台网也将足能够核查未来的全面禁试遵守情况。

为了完善国际地震监测网而增加国内地震台网，特别是在核武器国家增加国内地震台网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本会议在政策一级和由特设地震专家小组认真审议的问题。只有那时，对核查全面禁试的可能性问题才可能得到更明确更全面的了解。

(范·斯海克)

虽然显然在三方会谈期间，对在核武器国家单独建立一个区域性地震网体系问题已经进行过审议，但是，把当地台网同整个世界体系结合起来看来也是十分可能和合乎逻辑的。

去年，我强调了在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之前，美国和苏联尽快批准1974年和1976年缔结的两个双边级限条约的重要性。现在让我再进一步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上述两个级限条约，即1974年的级限禁试条约和1976年的和平核爆炸条约，当然不能被看作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的替代物。然而，它们的批准和进而生效将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是因为接近两个条约中所预见的150 K T阈值的试验仍继续在进行，情况就更是如此。

重要的是应指出，在和平核爆炸条约方面已经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在现场视察方面。该条约中关于现场视察的规定在技术上是先进的，有时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也是有创造性的。

看来产生问题的不是和平核爆炸条约，而是级限禁试条约。级限条约规定，双方就各自的试验场址交换某些地理和地球物理方面的数据资料。就局外者所判断——荷兰本身必竟不是一个核武器大国——问题的关键并不大在于交换这些数据资料，而在于这些数据本身不足以核查爆炸的当量和爆炸所引起地震强度之间的准确的关系。因此，级限禁试条约规定，对每个试验场址都应进行所谓校准试验。对于从校准试验中所得到的准确数据，双方间应进行同等交换，以便校准各自的地震计。然而还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才能确定缔约一方为校准目的所给予的关于爆炸当量的资料是准确的？当量——地震强度之间准确的比例关系仍然不清楚，因此，当量估计数的准确程度也仍然不够。所以，在导致产生最佳当量估计数的一系列活动中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换言之，要想做到使当量的估计数十分可靠，一个关键因素尚待解决。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必须对校准当量进行核实，而对这一需要在目前的级限禁试条约中并无规定。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或许是在缔约国之间签订一项允许进行有限范围的这种现场视察的协议。在这方面，我们想是否可在为协调这两个级限条约的核查规定方面作出努力，在这两个条约中有一个，即和平核爆炸条约，已载有关于现场视察的一些规定。既然两个条约有着同样的目的，即限制核试验的当量，所以对

(范·斯海克, 主席, 巴特勒)

取得一个协调一致的检查制度的可能性是可以进行有益的探索的。当然, 军事试验场址和为和平目的进行爆炸(目前只在苏联进行)的场址之间的差别必须适当地加以考虑。如果协调统一核查规定的做法因为某种原因证明为不可行, 那么或许可以遵循更简单的程序。两个国家都可同意接受对方的指定人员在军事试验场址测量某些试验数据以供校准之用。在和平核爆炸条约中, 特别是在第三条中已提供了类似的机会。

鉴于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的迫切性, 荷兰希望表示对里根总统邀请苏联派一专家组携带他们愿意带的设备到内华达试验场以便进行爆炸当量测量这一做法的赞赏。我们强烈敦促苏联接受这一建议。我们深信,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一合作努力会为等待已久的批准两个条约的行动铺平道路。因为我们相信, 苏联也同样认为这些条约仍然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导致这些条约实际执行的建议竟能被称为(我引用原来的词语)“虚假的程序”。的确, 照我们的看法, 这一建议在走向缔结持久的全面禁试条约的道路上将是增强人们信心的重要措施。

在结束前, 我愿意利用此机会向挪威代表团祝贺最近挪威当局所组织的全面禁试条约地震核查问题专题讨论会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结果。挪威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表现出的高超技术水平给我的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在该国所取得的这样的技术进步使我们更加相信, 专门技能不完备没有必要长期成为实现可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核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障碍。

主席: 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澳大利亚的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对裁军和军备控制谈判来说, 去年大会第一委员会几乎能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一个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的方面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第39/59号决议在全会上以150票赞成, 零票反对和1票弃权获得通过。该决议说, 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而不应当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该决议还说, 裁军谈判会议在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承担着首要任务。它还进一步促请苏联和美国立即开始谈判以

(巴特勒)

求防止这种军备竞赛。

关于双边谈判，有意义的是这些谈判声明的目的包括——“制订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终止在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和限制并裁减核军备以及加强战略稳定的有效的协议”。

所以，看来在双边和多边议事场所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信念，即必须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在要求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时候，我们和大多数出席此间会议的国家一样，充分知道外层空间已经受到某些军事活动的侵犯。我们也知道，通过各种现有协定，若干种军事的和敌意的对外层空间的使用已经遭到禁止。

因此，当分析可在外层空间的哪些方面进行禁止或控制谈判的时候，这种谈判在质的方面必不可少的一点应该是找到公平的、可以核查的、并且有助于全面稳定的协议。

澳大利亚认为，值得考虑的重要方面是有关保护卫星不受攻击的措施和相关的对反卫星体系及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项禁止条约可能性。

关于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我的政府关注地看待两个超级大国目前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努力。我们知道，这种研究并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允许双方研究和建设具有多至一百个反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的点防御体系。然而，全国规模的部署将是明显地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我想强调，澳大利亚认为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当今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军备控制协议。我们知道，今天有理由问一问是否反弹道导弹条约得到了充分的遵守，这是我的政府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

美国代表唐纳德·洛维茨大使在7月16日的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说，战略防御计划仅仅是一个研究计划，迄今并不存在使研究进入反弹道导弹体系或其组成部分的制造、试验或部署阶段的决定。无疑，美国目前关于发展截击一切来袭导弹的可能性的研究是一项积极的研究。从概念上讲，它谋求以让人人都有可靠的防御这一从观念上更能被人接受的思想来代替以进攻为基础的相互保证毁灭思想。

尚不清楚的，而且是一直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是，这一目标是否在实践中能够达到，并且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是否会无意把造成比它所寻求代替的形势更不稳定的局势。

在同一发言中洛维茨大使还指出，里根总统曾说，美国只有在满足了三个条件

(巴特勒)

的情况下才从研究向下一步发展。即：任何防御体系必须是可长存的——其本身必须不是易受攻击的；这样的防御体系必须是有效而省钱的——建立这种体系起码要比设想以此取代的进攻体系花钱更少；这一体系只有在有助于稳定的条件下才加以建立。让我简略地谈谈这三点。

第一，易受攻击性问题。虽然人们不能预先判断双方不论哪一方的任何研制计划的结果，然而情况通常是，即使能够研制出完全能够对付目前部署的进攻手段的防御手段，研制进攻性的反措施的任务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因此，防御体系必须能够战胜一整套可能的反措施才能保持其有效性。

研制对付有力而又有竞争性威胁的有效的防御手段总是比研制能够渗透防御的进攻手段要更困难些。此外，这种反措施所需要的技术与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本身所需要的技术相比处于大大领先的阶段。很多必要的这种技术已经存在。

虽然这种论点直到研究的全部结果都被人们知道以前可能仍属猜测，但是，如果看看近四十年来军备竞赛的历史，情况可能是，反措施的研制确实将进行。的确，这些反措施的研制已被公开地谈论到。

第二，任何体系的成本效益问题又是一个难以监测的问题，尽管许多调查者曾估计，双方不管哪一方的反弹道导弹体系的花费可能最终达到两万亿美元。这一估计数，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的至少一方研究计划的费用，起码令人怀疑，这样庞大的体系是否将真的能达到成本效益的标准。

第三，也许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体系及其建设是否会有助于稳定。

这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我们已经听到许多对其不同方面提出的意见。我的代表团不知道，即使在两个超级大国都部署了几乎无法渗透的防御的情况下，“星球大战”体系是否将真的有效。不象目前这样，两个超级大国均拥有巨大的保证摧毁的能力，因而再增加数以千计的弹头也不会使核局势产生重大的改变，可是如果两个国家都拥有了不可渗透的防御，那时比如有十个弹头取得了渗透敌方防御的能力，就会提供巨大的破坏潜力。

首先取得那怕是很小的渗透敌方防御能力的国家将会获得重要的强制优势，因为它可以以核攻击相威胁而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在对方不能渗入自己的防御的情况下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击也将成为不可能。

(巴特勒)

我提出了我们对于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方面的一些关注。但是我希望强调，在这样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对这一问题还有其他看法，因为这一问题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便是问题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争论的利害关系十分重大，不允许我们不加鉴别地接受根据设想作出的科学断言。在核时代已有过非常多的铁一般的科学假设在尔后被彻底推翻的事例。

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我的政府迄今拒绝赞同对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御技术进行研究的某些建议。相反，我们希望用更合逻辑的，更简单而又更具有强制性的方法解决反弹道导弹系统企图去解决的问题。消除弹道导弹威胁的方法就是消除弹道导弹本身。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强烈地支持谈判大量裁减各方所拥有的进攻性武器数量的双边谈判的目标。这是所必需的，它不应受到其他考虑的修改，也不应以其它考虑为条件。

具体说，应寻求签订一项关于战略和中程核力量的协议，但不应使其以空间武器协议，甚或以化学武器协议为条件。再具体说，在空间方面，应寻求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控制将来各种部署办法两方面达成协议，而不是谋求阻止进行研究。

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保护卫星免受攻击的措施。各代表团将会忆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海登先生在去年8月7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时所提出的建议。他提及法国1984年6月12日在本会议上提出的倡议，该倡议要求“防止破坏稳定的军事发展而不影响有助于战略稳定的空间军事活动，和那些可能对于监测裁军协议遵守情况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活动”。

海登先生建议，本会议在探讨有关外层空间军备控制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保护一切有助于维护战略稳定和可能有助于监测裁军与军备控制协议执行的卫星（早期预警和通讯卫星等）免受攻击的措施的可能性。他还建议，这种保护也应扩大到把对操纵这些卫星至关重要的地面站包括在内。

可以争辩说，这一建议的某些——但不是所有——组成部分已经概略地体现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一些条款中了。这些条款规定禁止干扰国家的技术核查手段。然而，这些是双边的而不是多边的协议。

执行我们的建议将是建立信心的一个重要措施，并将直接支持目前的和将来的军备控制与裁军协议。首先，该建议旨在在所需要的裁军协议使这一建议不再有必

(巴特勒)

要之前促进维持稳定。该建议的最后结果可能是一项谅解，这种谅解可能被编入一项国际协议中，其大意为：促进国际稳定并作为监测裁军协议遵守情况的卫星不应受到攻击。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我们知道会牵涉到很多困难。比如，我们如何决定哪些卫星有助于稳定，而哪些无助于稳定？这样的国际协议如何同一项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卫星系统的条约联系起来？我们怎样证实哪些地面站对操纵这些卫星的运转至关重要？我们怎样才能核查这样的一个协议的遵守情况？

我们代表团并不声称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已有了答复。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决定哪些卫星（如果不是所有的卫星的话）应该受到保护方面，或许一种可能的辅助手段是通过发射卫星的国家提供关于发射到空间的物体的目的的详细而具体的资料。正如很多代表团在全会上的发言中和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上所建议的那样，登记空间物体的现行制度可以由处理这一问题的主管机构进行改进。

就同一点而论，如果对卫星作用的审议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某些类型的卫星是不利于稳定的，那么，根据推论，为了同样的原因，即稳定的原因，那些卫星就应该被禁止。如上所说，核查这种禁止，其实是核查关于外层空间的任何协议，除了少数几个拥有自己的国家技术手段的国家以外，对所有国家来说也都是一个问题。因此，对于现有和将来的外层空间协议遵守情况的核查应由象拟议中的国际卫星监测机构那样的独立的国际机构进行。

我的代表团赞赏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主持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才干，我希望将此记录在案。今年可做的工作使我们在探索对谈判将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或若干协议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又前进了一步。因此，已经取得的成果将便利我们在该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希望一俟明年裁军谈判会议恢复工作，便将把该委员会再度设立起来。

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斯里兰卡大使贾扬塔·达纳帕拉在7月30日的发言中对我们审议外层空间问题作出了令人感受至深的贡献。他还承认他雅好诗歌，这已成为口碑。在这方面我无法和他相比，但是我可以指出，我们的态度至少部分地反映在莎士比亚的这一看法中：“未来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必

(吴貌貌季，主席)

须缔造一个在外层空间没有军备竞赛的未来。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在今天的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发言者。有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发言？我请缅甸大使发言。

吴貌貌季（缅甸）：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说，在我离日内瓦到另外的地方履任之前，我是多么感激荷兰范·斯海克大使在刚才向我告别时所说的友好的话。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除了作为我们各自国家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以外，都还兼负着代表我们各自国家在各个国际机构任常驻代表的任务。这是此间国际生活的一个事实。而或迟或早我们要离开，届时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象给予我们的称号似乎表明的那样常驻。我有幸事先就知道范·斯海克大使要说这番友好的话，因为他告诉了我，所以我更加赞赏他的感情。我希望说，我本人对范·斯海克大使和他的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作的贡献非常赞赏，这更使我要对他说的友好的告别的话表示感谢。

主席：我感谢缅甸大使所说的话，我们将等到下次全会时再从会议主席的角度正式向他告别。

星期四名单上发言的人很多，诸位知道，我还得召开非正式会议以继续审议报告草案。因此我建议我们的全体会议上午10时整开始。有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们的本届会议已近尾声，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会议现有的所有时间。我希望我们的下次全体会议将能准时于上午10时整开始，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星期四的工作就不能完成。

因为今天已无其他工作，我想全体会议暂且休会，在五分钟后召开安排在今天的非正式会议以开始审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的技术部分。

下次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将于8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现在休会。

上午11时40分会议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30
15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三十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15日星期四

上午10点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巴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 · 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P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克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

吴妙丹

吴拉敏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M · 格沃兹德基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夏义善先生

张卫东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 巴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M · A · 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H · 雷尼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L · 米勒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F · 埃尔伯先生

W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度

M · 杜贝先生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阿克巴尔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N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M · 阿莱希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G · 阿多尔尼 · 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石栗勉先生

出席者名单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古

L · 巴雅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O ·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C · V ·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J · 雷赫拉克先生

A · 卡尔科什卡先生

G ·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出席者名单

罗马尼亚

T · 梅列斯卡努先生

A ·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L · E · 温伦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Y · 纳扎尔金先生

G · V · 安齐费罗夫先生

T · G · 阿拉赞尼亚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D · 多恩先生

P · 科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T · 斯尼契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R · 纳尔逊先生

W · 亨诺克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O · 加西亚 · 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阿莱西)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30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会议今天继续审议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组织问题以及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条,任何成员国可根据自己意愿提出任何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你们还记得,在全体会议结束之后,我们立即拟定今天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继续审议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草案以及其他事项。但是,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名单上发言者很多,因此,我们是否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工作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承蒙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A. G. 罗夫莱斯大使同意让出分给特设委员会今天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让我们尽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尽管他本来已经通知特设委员会的各成员准备在今天下午3时整开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我们非常感谢他。我们已答应将在下午4时整肯定终止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将在今天下午3时至4时整之间继续这一工作,到4时休会,让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今天能够完成其对给全体会议的报告草案的审议。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意大利、巴基斯坦、缅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中国、澳大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墨西哥和巴西的代表。

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阿莱西大使发言。

阿莱西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发言,我愿对你作为阿根廷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新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指导我们会议这届重要、最艰难的最后阶段的工作的能力、礼貌和权威,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你是一个在裁军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伟大国家的杰出代表。贵国与我国由极为深久的纽带连在一起。我向你保证意大利代表团的衷心合作,并祝你在自己的职责中取得成功。

我还将向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团长奥尔特·鲁伊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祝贺他以极为有效地在7月份履行了主席的职责。最后,我愿欢迎比利时的新代表雷梅克尔斯大使和法国的热塞尔大使。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将会象与其前任一样,同这些新的、出色的代表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阿莱西)

我今天的发言要专门谈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很久以来就非常重视这个议题，意大利是首先在太空军备控制领域中推动多边谈判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除了签署该领域的所有国际协议之外，还在1978年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倡议，建议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太空军备竞赛。该建议反映在最后文件的第80段中。

尽管国际形势的恶化导致了美苏反卫星武器谈判的中断，并造成困难，我们仍坚持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年幸运地恢复双边谈判之前，我们相信最好的方法还是在联合国和裁军谈判会议内部继续讨论，以找到能够为未来进展建立基础的共同之处。我们从未低估主要太空大国的重要作用或多边政治和法律初步工作的重要性。后者应能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问题，认清哪些方面应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注意。

因此，我们满意地、并满怀信心地看到，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之后，特设委员会开始了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的活动。尽管这在本届会议中发生的很晚，只能就实质性问题举行了九次会议，但讨论仍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在埃及的阿法拉尔及大使的明智主持下拟订了一项十分谨慎平衡的工作计划，使人们能够第一次一般地就太空军事化、有关的法律体制、以及迄今提出的关于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的建议交换了意见。

我国代表团认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权限是适合认清问题和深入探索的第一阶段的。讨论的范围和严肃性证明，在目前的权限下，对于议程项目5的问题实质无约束地、具体地进行一般性的研究，是有可能的。

讨论再次表明了应讨论问题的巨大复杂性，但也较清楚地划出了其轮廓。斯里兰卡代表达纳帕拉大使在7月30日的出色发言中清晰地解释了其中一些问题。他说，我这里指的是：对目前法律体制有不同的解释，需要议定准确的定义，较好地了解太空活动并将之分类，研究和认清哪些方面必须或可能取得进一步进展，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特设委员会的未来工作的材料。

太空是人类需要征服的一个新的重要和平疆域，我们需要依靠它进行越来越多的有利于人类的活动。这些活动不断在本会议中被提及，我就不细讲了。而同

(阿莱西)

时，军事部门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太空。我们知道，军事发展常常超过民用发展，而这两种太空活动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意大利代表团认为，军备控制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都应有两个目标。第一，是鼓励为和平目的或为某些具体的政治军事目的——如核查与控制——而使用外空。第二，军事利用外空应仅限于那些能加强稳定的活动。因此，我国政府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有必要更好地了解太空活动，优先看待那些能加强各国间信任的措施，研究是否可能加强保护卫星的法律体制，改善我们熟悉的法国方案所提出的关于用卫星去核查各种协定的国际合作。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悲惨一页——第一次使用原子弹——的40周年纪念，促使大家重新注意科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这也与太空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已涉及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认为，通过一种现代式的愚民政策，用裁军的借口来设法限制人类对知识的不可抗拒的渴求所产生的科学研究，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是违反常识的。军备控制不是要取消研究——研究势必要继续——而是要一致达成一些措施，使研究的成果能用于稳定，避免用于侵略，缩小失误或危险的可能，最后让全世界都能享用其利。

特设委员会中的讨论尽管简单而且有些表面化，但还是打开了深入审议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的道路。对这些提案的分析才刚刚开始。除了苏联提交的条约草案之外，迄今所提的方案都只是初步的，需要其倡议者作进一步解释。对于所有这些方案、以及今后提出的任何方案，我国代表团继续强调核查的重要性。对任何倡议都必须问：它是否能在政治、法律和技术上保证得到遵守？太空方面更是如此。这是一个新问题，所牵涉的法律安排和技术很复杂，因此，关于有效核查体制的谈判也就特别微妙。对这些问题、概念、现有协议和方案的深入研究应继续下去，因为这种研究是有用的、有希望的。专家的协助有助于对所有方面的审议，并有助于尽快奠定基础，在多边方面取得具体进展。

目前的权限已使我们有这种可能。如果下届会议把特设委员会的宝贵时间浪费在重新讨论其内容，则将是一个错误。更严重的是，这将威胁特设委员会工作

(阿莱西)

的继续。我本人认为，实质性问题比结构性问题更为重要。在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具体问题上，我们能够在这一谈判机构中建立一个特设机构，这是多边外交的成果，必须加以珍惜。

在结束这问题之前，我愿表示，我们真诚地希望，意大利政府所重视的双边谈判能取得进展，而裁军谈判会议也能与之齐头并进。

我现在愿简单地谈谈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即本会议成员国增加的问题。我们两年前所做的关于把成员从40国增到44国的决定仍然没有执行。本会议必须向联合国大会保证其信誉，而申请参加的国家也已证明它们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兴趣，愿意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只能对这一事实深感遗憾。这是令人不愉快、不公正的做法。主席先生，我希望在你的努力之下，我们将能够在本届会议结束前的剩下的几天内至少找到解决问题的部分办法。

我作为意大利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任期，再过几星期就结束了。这很可能是我在全体会议上最后一次发言。

我在这机构中工作了四年，在对专业和对人的知识方面收获很大。裁军的工作主要需要韧性、耐心和坚持。我们不可被困难所吓倒，失望也不可令我们悲观。

裁军的进展有一种缓慢的动力，如果不是要达到幻觉或象征的目标、而是希望取得加强各国安全、加强世界稳定的具体结果的话。但是，各种裁军谈判的范围都越来越广，越来越多样化，而且逐渐趋于一致。裁军谈判会议以其成员数量和持续性，在这一进程中起着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作用。我认为，能够参加其工作四年是很荣幸的。

本会议应得到更好的了解和注意。发动国内公众舆论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肩上。当然，会议的作用总有可改进之处。我希望在下届会议上，“智能小组”的方针应继续下过，尽可能需要将对临时议事规则作修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努力要设法减少一些花在程序性阶段的时间，如每年重新建立特设机构、

(阿莱西, 主席)

起草最后实质性问题等。但机构本身是有效的。它必须采取适应每阶段的灵活性, 在其工作中保持各阶段的联系。会议在裁军领域中具有独特的经验, 各国政府应有效地利用它。国际社会也应多发挥它的具体作用, 不要拿它来从事政治或宣传目的。

人们希望, 两个主要大国之间恢复的对话和即将举行的美苏高峰会谈, 能给予裁军新的动力。本会议是对国际气候敏感的晴雨表, 一旦国际局势缓和, 信任增强, 对其工作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希望我的同事们能取得比过去更大的成功。我自己尽管远离此地, 但仍将继续以同样的注意和钦佩看待他们的工作。最后, 我愿说, 我在过去4年中一直非常赞赏本机构中的礼貌和忍让的精神, 尽管同时存在着冲突利益和政治观点的分歧。当我们没有取得具体结果的时候, 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对创造和维持良好气氛的最好贡献。我还赞赏、并将永远感激地记忆每个同事给我的友谊, 这种友谊对我的工作是一巨大的帮助。最后, 我还愿强调指出, 我非常赞赏整个秘书处、特别是克马蒂那大使和贝拉萨德圭大使对本会议工作向来出色和有效的贡献。

主席: 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美。我尤其同意他关于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看法。这种关系无疑是深深地不可改变地根置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感情之中。鉴于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本会议上发言, 我愿意说, 阿莱西大使出色地为本会议服务, 用自己的能力和外交经验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大量的贡献。他曾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 在任职期间表现了自己特有的效率。我相信, 大家对他的离去都感到遗憾。我们愿向他和他的家人致以未来最良好的祝愿。阿莱西大使将仍然活跃在裁军领域中, 尽管本会议不再直接受到他宝贵咨询的利益, 但他将继续在其他多边机构的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

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阿迈德大使发言。

(阿迈德)

阿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鉴于这一是我在8月份第一次发言，主要先生，我愿向你这位阿根廷代表团团长及本会议主席表示热烈欢迎。你在履行这一职位的艰巨责任中表现了高超的技艺和能力。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通力合作，祝你——用你的话说——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还感谢7月份主要、阿尔及利亚的B·奥尔特—罗伊斯大使，他以典范的形式主持了会议的工作。我愿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向B·奥尔特—罗伊斯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的问候。

我还愿借此机会正式欢迎法国的热塞尔大使和比利时的雷梅克尔斯大使。无疑，我们将受益于他们的丰富的外交经验。我十分遗憾地听到3名同事将要离开的消息，他们是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印度的杜贝大使和缅甸的吴貌貌季大使。本会议将失去3位尊敬代表的建议和宝贵的贡献。我个人也将失去3位尊敬的朋友和同事。

在这次发言中，我愿回顾一下本会议就议程上的一些项目所做的工作，巴基斯坦对此非常感兴趣。我首先想谈一下全面禁试的问题。但在此之前，我愿正式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度赞扬挪威政府今年6月在奥斯陆安排的关于对全面核禁试进行地震学核查的讲习班。我必须说，当我离开讲习班时，对计划执行的精确和细心，对我们所看到的设施能够为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所作的宝贵贡献，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国政府给予该议题以最优先的重视。由于我们强烈希望立即开始有关该项目的工作，所以今年二月表示：我国代表团愿同意建立一个权限不太令人满意的附属机构。本着同样精神，我们去年也表示：我们愿同意根据逐步办法进行工作。今年六月，尊敬的巴西代表建议根据《部分禁试条约》的义务制订权限。虽然该提案为某一代表团所反对，我还是要声明，巴基斯坦代表团愿意继续考虑该提案。因此，对于本会议未能就议程项目1取得任何进展，我只有感到非常遗憾。说到此处，我愿谈一下在一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是令人鼓舞的两种其他事态发展。第一，从其影响上讲，就是苏联作出了一项长达5个月的单方面停止核试验、而且如果美国同样行动就将继续停试的决定。在欢迎这一倡议的同时，我国代表团十分遗憾的注意到，美国方面没有积极的反映。在这种两个超级大国已拥有超杀能力的情况下，争论其中哪一方领先，只能使非核武器国家感到迷惑。难道现在还不应该扭转核军备竞赛吗？

(阿迈德)

与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使核军备竞赛升级，难到现在还不应该使其降级、从而改善限制武器、谈判裁军的环境吗？

我国代表团真诚希望，美国政府将能够作出决定，加入苏联暂停核试验的行动。

第二种事态发展是关于在本届会议上由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代表团提出的有关核查《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文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的第CD/612和CD/624号工作文件旨在逐步建立一个尖端全球地震监测系统。根据这些工作文件，在继续设法就《全面禁试条约》取得协议的同时，应采取逐步实现这一全球系统的措施。该方案似乎假设：全球核查系统应在缔结禁试条约之前完成。我国代表团认为，两方面的工作可同时进行。因此，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愿本于全面谈判权限允许建立特设委员会的谅解，来讨论这一倡议。

CD/612文件的提案应能与去年日本外长提出的逐步办法相吻合。如果两者能合并，而检测能力又在谈判《全面禁试条约》的同时有所发展，核武器国家应能够立即采取第一步骤，同意降低《局限禁试条约》的上限，并在全面禁试谈判进展的过程中，拟订时间表，逐步降低这一上限。

除非建立一个专门针对这议题、具有全面谈判权限的特设委员会，否则很难看出禁试谈判会有任何突破。但尽管我们对今年的事态发展感到失望，我们仍然希望裁军谈判会议明年将能够在议程项目1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我国代表团还深感遗憾：本会议再一次受到阻碍，不能就议程项目2和3进行任何工作。我仍然相信，对这两个议题进行认真谈判，现在已有了一定的基础。21国集团已表现了其态度的灵活性，其他各方也应作出反映。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关于一切议程上所谓核项目的工作可以同时开始，而不会影响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正相反，这种努力将能造成谈判和行动的气氛，加强每个国家的安全。

我现在愿谈一下外层空间问题。作为不结盟和发展中国家代表团，我们对本会议终于开始防止空间军事化的实质性工作感到满意。在过去30多年来，外空已被用作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安放监视卫星的试验场所。最近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阿迈德)

大量反卫星武器的布署。这些武器的目标不仅是摧毁、而且是阻碍竞争性卫星的作业。更严重的是，现在有一些计划准备把尖端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纳入外空。因此，用外空为人类利益服务、从事和平目的的理想已在逐步消失。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深远后果是不言自明的。该区域不仅会变成可怕的竞争和冲突的新场所，而且太空武器的布署将会纵向和横向地加速军备竞赛，损害有关外层空间的国际立法、现有的武器控制协议以及可能整个裁军的进程。同时，全新一代的武器及其反击系统的发展势必扩大超级大国及其各自的盟国与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之间在军事能力方面已存在的不对称。前者将因此有能力应付战略性问题，而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将变得比现在更加薄弱。另外，发展太空武器所产生的新武器技术会进入那些不直接与两个超级大国有关的地区，从而进一步破坏地区以及全球安全。更有甚者，太空技术的急速发展势必增强目前对外空歧视性的控制和利用，因为超级大国将能够增强其监视和侦察能力，特别会损害到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利益。

我们认为，关于外层空间的现有法律体制是这一领域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行动守则。我们看到了加强扩大这一司法结构的建设性方案。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太空法的现有结构既非全面，内容组合也不合适。这一点在最近使用外层空间的趋势背景下更为明显。要实现持久和全面的法律体制，关键的第一步应是澄清现有的长远想法。为了保证和平使用外层空间，还应把非军事化的范围扩大到月球和其他星体之外，以包括整个外层空间。同样重要的任何是，要确定大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的分界线，解决管辖问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此外，还有必要澄清同步轨道物体以及部分轨道物体的地位。

我国代表团认为，要建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全面可行的国际构架，有必要接受一些关键基本的先决条件。首先，太空大国必须承认外空是人类共同遗产，因而这一区域中的任何活动事关全体国际社会。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不能同意对使用外层空间的不平等安排。这些国家希望看到该区域成为和平区，为相互受

(阿迈德)

益的和平目的服务。

第二，太空大国必须表明必要的政治意愿，不仅要避免外层空间的进一步军事化，弥补这方面已造成的损害，而且要意识到在这一范围内不可将本身利益置于国际社会利益之上。

第三，裁军谈判会议必须与其他有关多边机构采取协调行动，以改善和扩大外层空间方面的现有法律体制，而这种行动要符合国际制度中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

最后，现存的对外层空间的不公平使用必须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监测机构来加以纠正，这一机构应用卫星进行监督和侦察活动，不加区别的传播有关数据。这种组织将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危机形势的进展情报，从而有利于促进国际安全。它还可作为独立和公证的机构，以核查对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的遵守情况，因为目前由国家自己核查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这种安排能使那些没有方法从事核查的国家受益。

巴基斯坦代表团意识到，我们希望建立全面和普遍接受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构架，是不会有在最近将来取得成功的。因此，我们认为，某些临时措施可把外层空间军事化缩小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我们赞成暂停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高空反卫星等武器，暂停部署太空导弹防御系统，等等。

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高度重视议程项目6，即被公认为是消极安全保障的议题。因此，对于设立关于该项目的特设委员会竟如此推迟，以至于失去主要意义，我们深感失望。

我们相信，防止核威胁的最有效保证在于核裁军。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是最重要的临时措施。很明显，消极安全保障的概念现在存在于这一核武器的世界之上，一旦实现核裁军，这一概念当然就是多余的。但只要我们继续不能实现核裁军，我国代表团就不想取消对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可靠和有效保证的要求。我们认为这

(阿迈德, 主席)

一要求是非核国家的权利。

有人提出, 既然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上毫无进展, 就应将之放弃。按这逻辑推论, 我们恐怕要放弃很多迄今毫无进展的重要问题。

对于该议题的实质, 我国代表团继续把设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机构来提供无条件安全保证一事, 看作是核国家的义务。这种保证是无核武器国家所绝对必需, 否则无法反扩散。世界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结盟体系, 它们一直保留着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选择。我们认为, 这种对立的存在不得妨碍向这些结盟范围之外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我们希望, 今年建立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这种推延, 将不会在下届会议上重演。我国代表团寻求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拒绝讨论来取得进展。

在今年7月4日的全体会议上, 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建立一个合格专家小组, 对之赋予监测和识别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务。会议还记得,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的议题可追溯到至少十年以前。我国政府一直支持关于该问题的倡议。实际上, 在1981年的会议上, 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同样的方案。因此,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苏联关于建立专家小组以监测和认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我们同意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看法, 即根据特设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经验, 建立这样一个小组不应遇到任何大的困难。我国代表团也同意, 认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后, 本会议在座各国应暂停发展, 开始谈判如何禁止这种武器。

1985年裁军谈判会议尽管有令人失望和失败之处,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我们今年的工作同去年相比还是有进步的。我国代表团继续希望国际气候有所改善, 超级大国之间能有较好的关系。只有这样, 裁军谈判会议才能够起到所期望的重要作用。

主席: 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良好祝愿和对主席的赞扬。我现在请缅甸代表吴貌貌季大使发言。

(吴貌貌季)

吴貌貌季先生 (缅甸) :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阿根廷对裁军问题的积极作用和客观态度, 我们今年高兴的看到您主持本会议的工作, 继续发挥了贵国对会议工作的贡献。

在裁军谈判会议接近其 1985 届会闭幕之际,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回顾联合国秘书长在今年会议开幕之日对我们的讲话。 他说:

“ 你们这里有可能打破裁军谈判中长期僵持的局面, 如两个大国即将举行的谈判一样, 这会议可能对重新建立互相信赖和信任的过程作出贡献, 符合公众长期渴求和平安全的愿望——而的确, 这也是他们的权利。 ”

秘书长的这一精辟见解需要我们每人自己判断今年的工作是否实现了他的期望, 是否实现了广大世界公共舆论的期望。

我们可以说, 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上, 本会议设立特设委员会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性突破。 但本会议又一次未能在三个问题上, 设立特设委员会, 就是, 与核禁试有关的议程项目 1、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议程项目 2、有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 3, 这些问题尽管是裁军问题的重要核心部分, 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注意。 今年的会议正与往常的会议一样, 又一次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那些程序性的问题。

化学武器的议题是唯一可以说谈判已进入成熟阶段、并且已在前几年中取得一定进展的项目。 今年关于该议题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突破, 但却由于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图尔班斯基大使的努力和出色指导, 起草了条约文本的内容, 保持了动力, 我们希望, 这方面能激发新的进展, 设法在条约实现的关键未决问题上达成谅解。

在进一步谈到我们面前的实质性问题时, 我们不能不对有关停止核武器竞赛与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2 一直缺少进展表示关注。 在这问题上会议又一次未能超出一一般性的辩论。 这是不符合多边谈判 20 多年来日益更具普遍代表性的原则和宗旨的。 20 年前, 来自五大洲的不属于任何军事结盟的国家第一次参加会议, 产生了《最后文件》中的第 14 原则:

(吴貌貌季)

“ 由于裁军过程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各国都应积极关切裁军和军备限制的措施，并作出贡献，因为裁军和军备限制的措施对维持和加强国际安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

关于实际削减核武器、控制核武器系统、以及其他核军备限制协议等核问题，就其性质而言，适宜在双边范围内解决。 但是，国际社会对其安全所受威胁的持续关注，则又牵涉到核问题的多边性质。 正如联合国大会决议所多次要求，要解决这一点，特设委员会应深入发挥《最后文件》第50段所载的原则，开始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其目标应是确定一项行动计划，探讨政治保证的性质，第一阶段应根据逻辑顺序，拟订文件(a)和(b)段所提的关于停止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原则。

通过使用武器来制敌人的行为有史以来就已存在，强用威胁和反威胁的战略也是自核时代开始以前就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所不同是，在核武器时代，特别是超级大国一直不断地在应用这一战略。 我们过去几十年中目睹了技术上的突破，随之而来战略理论有所转变，从地缘利益出发，这一理论对威慑概念有了新的解释，结果造成思想上一定的混乱。 不难看到，下一个十年的计划方案如不停止，核裁军就将更加困难，国际安全所受的威胁也将恶化。 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政策相互影响，双方都以为对方正在争取第一次打击的能力。这种相互作用是引起军备竞赛、增加危机时期战争危险的主要原因，因为一方害怕另外一方先发制人，发动第一次打击，因此，而不得不采取遇警发射的政策，增加了核战争的有意或意外的危险。 因此，那些正在计划中的核武器系统的部署、以及外层空间的大规模军备竞赛，都很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不稳定。

打破核军备竞赛的势头，制止部署新的武器，应受到优先重视，作为大家常议论的大削现有武库的序曲。 大家首先可以冻结生产，冻结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部署。 一旦双方都具有过量的核武器能力，安全武器的概念已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冻结就似乎有可能了。

(吴貌貌季)

过去，双方都在不同的时候提出过冻结的方案，却遭到另一方的坚决反对。但是这些事态发展还是表明了，尽管他们的方案提出的时间不吻合，冻结究竟是双方都可接受的原则，是减少核战争、防止核武器横向扩散、创造相互信任气氛、大幅度削减核武库的唯一最有用的步骤。

除通过冻结来解决核武器的实际方面之外，还可以采取一些有关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法律和政治性措施。我国代表团以前曾指出，如果要加强现有国际法原则，这种禁止特别有意义，有可能在最终削减和消除核武库之前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通过法律规则来加强全球安全。

我国代表团愿再一次表示其看法，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有必要禁止使用核武器，加强国际安全。这涉及联合国大会1961年第1653号决议所阐明的观点：

“任何国家使用核及热核武器，一概作为破坏联合国宪章、违反人道法则、犯摧残人类及其文化罪论。”

大会又在1978年的第33/71B号决议和1980年的第35/152D号决议中再一次宣布：

“使用核武器违反《联合国宪章》，犯摧残人类罪。”

一些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案，都是在反对全面战争的前提下讨论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这种想法的根据是，核战争的爆发很可能是常规战争升级到核冲突的结果。消除这些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不首先发动核攻击，以保持常规冲突与核冲突之间的明确界线。如果所有核大国都承诺这样做，就能帮助我们更容易在政治和道义上反对使用核武器。

另外，防止使用核武器还能创造消除这些武器所必需的信任气氛。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其为单方面公开宣言，不需要考虑平衡或核查的问题，而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需要。

全面禁试已被国际社会视为首要目标，视为制止核军备竞赛的关键第一步。这

(吴貌貌季)

是适当的，因为这样做是实行了同等和无区别的限制，能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

但今天，与过去的努力相反，本会议无法解决问题的程序方面，造成了一种无能为力的局势。问题关键似乎在于不肯对禁试的目标重新作出承诺。如果没有这种承诺，要求核查与遵守就必然毫无意义。而有了承诺，就可能成为达成协议目标的第一步。

裁军谈判和促成谈判的工作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建立相互信任的环境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限制之类的措施而产生。这种合作、鼓励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在过去，这种单方面性质的限制也曾是达成协议的有利因素。从这一点看，苏联最近的倡议有可能建立信任，体现政治意愿，开始寻求可为大家接受的全面禁试条约。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威胁的紧迫，我们有必要在其真正开始以前紧急、及时地加以防止。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必然会给制止核军备竞赛带来新的问题。这问题涉及所有国家的安全，需要在双边和多边范围内同时予以解决。现在，在核问题上恢复双边谈判，第一次与太空问题相联系，防止在太空直接使用武器因而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今年会议期间设立了特设委员会，这一问题也将提到多边范围内讨论。这种并行方法确实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尽管战略防御计划目前没有多大实际可能，但还是成为寻求解决的一个关键。就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而言，今年主要审查的是现有的协议，本身就是一个积极步骤，有助于了解需要，使国际条约能更有效、更完善。很明显，国际法的发展未能赶上技术发展，现有国际法体系中，特别是两项最重要的条约——1972的《双边反弹道导弹条约》和1967的《外层空间条约》——已逐渐失效，所以这种审查更有必要。但是，我们认为，审查法律文书上所花的时间应配合我们的目标，即寻找更适当的措施。

我刚才提到的两个条约对我们的审议非常重要，但方法和重点有所不同。《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双边武器限制条约，而《外层空间条约》却不仅仅是限制武器，其目标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了解，其精神实质是从外空中消除所有武器。但是，第四条可解释为仅限于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不属被禁之列的武器却许可使用。

(吴貌貌季)

我国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条约》的主要目标,正如条约所指出的,是根据国际法,为了维持国际和平安全、为了促进国际合作与了解、把外层空间保持为进行所有活动的环境。条约原来生效时足以保持这些原则,但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可能,现已使这种原则难以继续维持。因此,多边的做法似乎应是设法本着《外层空间条约》原有的原则,体现广泛的法律和政治目标,而不是限制武器,因为归根结底,后者还需要全面的办法。但是,所涉问题极为广泛,政治影响极为复杂,一个全面方案是无法直接实行的。看起来,还需要在双边和多边范围内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部分措施,逐步地实现最终目标。这样,使外层空间成为没有武器竞争环境的工作才不会因形势的发展而成为过时。

依赖核武器来寻求安全的做法以各种方式威胁所有国家的安全,最危险的是直接给地球的生存造成危机。就无核武器国家而言,现在有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又并非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这一事实对它们的安全一定的威胁。因此,我国代表团感到有必要再一次引正秘书长1980年关于对核武器的全面调查报告中下面一段话:

“虽然很难说明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核武器的存在使超级大国避过了核战争,但很明显,这并没有能使无核武器国家免受其他国家的威胁,也没有能防止核国家和非核国家之间的冲突。”

这种形势是不符合广泛满足所有国家安全需要的集体安全原则的。

全球如能就安全达成协商一致,应能通过现有的国际体制,为人类的前途——包括生存、和平与发展——作出集体努力,彻底地改造国际秩序。我们今天所目睹的是多边主义江河日下,妨碍了对安全的追求。要想扭转这样的形势,就需要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类的环境,让各国人民更多地参与解决这些对他们关系重大、会改变其共同的命运的问题。

(吴貌貌季，主席，韦格纳)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巴基斯坦的阿迈德大使对我在此谢任所说的友好告别之词。我真诚地赞赏他所表达的情感。

主席：感谢缅甸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赞扬。我愿指出，这是貌貌季大使作为他国家代表最后一次发言。他将离开我们，继续在其成功的事业，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职位。我相信，他在这职位上将继续与裁军保持联系。我们在本会议中将失去他的经验和外交技艺。我愿对他未来的工作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

我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每年到这一时刻，我们的年会即接近其尾声。我们的同事离别的节奏——这是外交生活中正常的现象——就变得更加频。我们将连续与阿莱西大使、杜贝大使和貌貌季大使分别，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前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所有三位都出色地以极为独特的人道品质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会议只能在缺少了三位令人信服和优秀成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我国代表团愿向他们三位表示我们的祝愿。

世界各国代表团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议程项目了“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独特重要性，以及本会议对于该议题的重要任务。但是又一届会议即将结束，而议程项目3明显地没有任何成就，没有进行集中的辩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一个集体的过失，最令人遗憾的一点是，本会议对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表示了几乎是彻底的沉默：即秘书长关于防止核战争的报告（CD/603）。这一报告是大会在第39届会议上要求的。人们完全可以质问：如果在第40届大会上，人们发现秘书长的报告没有被一次会议拿来讨论，会议的年度报告也没有记录哪国代表团对此任何实质性的看法，那么，许多作为这一决议的共同倡议者的本会议成员国还将有什么面子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简单的礼貌问题。这是一个各国参加主持的会议，并不附属于联合国。我国代表团感到收到一份全面的联合国报告，附有36个主权国家的答复，而竟不承认其被接受或存在，这是违反了一向的惯例程序。会议多年来得到有效的联合国秘书处的服务，如果沉默是对第CD/603号文件的唯一反映，那是

(韦格纳)

完全不能报答会议工作质量所系的联合国裁军事务司成员的出色表现的。联合国秘书处的合作和忠诚服务要求本会议对其行动负责。

我国代表团不支持第39/148P号决议，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该文件的反核内容极为片面，建议作为行动的必要基础的设想站不住脚，使整个文件极不令人满意。但是，秘书长的参与，要求用一份全面报告来研究加速有效防止战争行动的适当步骤，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好建议。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秘书长的文件，是一项值得赞扬的行动。报告很出色，应得到我们认真的审议。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愿就该报告谈一些不成熟看法。我非常希望看到这些看法能恰当地反映在年度报告中。

第CD/603号文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各国代表团多年来在联合国裁军过程中所确立的立场得到阐述和总结。这个办法是有用的，让秘书长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一个全面丰富的轮廓，说明了各国代表团对有效地采取防止核战争爆发行动的必要看法。这一历史分析的优点在于其全面、清晰。各种立场都明确实际地摆了出来。一方面有必要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能掌握关键，有系统地作了总结。报告的语调很严肃，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公正，这是要归功于国际秘书处的。

报告对各种看法作了分析，得出很多结论，有它的创造性，但也不违反其权限。报告的目标是要确定各种不同看法之间的共同点和重叠之处；表明在哪些方面有可能联合采取行动。独这一章最令人有收获。我们无需同意每一个细节，却注意到了这一部分分析的明智和乐观。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所有集团和代表团，尽管他们的概念和方案存在着分歧，实际上已一致同意对议程项目3所概括的问题的看法，该议题所应有的优先，以及绝不能发动核战争、需要采取坚定行动以防止其爆发的决心。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一致认为：任何战争的危险都必须不断地加以消除；核裁军是任何防止战争战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因而必须专门重视两个主要核大国之间目前的双边谈判；核武器的不扩散是这种战略的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

(韦格纳)

部分；联合国和裁军谈判会议对于提供全球安全所系的解决办法具有独特的作用；但很多单独的裁军措施——秘书长特别提到了制止核武器试验、地区措施、无核区协议、信任建立措施，等等——也同样地必要，而且确实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能成为所必要的行动计划的共同因素。

除了感谢在起草报告的出色工作之外，本会议还应感谢秘书长，他的文件帮助我们确定了议程项目3所赋予我们的任务。作为我们工作基础已经存在了一些共同因素，在这方面应当采取行动。这证明我国代表团长期以来的看法，即议程项目3应成为我们集体努力的交点。时间已经成熟，早该开始行动。各代表团的出发点已经明确，他们的立场已多次阐明，而现在又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得到精辟的总结。现在各代表团必须拿出其看法的论据，以扩大已有的共同点。正如秘书长又一次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任务是仔细地考虑所有方案——他们的提出是为了促进解决这一问题，细心加以研究，以便为防止核战争和一般武器冲突找到可行的实际和恰当的谈判措施。

但这正是令人痛苦地感到失望和沮丧之处。本会议再次未能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组织方面的前提条件。尽管所有代表团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表明其立场，但近两三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仅仅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3是不够的。全体会议根本不是对任何议题进行持续的、详细的和深入审议的理想地点。该议程项目被公认具有高度优先地位，关于这个项目今年只提出两份文件，在其中一份第CD/578号工作文件中，我国代表团拟了一个组织结构和一份工作计划，将有助于就本会议恰当的附属机构及其工作方法达成协商一致。在介绍这一工作文件时，我国代表团认为有理由希望工作将迅速开始，一项切合实际、目标明确和内行地寻求最佳方案的工作将迅速展开。

这些希望破灭了；更糟糕的是，对为什么破灭的问题得不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什么是反对这一恰当的工作方案——不管其意图如何——的实际和站得住脚的论点呢？我国代表团始终对如下矛盾感到疑惑不解，即各代表团通过其最显要的领导人，宣布防止核战争是我们时代最高优先事项，而同时却表明无法在本会议

(韦格纳)

上把这一重要的思想变成行动。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那些来自以其伟大精神和知识传统感到自豪的国家的代表团，而这种传统终于使它们认为，合理的争论和观点上的适当对立是最好的——而且确实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就认为有必要使本会议放弃这样一个非常明智的行动方针。在不允许讲理智的情况下理智怎能取胜呢？在最崇高的目标与理想间不能为实现这种目标和理想采取明智步骤之间存在着矛盾。我国代表团对所有代表团感到不满的是，不管他们出自什么意图，他们又一次使自己陷入不适当的激烈和拘泥一格的程序性原则的困境，从而妨碍了本会议、特别是妨碍了那些多年来对议程项目进行切实和有益的工作表示特别关心的代表团作出贡献。从现在到1986年初恢复工作这段期间必须有所变化。我国代表团愿意在召开下届年会之前，与其他代表团就如何能事先清除积极审议议程项目3方面的程序和方法障碍进行密切协商。

同时，我要请求把我国代表团在这次发言以及在工作文件CD/578和在本会议第300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该文件时对该问题所阐明的立场反应在年度报告中。

请允许我放下这些程序性的问题，接着简单地谈一下实质性问题；谈一下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几年来在防止战争问题上企图表明看法。在这里，第CD/603号文件仍是有意义的。它在第6段中给我国代表团在一系列工作文件和发言中所表明看法提供了出色的总结和扼要的指导。第CD/603号文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重要议题需要进行有条理的通盘考虑。问题的严重性，还有防止核战争，实际上是防止一切战争的任务的复杂性都要求有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防止战争不能靠几个选择的措施和仅仅是表便的呼吁来实现；不存在这种万灵妙丹。防止战争需要进行旨在重新确立与核时代危险相称的国家行为准则的广泛努力。这一全面战略的关键概念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放弃武力、保持遏制的、均衡的和可核查的裁军措施并建立信任。防止战争——同一般的裁军和军备控制一样——不能只是削减或消除某些类型的重武器。行为准则也同等重要。我们必须保证人们不使用那些武器、特别是各国认为他们必须为其安全而保持的核武器，同时保证从此不得以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题必须同时强调两个方面：必须是实

(韦格纳)

际的大幅度削减武器，并确定以建立比以往更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各国行为准则。防止核战争仍然是目前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我坚决重申，今天发言的意义不会由于我国代表团所清楚的了解的事实而减弱，这个事实是，防止核战争只能在纳入防止一般战争的战略时才能适当地解决；这不仅因为考虑到武器技术的无情发展和常规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残酷，而且因为核战争与常规战争所蕴藏的核升级危险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概念联系。然而，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不论哪一方面，都不宜过分强调或完全予以忽视。

在第39届大会上，我国代表团有幸和一大批共同倡议国，率先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A/C.1/39/L.40, Rev.1），试图达成这种平衡，为在核时代防止争拟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各代表团还会记得，这一决议草案在第一委员会紧凑的时间表允许的情况下在大会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是，第L.40/Rev.1号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当时并没有要求付诸表决，指出它们的目的是由大会早日作出很可能是有争议的决定，而是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我国代表团当曾期待这一在大会上开始的辩论能够在本届裁军谈判会议上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但去年的决议草案现在正摆在会议面前，载于第CD/603号文件的一个附件。此外，在文件第67段，对这个决议的案文草案作了阐述和贴切的总结。很多国家——远远超过第L.40/Rev.1号决议草案的最初提案国——提到了这个案文草案，并在对秘书长的答辩支持该草案。因此，该决议草案仍然摆在我们面前，而且我国代表团确实希望在即将召开的第40届大会上继续讨论这些问题。我国代表团积极考虑了为此目的而分发一份经过修改更加准确和切合时宜的新决议草案案文的可能性。如果能够如此，这份草案将能够在大会上早些拿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就防止战争、包括核战争的全面战略的基本部分达成协商一致的程度，这正是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可以作出努力，以更加强调不结盟国家对真正安全的关心，来扩大去年案文的接受程度，这一点不结盟国家在我们几个月前在它们的首都和日内瓦与第三世界国家举行的很多协商中已提了出来。

(范·斯海克)

但是，大会上的行动不会使本会议对议程项目 3 的审议成为多余；而是恰恰相反。最后，我愿以提出希望，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下一届年会将给予这一重要议题以全面注意结束我的发言。

范·斯海克先生（荷兰）：刚才宣布阿莱希大使将很快离开我们，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惋惜。我们将怀念他，怀念他明智的建议和思想上的贡献。特别是外空方面，他的贡献是出色的——我们很荣幸，他今天早上最后一次表示了他对该议题的看法。正如他所说，会议需要耐心和毅力，这些特点是马里奥·阿莱希的优良品德。

鉴于本会议即将结束，我想谈几个我们现在和以后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我将谈一下外层空间问题的几个方面，以及我们关于化学武器的未来工作。最后，我将简单地谈一下新型大规模毁灭武器。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在春季会议结束时，本会议能够最后就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这是极为重要的。在夏季会议期间，新的委员会能够在最初碰到一些困难之后商定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计划，使本委员会能够审议议程项目 5 的实质内容。总之，我们认为本委员会在阿法拉尔吉大使的出色主持下已作了非常好的工作。进行了意见交流，特别就外层空间目前法律体制问题进行的意见交换，使人感到有兴趣和得到启发。

但是，我们对不时在审议中引起争论感到遗憾。正如达纳帕拉大使指出的，委员会的大部分宝贵时间都花在以过时的论点指责对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失职或犯罪行为，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些属于在日内瓦举行的双边谈判议程上的问题。这种谩骂是想使我们偏离我们认为本委员会应首先集中注意的任务。

我们认为，本会议应首先分析有关军事利用外空的现有国际法，并努力明确其中包括的和尚未包括的内容，对此有个共同的想法，以便确定还需要补充哪些方面的国际立法。本会议承担了这一任务，但远没有完成。

外空环绕着我们地球上的所有人民。因此，外空中发生的事件与我们所有人有关。为和平目的利用外空吸引着整个人类的希望。对外空的军事利用具有全

(范·斯海克)

球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深远影响。因此，在我们看来，外层空间军事活动的多边办法和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外空环境的民用方面所进行的多边工作一样合理。这种多边办法在我们看来是对两个主要太空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必要补充。正如洛维茨大使正确指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确实具有与双边谈判平行不悖和相互补充，而且可望与之相互吻合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进入太空，并拥有自己的卫星。这些卫星继续不受阻碍的活动对未来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为进行这种国际合作而保护这些——民用的——卫星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该通过多边办法来实现。

我们尤为关注的是，那些由于它们对核袭击具有更大的清晰度、危机处理和早期预警并起到稳定作用的卫星。在这一领域中寻求军备控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复杂因素之一当然是并非所有卫星都起到这种稳定作用。对保护这些卫星的一项补充的多边办法以及反卫星系统的后果，对我们来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美国和苏联都正在从事与战略防卫系统、包括空基系统有关的研究。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活动理所当然值得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因为这种系统的可能发展将最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军备控制进程和军备竞赛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是长远的前景，而在近期，反卫星系统会威胁那些对维持稳定作出贡献的卫星。因此，这种反卫星系统理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正如英国外交和联邦大臣杰弗里·毫爵士说的：“在反卫星系统问题上，未来就是现在。……对比之下，任何超出反弹道导弹防卫研究阶段的发展，最直接的核威胁也要很多很多年之后”。

我们认为，了解不同的有关时间表确实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应意识到，在战略防御系统的发展和反卫星系统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些技术上的重复。从军备控制的角度看，这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困境。从长远来看，没有可能就战略防御系统对稳定的贡献作出最后判断。阻碍战略防御可能性的反卫星措施将最终与战略防御系统一道讨论。但荷兰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与此同时反卫星武器的发展可以不受限制地继续下去。考虑到这种困难局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短期——即无论如何能够在能够对战略防御作出第一次评价之前——应对某些反卫星武器系统的暂时限制，也许是同各种试验的禁止一道加以审议。

(范·斯海克)

我们认为，这就是裁军谈判会议能够起到我刚才提到的那种辅助作用的方面。在双边谈判进行的同时，本会议能够在这些领域中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作出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贡献。我们可以以有计划的方式，着手解决该问题中那些值得进一步多边审议的方面。

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在本会议对有关军事利用外空的现有国际法进行彻底分析。这种以外空中目前和未来可能的军事活动为背景所做的分析，应使我们能够找到灰色区、以及目前有关外空的法律制度的缺欠或所谓“漏洞”。韦格纳大使大概在一个月以前专门就这一议题所做的发言中就对这种办法作了极有意思的阐明。委员会中各代表团的发言也表明这种办法可能是很有成效的。由于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外层空间现有法律制度方面的有益工作文件，我们显然不缺少基本的背景材料。

荷兰与其他国家一样，一直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某些部分适用于所有环境，其中包括外空。我们还认为，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责成各国不得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也适用于外层空间。

自60年代以来，许多国际协议陆续生效，以更具体的条款限制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在这方面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它规定对月球或其他天体的彻底非军事化。但是，该条约并没有禁止外层空间一切军事活动。外层空间条约不禁止用于观察、通讯、航海和早期预警的军事卫星。

目前很大一部分军事卫星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作用。我们担心外空中新的军事活动会引起军备竞赛的危险，这种担心不应模糊了这一基本事实。如我提到的那些军事卫星以及那些观测军事危机地区或在核查是否遵守现有裁军协议中起作用的卫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认为，要求使外层空间全面非军事化是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的。

其他重要的条约也应加以考虑。我这里仅举几例。一项重要的多边协议就是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除了别的以外，还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双边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尤其是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应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这些协议提出了不干涉国际技术手段的概念，这是一个包括卫星

(范·斯海克)

在内的概念。

总之，我们认为，对有关外层空间的现有法律制度的彻底分析，应首先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其中已包括的内容。然后我们应仔细研究外层空间的军事活动和发展。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奠定基础，以考虑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我们认为，在这些努力中指导我们的关键问题应是正在审议中的军事活动是否可以认为是稳定性的，还是破坏稳定从而会增加战争爆发的危险。

根据这一道理，我们的注意力应集中在一些可行的办法以消除对起稳定作用的卫星形成的威胁。比如，可考虑是否有可能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双边范围达成一致的那样，扩大不干涉国际技术手段的原则。需要研究的问题将关系到对国家技术手段现有保护的准确性质，这种保护可能扩展到其它类型卫星以及美国和苏联之外的其他国家所拥有的这种卫星。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保护届时应与制约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联系起来。

最后，关于这一议题，建立信任措施的概念也可以在外层空间领域中起到重要作用。1975年的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可以成为更广泛和更详细地交换关于太空活动情报的基础。在这一方面可以考虑预先通知发射太空物体和现场观察这一发射情况。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巴基斯坦大使阿赫迈德关于这个问题所提的建议。

我现在想要简单谈谈化学武器问题。如果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发言，我对迄今在化学武器方面所做工作的评论就不会这么好。确实，尽管一些代表团在寻求解决妨碍达成公约的具体问题时做了各种令人赞赏的努力，但当时对1985年会议成果的衡量还是不足的。

但在最后几个星期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有限的，而且正如我们昨天在特设委员会指出的，微弱的进展。我们看到了最近在三个特设委员会工作小组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在诸如毒性标准和把二元武器作为单独一类命名等具体问题上，各代表团似乎正在找出办法来。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有较大灵活性的表现将证明仅仅是取得更实质和更广泛进展的开始。

(范·斯海克)

我们还希望，各代表团提出成堆的非常实质性的文件将能够得到公正对待。我们感到，一些代表团仍然经常愿保持沉默或提出不置可否的看法，而不是对其他人艰难取得的成果明确地表示看法。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这种辛勤的努力才能体现各政府的政治意愿。

这使我们想到如何在月末本届会议结束之后进行我们的工作问题。我认为在一些方面，取得的进展已对一开始似乎根本没有进展的工作有所推动。无论如何，三个工作小组的最后文件给我们提供了基础，使我们能够寻求新的教益。现在已有进展的迹象，因此完全有理由考虑怎样安排我们在会议间隔阶段的工作。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国代表团绝不希望满足于对可能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模糊不明的幻觉之中。但我们确实认为，本月末到明年二月份之间的工作可以证明会取得成果。除此之外，我们对一些国家的论点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一方面认为主要竞争双方——华盛顿和莫斯科——没有向前进展，而另一方面却不愿让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在会议间隔阶段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特设委员会主席图尔班斯基大使努力寻求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继续工作的方案。我们自己则同意在9月底和10月在日内瓦举行由图尔班斯基大使主持的非正式协商，任何愿意参加的代表团都可参加这一协商。我们赞成这些协商将集中于两个或三个论题。我们认为，“准许活动”和“宣布储存”将是审议的恰当议题。我们希望，主席将搞清是否关于遵守和核查的主要问题不可能在这一次得到有益的讨论。然后这些协商的结果可以于明年1月份在特设委员会用会议开幕前的两个星期时间进行讨论。

另外，我们希望我们现在能够同意在1986年会议上将就我们在1986年会议结束后如何继续关于公约的谈判进程及时作出决定。这一及时的决定还将使小国代表团——对他们来说，特设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在会议间隔阶段的工作是一项极不寻常的努力——有时间为1986年秋天的日常工作采取必要的措施。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仍然相信，如果有工作要做，那么就应在1986年秋天安排好足够的时间。

(范·斯海克)

在结束化学武器议题之际，我愿意表示我国政府对核查禁止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及其对民用化学工业的实际影响的兴趣。我们注意到，对化学工业的这些影响的评价各国有所不同。但我们认为，显然存在着应予考虑的共同因素。

有鉴于此，荷兰政府打算在荷兰安排一次关于核查禁止生产问题的讲习班，荷兰化学工业的代表也将出席。打算安排的讲习班将在1986年夏季会议即将召开之前的6月初举办。我们非常希望，各国代表团，其中也许还不熟悉化学工业错综复杂之处的代表团，将愿意到我国来以便加深对由执行我们未来公约而引起的实际问题的了解。我们将及时向你们提供关于该讲习班计划的概况，届时我们当然欢迎你们可能会提出任何意见。

主席先生，现在谈几句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7月4日，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了一个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类武器系统的双重提案。首先，他建议一旦这种武器被“确定”，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就得保证——以尚待决定的形式——开始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谈判。在这些谈判之前，将暂停发展这种武器。苏联提案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组成一个专家小组，把确定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务交给这个小组。

这些方案尽管在很多方面同苏联代表团以前提出方案相同，但还是考虑到西方国家的立场，而且不再提及缔结一项一般地禁止发展和制造这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的想法，对此我们表示赞扬。同时，我们不认为苏联代表团所设想的设立专家小组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实际的方法。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合格的“专家”可以负责这样一个广泛的领域，也没有理由就其有关内容尚未表明的问题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小组。如果象我们过去那样，各代表团在我们这一级的非正式会议上——如果有必要可由专家给予支持——找一个机会审议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这样不是更实际些吗？据我所知，今天下午将就该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我希望我们届时能够就这样一个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当然，同往常一样，我们愿接受那些已确定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代表团提供的、在以前还没有引起其他代表团注意的情报。

(范·斯海克, 钱嘉东)

我愿顺便提一下, 罗泽大使在他8月6日的发言中所提到的粒子束武器, 我们不认为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们还愿意与其他代表团一道, 同意一项可能的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今年可望由大会不通过表决通过, 其中将解决过去对这一问题的分歧意见。

在我们看来, 由第一委员会起草一份协商一致决议是最恰当的方式, 其中可以说明各国政府对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想法。

最后, 我愿表示对我们在特设委员会中就本会议年度报告的讨论情况的关注。我认为, 总的来讲秘书处在起草不同章节草案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因此, 我们遗憾而且有点惊奇地注意到, 昨天在我们的两个委员会中似乎无法取得进展。我愿向各位同事呼吁, 呼吁各代表团保持灵活, 以便保证不再进行不必要的争吵, 同时保证最近一直在大部分辩论中促进我们工作的建设精神将会恢复。

由于巴特勒大使本星期初的出色讲话在结束时敦促我请教于莎士比亚, 我愿以《仲夏夜之梦》中帕克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克罗马蒂耶大使的歉意。

“一句俗语说的好,

各人各有各的宝:

哥儿爱妹儿,

两两无参差;

失马复得马,

一场大笑话。”

钱嘉东(中国):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作为阿根廷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的工作, 阿根廷是一个在裁军方面起积极作用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同时祝贺你担任本届会议最后一个月的主席。我深相, 在你卓越的指导下, 这次会议将取得成功。我要借此机会欢迎比利时的雷梅克尔斯大使; 我希望在他们的前任德帕斯大使任期内中、比两国代表团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将继续下去。

在欢迎新同事之际, 我要向即将离开日内瓦的缅甸大使吴貌貌季、意大利大使阿莱希先生郑重告别。他们两位的外交才能、丰富阅历和彬彬有礼的风度给我们

(钱嘉东)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祝贺他们在新的重要职务中取得成功。

我还要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转达我们对奥尔特——罗伊斯大使的谢意，感谢他上个月主持我们会议工作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祝愿他一切顺利。

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地区战争结束的四十周年。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欧洲战场胜利之后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它标志着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束。

这场由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波及六十多个国家和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毁坏了无数的社会财富，夺去了五千多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中国、法国、英国、苏联、美国等五十多个国家和人民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终于扑灭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侵略凶焰，拯救了和平，拯救了正义，拯救了人类的文明。这是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胜利。

在远东战场上，中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中国人民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死伤了三千五百万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令人欣慰的是，这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中日两国人民经过共同努力，谱写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决心要世代永远友好下去，而“决不再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基于过去的惨痛教训，坚持反对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世界在总体上保持了四十年的和平。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和平是十分脆弱的，极不稳定的，正如有人说的，是“恐怖中的和平”，战争的阴影始终没有消散。四十年来，局部战争此伏彼起，武装冲突不断发生，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超级大国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直接出兵入侵其他国家的事件层出不穷。超级大国的武库不仅没有削减，而是急剧膨胀，达到了和平时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特别是它们手中掌握的核武器已足以将地球毁灭多次。可是，它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在不断地在数量上增加和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在过去

(钱嘉东)

一二十年间，它们还竞相研制外空武器，将军备竞赛推向一个新的领域。世界和平以至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世界人民强烈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要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这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与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关心和重视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历来认为，治病要治根。为了防止核战争，必须首先消除产生冲突与导致战争的温床。目前局势的紧张主要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所造成的、它们应该改弦更张，严格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有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才得以和睦相处，国际局势才得以有所缓和。反之，就会发生对抗，甚至兵戎相见。最近美苏确定，双方最高领导人将于今年十一月在日内瓦进行会晤。人们将拭目以待，他们能否利用这一机会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减缓战争威胁作出贡献。

为了减少和消除核战争的危险，还必须从消除核战争赖以进行的手段——核武器着手。中国一贯认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防止核战争的根本措施。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核武器曾不止一次地被考虑在局部战争中使用。这说明只要有核武器存在，就有核战争的危险。当然要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人们决不能容忍在这方面长期踏步不前。作为一个实际步骤，两个超级大国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并大规模削减其现有的核武库。如果它们确有裁军的诚意，这应该没有多大困难的。我们对美苏举行核武器和外空武器的谈判曾表示欢迎。他们在一月八日的联合声明中曾许下诺言，要“制定有效的协议，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限制和裁减核武器和加强战略稳定”。但是，它们之间的谈判已进行两轮，而至今未取得任何进展。他们强调要保持“均势”或“平等和同等安全”，实际上都还是要谋求优势，它们仍然缺乏真正裁军的政治意愿。这不能不令人失望。

尊敬的南斯拉夫外交部联邦秘书迪兹达雷维奇同志六月十三日在本会议上曾说：“当我们还不能消除核武器时，我们就尽一切努力来防止使用核武器，换言之，就是要达成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我们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也是我们的一贯主张。今年也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四十周年，广岛、长崎的悲剧说明，核武器确实是使用不得的。正因

(钱嘉东, 主席)

为如此, 我们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单方面地承担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并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如果所有核国家, 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也能无条件地承担这样的义务, 并达成互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 毫无疑义, 这对于防止核战争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优先考虑核裁军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常规裁军。在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 常规武器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军事开支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常规军备。常规武器是它们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工具。更令人担心的是, 常规战争酝酿着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如前所述, 在战后发生的几场大规模局部战争中, 都曾有过使用核武器的考虑。这说明, 人们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常规裁军应该与核裁军同时进行, 两者并可相互促进。

在这里我也要再次谈到外空武器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紧迫、太重要了。最近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接见英国来宾时指出: “星球大战”干不得, 它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 “星球大战”同增加几个核弹头, 改换几个新型号的导弹有着质的不同。这是中国对外空军备竞赛的基本看法。基于这一看法, 中国坚决反对外空军备竞赛, 赞成“外空非军事化”, 并主张在当前阶段首先实现“外空非武器化”。我们再次呼吁拥有空间能力的国家不发展、不试验和不部署外空武器, 以为谈判停止外空军备竞赛创造有利的气氛。

主席先生: 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 作为世界唯一的裁军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理应为世界裁军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 本届会议尽管成立了关于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综合裁军方案、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以及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的特设委员会, 但是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却十分微小; 而关于禁止核试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三个优先议程项目的特设委员会至今仍未成立。现在本届会议离闭幕已为时不远, 我们不可能期待它再产生什么奇迹。但是, 我们并不悲观。我们始终相信, 人类凭着自己的非凡才智既然取得了能够把核能释放出来的伟大成就, 也一定有能力找到防止核浩劫的途径。中国代表团将一如既往, 与各国代表团一起, 为维护和平、争取裁军而共同努力。

主席: 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

巴特勒先生 (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首先愿与其他代表一道，表达我国代表团对缅甸、意大利和印度大使的衷心感谢，他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显示了踏实工作和友好的精神。他们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对于他们的离别我们感到惋惜。

我今天的议题是议程项目 1，核禁试。我愿坦率地说，我今天早晨非常认真地聆听了我们尊敬的同事、巴基斯坦大使的发言，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关注、想法和感情有同感。就后一点来说，完全和他一样对我们没有 1985 年会议上就这一事关重要的议题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感到遗憾。有鉴于此，我愿简单地提一下我认为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在 1984 年，我在第 CD/521 号文件中代表一些西方国家代表团向本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这样一个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职权范围的核心是它确定了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便产生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当然，我们大家都知悉，这里指的是范围、核查和履约问题。该职权范围的一个特点是，这是本会议提出的唯一要求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职权范围，该条约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和在任何时候禁止这种试验。

1984 年 8 月 7 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比尔·海登先生来到本会议，并作为其发言一部分向本会议介绍了一份编号为第 CD/531 号的文件，这是一份论述检查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原则的文件。我认为，公平地说，该文件引起很大兴趣，人们纷纷对这些原则发言表示支持。

同年早些时候，即在 1984 年 11 月到 12 月期间，大会就“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事实是，决议的正确的标题是“迫切需要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关于这一议题还有其他三个决议、也可能是四个，但关于核禁试议题有三项主要决议是付诸表决的。对呼吁紧急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第 53 号决议的表决结果是，124 票赞成，0 票反对，24 票弃权。

该决议与其他决议相比得到了最高票数，其范围是全面的。这是唯一具有全面范围的决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了对该决议的第 4 段进行单独表决；表决的结果是 84 票赞成，19 票反对，41 票弃权。结果想从该决议中删去其中基

(巴特勒先生)

本和关键部分的企图遭到了拒绝。我等一会儿还要再谈到该决议。

我要提到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下一阶段的内容是，今年7月，由我代表一些西方国家在第CD/621号文件中提交的关于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明确地阐述了由该机构产生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所需要的实际步骤。

一系列事件中的最后一件是就在这个月由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提交了三份完全谈论同样一些问题的工作文件。就是核查和监督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的问题。其他代表今天早上也提到了这些工作文件。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件为审议我提到的三个核心问题提供了绝对可靠的基础。即范围、核查和履约问题。

这就是一系列印象深刻的工作和具体的方案。但我们做了什么呢？主席先生，我可以对您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形式问题上兜圈子，而没有做实质性工作。我们对措词、执行范围进行争论，却把实质问题放在一边。我记起了一幅我曾经看到过的足球比赛照片，这场比赛不幸导致成为双方队员打成一团的混战。所有22名队员都在场子中间，而比赛的目标——足球却在场外，没有人去注意它。

主席先生，这就是我们今年面临进行实际工作的建设性提案时在這一项目问题上所作的事。我们的提案、我们的工作计划、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提出的核查原则仍然放在那里，这些方案的目的是使关于该议题的特设委员会建立起来，立即开始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所需要的实际工作。今年这些方案受到很多代表团就该议题提交的工作文件的强烈支持。

我们的方案被人们描述为一种由于无能为力而施展的策略或挡箭牌或烟幕，我想明确指出，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任何这种描述。我们以前就听到过这种说法，我们当时就断然反对；我们希望不再听到这种说法。如果我们再听到，我们将再一次断然反对。我们有时也反问我们自己，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要作多少次澄清才能表明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诚挚意愿和决心。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们将继续这样作。

如果我刚才说的话令人感到沮丧，我愿意使各代表团消除这种印象。我们仍然保持信念和对情况的了解，有些情况——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们了解的情况是，

(巴特勒先生)

今天这里在座的很大一部分代表团，如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实际上支持我们提出的方法，他们希望看到这一实际工作尽早开始。

但是，我们当然要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本会议进行工作，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迄今一直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我们知道，这是由于仅仅少数几个代表团的立场造成的，他们时而站在道德公正和原则的道德基础上，时而曲解事实上已向本会议提出的东西，交替地解释这一立场。

我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国代表团不想把裁军谈判会议看作是一个为确定谁具有最高或最明显的道德原则而进行竞争的场所。这里并不给这种竞争以奖赏。我们中间任何人应寻求或愿接受的唯一奖赏就是进行实际工作并具体达成真正的裁军措施。我愿再说一遍，我国政府把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看作是一项基本的、真正的裁军措施。

本会议有一个代表团想摆脱这一议题，并决意退出。这是它的决定。至少这一决定不会妨碍我们的工作。

另一个代表团谈论说全面禁试是长期目标。这不是我国政府的立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和紧迫的必要任务。至于这个代表团，我可以说，它已同意进行实际工作，这种工作是实现一项具有全面性质的核禁试条约所需要的。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如果说本会议在这一问题上已拉起任何烟幕的话，那是一些一贯公然叫嚣要曲解我们和其他人所提方案的人干的。这种曲解本身就是一种挡箭牌、烟幕或托词的最精采的描述和解释。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曲解并不高明。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它的原由；这就是当你找不出答案，或你不喜欢别人的方案时，你就干脆曲解别人提出的提案。

我现在想回过头来谈一下对上届大会第53号决议第4段单独进行表决的情况。单独进行表决是由一些国家要求的，目标针对我们决议的基本部分。表决的目的是为了从该决议中删除基本段落。那么要删除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第4段要求本会议立即恢复关于议程项目1的实质性工作。我不会占用本会议过多的时间来详细宣读，这是有案可查的：立即恢复我们关于议程项目1的工作，以期就该议题的

(巴特勒先生)

一项条约进行谈判。 该段接着要求“建立一个地震监测网，以监测核爆炸并测定这种台网监督对全面核禁试条约遵守情况的能力。”这种履约和核查正是这一条约所要求的，也正是我们知道有所争论的问题，不论其他人想怎样曲解所要求和所呼吁的内容如何。 第4段还要求详细调查监测和核查对这一条约遵守情况的其他措施，包括监测大气层放射性的国际台网”。 这就是它们想要删去的东西。 不是边缘的东西。 也不是宣言性的东西，而是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所需要的核心。 要求作这样的删节没有成功。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明白；我得出一些想法，当然最好还是不让你们知道吧。 但我想现在就同一范围谈一下我今天收到的一份关于该议题的非常有意思的报告。 这是一份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在8月13日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M.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采访报道。

他谈了暂停、禁试等问题，我要向苏联同事表示歉意，我看到他手里有一份《真理报》，但我必须用英文来读，我希望译文是正确的。 戈尔巴乔夫先生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了如下的话，“停止核爆炸的单方面步骤当然不能彻底解决全面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 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达成一项国际协议。 除有关义务外，该协议应包括一个适当的国家和国际核查措施系统。”我同意这正是就范围、核查和履约来说所需要的公正定义，我当然也同意单方面措施是不够的。 但为了公正对待塔斯社、戈尔巴乔夫先生和苏联代表团，我还应提一下戈尔巴乔夫先生说的另外的话，他说，“有些时候，还听说，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应当由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审议。 这很好，我们也愿意在日内瓦讨论这一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一贯进行破坏使这种会谈无法进行。”这一点我不同意。 有时候听说应该在日内瓦这样做。 非常明显，这就是我们的议程项目1，列入议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种损害我们努力的思想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我不清楚是谁报告戈尔巴乔夫先生这是日内瓦的状态。 我知道他是个大忙人，但是他能够读一下我们提出的工作计划也许是有帮助的。

另一种曲解我们建议的方案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8月6日在本会议提出的。 他试图取消我们的方案，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方案的措词不需要补充那么多理论性讨论。 但最好简略地指出，在我手头的这份发言稿第4页，罗泽

(巴特勒、洛维茨先生)

大使至少似乎同意范围、核查和履约是主要和重要的问题，他对此提了几个问题。我同意需要对这几个论题提些问题，但他坚持认为，这些问题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在三个国家投入巨大努力的工作文件中提出或回答；且主要的是，他不愿意坐下来与我们一道在委员会中回答这些问题。他不感兴趣！在发言中提这些问题、曲解工作文件中提出的一些方法，显然，这已足够了，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愿意与我们坐在委员会，并作出必要的努力来回答正是他自己也认为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国政府认为，这种行动推迟了全面禁试条约的生效，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无法计算他已推迟了多少时间，但显然我们去年无所作为，我们今年也没干什么事。我们的工作至少被推迟了十二个月，而那些采取这种行动的人经常作为理由之一提到政治意愿的概念。他们说除非我们有了政治意愿，否则他们就无法进行这些事情。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要作什么才能表明那种政治意愿。我想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那以政治意愿，我确实懂得这一点。政治意愿是个模糊的概念，不是来自空气中，也不是象一只水果那样从树上掉下来的。它是一种象房子那样一砖一瓦地盖起来的東西，而除了为真正实现条约而采取一些具体步骤之外，对我们的方案进行工作也会建立起并产生我们缔结这样一项条约所需要的政治意愿。

澳大利亚代表团不同意这样来利用裁军谈判会议。本会议确实是独特无一的和重要的，它是唯一可以就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场所。主席先生，各位同事，我愿向你们保证，我们愿意呆在这里，决心看到本会议担负起对议程项目1所应负的责任。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搞清楚，关于本会议1985年工作的报告是否明确反应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本会议中很多代表团已同意第CD/PV.621号文件所载工作计划，并同意审议关于为监测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而建立地震监测网的方案。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在我发言之前，我也愿向尊敬的缅甸代表、吴貌貌季大使亲切地告别。我有机会在本届会议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我能直接地了解他的献身精神和能力。对他离开日内瓦我感到很遗憾，我向他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未来的最良好的祝愿。

我还要向尊敬的印度代表、M.杜贝大使告别并致以良好的祝愿。他也表现了巨大的献身精神和能力，为我们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我还想对我的朋友和同事、尊敬的意大利代表M·阿莱希大使告别，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在很多方面借助他的经验、忠告和智慧，而他今天在发言中又表现了这种智慧。我们明年将失去他，正当他要把才智奉献给维也纳新的职责时，我向他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我今天要求发言是想简单地谈两个问题。我很遗憾地提到第一个问题，因为必须这样做。

在8月6日的全体会议上，本会议从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中上了一堂历史课。美国代表不想照此办理。我们认为，这种性质的历史讲座更适合于学术讨论会或政治说教团体，而不适合于这样一个机构，我们这一机构应当是对影响我们未来的紧迫问题进行严肃工作。当然，了解过去事件的教训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记住我们正在审议问题的全部历史，而不是有选择的事件和对这些事件作片面的解释。

无论如何，我们代表团相信，本会议的成员完全可以自行判断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中所提出的基本理论的历史准确性，这种理论就是，在整个过去四十年中，一个软弱的苏联一直处于使用“原子外交”来实现其意愿的最强大的和扩张主义的美国的包围之中。

可以肯定，这至少是偏面的看法。尊敬的苏联代表略而不提这类事态发展，比如苏联领导在战后拒绝把部队撤出东欧，而美国已将其大部分部队撤出西欧。他忽略而不提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和对阿富汗的侵略。他也略而不提苏联二十多年来战略力量的大规模和迅速扩充。

但在本论坛重提这些事件是没有意义的。我国宁愿从历史汲取一种决心，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的巨大苦难和恐怖——不只是由核武器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而且还有常规武器在欧洲、太平洋和亚洲和非洲造成的——不能重演。我也无需再说在40年前的今天结束的战争中，美国经受了常规武器带来的巨大悲痛，而我国代表团完全了解同样的武器给苏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破坏。

在8月6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里根总统总结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核武器对广岛和长崎带来的灾难。但我们还应记住，我们维持强有力的核威慑40年来确保了美国的安全和我们在亚洲和欧洲盟国的自由。在欧洲，这些年

(洛维茨)

代标志了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但是，他接着说，“和平并没有使我们满足，我们正在继续寻求进一步减少战争危险的方法。正如我经常说的：‘一场核战争是打不赢的，而且永远打不起来。’因此，这个周年纪念不仅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采取行动。”

我们心目中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不认为不受核查的暂停是有效的军备控制安排，因为它可以随意放弃。同样，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们也不认为关于一次核禁试条约的谈判是最紧迫的军备控制优先事项。

我们确实认为，减少核战略危险的最有效方法是大量和可核查地削减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如果其他国家与我们共同作出承诺，美国决心作为优先事项来缔结一项全面化学武器禁试。我国政府还敦促苏联领导人解决与遵守现有军备控制协议有关的问题，并就如何减少因意外而引起战争的危险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我国总统邀请苏联派一专家小组到我们的内华达试验场地测量核试验当量，这一邀请仍然有效，我们相信，这一倡议会导致在可核查地限制核试验方面具有更大的信任。美国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进行认真的实质性工作将为减少战争危险取得重大进展，并将成为使目前军事对抗降级的真正行动。

裁军谈判会议是就我们时代紧迫问题进行认真工作的机构。人们提醒我们，该会议是裁军领域唯一永久性多边谈判机构。我国代表团认为，它的工作是就那些准备进行谈判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工作、细致和全面地审议军备控制问题，并进行旨在达成协议的谈判。我们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的那种辩论中看不到任何价值，我们希望这不会继续下去。

关于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我将谈得非常简短。这一问题就是议程项目7的第一部分：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多年来在这一议题上已提出了很多想法和建议，我们确实应该在今天晚些时候非正式地讨论一下最近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根据美国政府的最可靠地了解的情况，没有出现过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948年所确定的四种——核武器和致死性化学武器、生物和放射性武器——仍然是唯一的几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当然它们已给我们带来足够的要在裁军谈判会议和其他机构中处理的问题。

美国已一再阐明它不希望出现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认为，本会

(洛维茨, 加西亚·罗夫莱斯)

会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以及适当时有专家参加的会议, 足以便这一问题受到监督了。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 这一安排将足以在今后确定任何需要进一步注意的问题。很明显, 在没有迹象表明已确定了一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下, 对于这种假设性武器进行谈判不会有什么用处。

谢谢你, 主席先生。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已在另外一天发言中表示, 我不得不在7月底即席表达我的满意心情, 因为有你这样在国际事务中具有能力的人来为这一独特的裁军多边谈判机构扩大成员。

今天我愿谈一下我为什么满意的另外几个原因。

先生, 你的名字将不可分割地与阿根廷人民为恢复其民主自由以及其自决权而进行的长期斗争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 你的名字还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即前任主席坎波拉的事; 那件事和秘鲁政治家阿亚·德拉托雷的事成了拉丁美洲出色的温和体制、外交避难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墨西哥大使馆在第一件事情中, 同样, 利马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在第二件事情中, 多年来一直是我刚才提到两位尊敬的知名人物的保护和不可侵犯的避难所。

先生, 在说了刚才的话之后, 我认为再要说我国代表团将随时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为你的重要职责取得成功做出一切贡献就显得多余了。

最后, 我愿说几句话来重申我们对你的前任, 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奥尔特-罗伊斯大使的祝贺, 他在7月份以榜样示范的方式主持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还同样对另外三位同事, 尊敬的缅甸代表吴貌貌季大使、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和印度的杜大使表示祝贺, 他们已宣布将离开我们, 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在远方履行新的重要职务时取得成功。

在开始我为今天准备的发言之前, 由于我们听了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 我就不去作我在7月底的另外一次发言中所作的事了, 即宣读大会决议的整个案文。我将仅向那些对适当地看待该议题感兴趣的人建议, 请他们读一读我对该问题的最后三次发言, 即3月7日的第297次会议、7月2日的第317次会议、以及7月25日的第324次会议上的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

自从联合国在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开始为实现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斗争以来，墨西哥一直站在那些促进该斗争的世界组织成员国的前列，很不幸，这一斗争迄今只在1963年的条约中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一点已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和1962年以来一直起作用的多边谈判机构中的代表的无数次发言中得到证明。这一点还在最近的最高级会议发表的两个文件中得到证明，我现在将援引这两个文件，它们是由来自四个不同洲的下列六个国家提出的：阿根廷、希腊、印度、瑞典、坦桑尼亚和墨西哥。

在1984年5月22日发表的联合宣言中，这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布：

“那些仅仅节制军备增长的协议显然是不够的。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因预警时间减短，武器更加快速，更为精确和致命性更强而增加了。对于这种冲向全球性自杀的趋势必须加以制止，并把它扭转过来。作为首要的一步，我们敦促美国和苏联，以及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都要停止所有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工作，紧接着还要大量裁减核武装力量。”

在他们1985年1月28日签署的《德里宣言》中，同样又是这六位高级人士指出：

“我们再一次呼吁全面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这将大大促进谈判。今天，两个具体步骤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全面禁试条约。……

我们进一步敦请核武器国家立即停止试验各种核武器，尽早缔结核武器禁试条约。这项条约将是结束核武库不断现代化的重大步骤。”

对此必须补充指出，由于它同在这里正在审查的问题的特别关系，自1980年以来，在墨西哥和瑞典的最初倡议之后，联合国大会连续一年复一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1980年12月12日的35/145A号决议；1981年12月9日的第36/84号决议；1982年12月9日的第37/72号决议；1983年12月15日的第38/62号决议；1984年12月12日的第39/52号决议——决议的题目是“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在这些每一项都得到120票赞成的决议中，总有一个执行段落其全文如下：

(加西亚·罗夫莱斯, 主席)

“请《停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以及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存放国, 凭借它们对各该条约负有的特别责任, 并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不再延迟地通过三边商定的临停或三个国家单方面的临停, 以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

我们认为, 简单地阐明我刚才提到的事实将清楚地表明我们为什么在接到苏联于6月29日在项宣言(CD/625)中所作的声明时的满意心情, 该声明特别指出:

“为努力促使停止扩充核武库的危险竞赛, 并愿意树立一个榜样, 苏联决定从今年8月6日开始单方面停止一切核爆炸。我们呼吁美国政府自同一日期起停止其核爆炸, 这一天是全世界进行纪念的广岛悲剧日。我们宣布暂停直到1986年1月1日, 但如果美国方面不进行核爆炸, 暂停实际上将在这一日期以后继续下去。”

我希望, 这一呼吁将受到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注意, 我们相信,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单方面暂停将是其他核大国的有力榜样, 这很可能最终实现寻求已久的目标: 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

主席: 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作为阿根廷的代表, 我还愿感谢墨西哥代表刚才的话, 他提到了从阿根廷的政治流放, 我国人民在军事专政年代里被迫放逐, 所有遭到政治迫害的人都在墨西哥享受了避难并受到热烈的欢迎。请允许我再讲几句话, 我和我的家庭几代人都要感谢墨西哥的慷慨接待。先生, 您的话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已用了今天早晨的所有时间,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审议。我们还要继续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工作, 即审议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就议程项目7所提的方案以及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的实质性段落草案。因此, 我提议全体会议暂停, 并于下午3时准时复会。我已在今天早晨说过, 由于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好意, 我们将使用本来是拨给综合裁军方案特别委员会的时间。因此, 我们的工作不会超过下午4时, 因为特设委员会还要研究给全体会议的报告草案。全体会议休会

(主席)

会议于下午 1 时 15 分休会，下午 3 时 20 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 330 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今天名单上已没有要发言的了，我现在问一下本会议是否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如果没有，我想通知本会议，应我的请求，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将要举行的会议时间表。同往常一样该时间表是在与特设委员会的各位主席协商后制订的。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文件，如有必要可以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现在打算让全体会议休会，并召开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提交的有关议程项目 7 的提案，并继续审议给大会的报告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8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 3 时 25 分结束。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31
20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三十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20日星期二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P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

吴妙丹

吴拉敏

出席者名单

加拿大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M · 格韦兹代基先生
R · G · 萨瑟兰先生

中 国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夏义善先生
于中洲先生
蒋振西先生
张卫东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 巴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A · M · 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L · 米勒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A · 布里先生

D · 费尔斯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W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度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B · 达尔莫苏坦托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F · 皮阿杰西先生

G ·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小西正树先生

出席者名单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古

S . O . 包勒德先生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A . 斯卡利先生

O .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C . V . 乌德迪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S .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出席者名单

罗马尼亚

A · 波佩斯库先生

S · 波普先生

斯里兰卡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L · E · 温伦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L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R ·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G · V · 安齐费罗夫先生

V · A · 列普林斯基先生

联合王国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I · P · 查默斯先生

J · F · 戈登先生

K · I · 马林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D · 多恩先生

P · 科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J · 恩格哈特先生
T · 斯尼契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S · 斯特森 · 曼尼克斯女士

委内瑞拉

O · 加西亚 · 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维沃达)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331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 组织机构问题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然而, 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的规定, 任何代表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今天要求发言的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瑞典代表, 新西兰代表, 苏联代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 联合王国代表和澳大利亚代表。

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 你到日内瓦正好赶上贵国承担义务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重要职务。 因此, 我们既把你作为阿根廷的新任代表, 又把你作为本会议的主席向你表示欢迎, 这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我相信, 我们将和你的前任卡拉萨莱斯大使一样, 和你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 你履行主席职能的情况表明, 你已完全熟悉本机构要处理的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的是, 你在今年会议的最后几天一定会很好地指导本会议的工作。

另一方面, 我们感到很难过, 要向缅甸的吴貌貌季大使、印度的杜贝大使和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告别了。 我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收益很大, 我祝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诸事顺利。

现在距离结束 1985 年裁军谈判会议的会期没有多少日子了。 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已经写好, 本会议总报告的最后形式也已经就绪。 其中是否含有一些新的内容, 是否反映出某些新的进展, 或者只是记录一系列的报告, 上面除了提一下裁军问题没有取得进展, 别无其他内容呢?

坦率地讲, 我们不能不承认, 即使是今年, 我们这个会议也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任何东西。 任何一位认真看过我们报告的读者都会发现, 这份报告丝毫不涉及本会议是否有效地处理了核裁军这一优先问题。 他就可能提出一个问题, 即: 一个多边裁军会议怎么能不设立关于核禁试、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关于防止核战争等问题的附属机构呢? 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有谁来作出令人信服的答复呢? 在坐的绝大多数代表团愿意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进行

(维沃达)

谈判，他们甚至同意，在本会议春夏两季的会议过程中，在特设工作小组中解决核查和遵守这样一项禁止条款的问题。可是，没有取得进展的真正原因在那里呢？人们很可能详细谈到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提供一个不实际的优先次序，但无法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答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如果一个国家在拟订战略空间防御计划的同时，继续大量改进和增加战略进攻能力的话，它为什么需要一项核禁试条约呢？但是这种解释并不是那些首先应该这样做的国家提出来的。它们很清楚，这种解释，说得委婉一点，是不会取得人们的谅解的。

我们认为达成一项禁试条约是一个重要的，当然，并不是过于艰巨，但又是积极的步骤，这一步骤可以为进一步就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但是我们不该只是谈论为什么这项条约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该寻求怎样达成的办法。最近，已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苏联关于暂停试验核武器的单方面宣布就是这样一个步骤，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效法这一步骤，就可以成为走向核禁试道路的一个起点。人们普遍同意这一观点，这已为国际上对苏联提案的反应所证实。试图推测这一行动背后的动机并对此进行诽谤的做法表明，另一方不愿意正视它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的责任。正如 M·戈尔巴乔夫 8 月 13 日指出的，美国迄今所进行的核爆炸比苏联要多，在今年宣布暂停以前，双方进行了次数大致相等的核爆炸。鉴于暂停试验的宣布，苏联不得不中断它的试验计划。有种种说法，认为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核试验，因为停止这种试验，就会确立所谓苏联的优势地位，这是毫无根据的。此外，十分清楚的是，暂停并不是要取代核试验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最后的解决办法应象 M·戈尔巴乔夫所强调的，是一项国际协定，其中除了相应承担的义务，还包括一项国家和国际核查条款的国际制度。但是，毫无疑问，暂停将有助于最后目标的实现，如果暂停能象苏联提出的，在相互的基础上对等地实行，并延长到明年 1 月以后，情况就更加有利。我国代表团感到很受鼓舞的是，本会议厅许多代表团对这一重要倡议作出了积极反应。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因为人们不能一面信誓旦旦地要求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同时却无视单方面采取的这一重大步骤。

我还想对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和去年该小组进行试验，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渠道传输地震数据，发表一些意见，我们清楚地知道交换地震数据的方法该怎样为今

(维沃达)

后的禁试条约服务。但是看来更可取的是，暂时把意见放一边，等我们能审议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核查问题以及其他基本条款时，再回过头来谈论这些意见。

尽管已就防止核战争这一项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提案，本会议始终未能就这一议题设立一个工作机构。国际舆论正在呼吁采取行动防止核对抗，认为这种对抗势必升级为全球性的冲突。两个月以前在维利·勃兰特先生主持下，在纽约举行了一个题为“核时代的生存问题”的专题讨论会。讨论会同意勃兰特先生向主要核大国发出的呼吁，要求它们同意“关于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一些规定”。人们认为最紧迫需要的是以下措施：

达成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和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协议；

立即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并迅即签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相互私可核查地冻结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试验、生产和部署；

尚未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武器国家应作出这样的宣布。

主席先生，毫无疑问，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这些要求。我们仍然希望，苏美双边谈判将产生一些积极的成果。我们支持旨在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的一切努力，不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我们可以肯定，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派代表出席的本会议决不会满足于仅仅把这些项目列入议程。

我愿意满意地指出，尽管差强人意，待秋季把我们的年度报告送到联合国时，认真和耐心的读者还是会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这主要是指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化学武器等议程项目方面作出的努力。

设立关于外层空间问题的特设委员会这一事实，反映了人们对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日益关注，因为这样一来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后果。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战略局势的不稳定；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加速各个领域的军备竞赛并增加核武库；破坏现有的条约，破坏限制并削减军备的前景。外层空间军事化还会阻碍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并为在这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设置障碍。

(维沃达)

该特设委员会在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领导下，成功地通过了使它能行使其职权范围的具体而有益的工作计划。特设委员会审议了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以及有关的现有协议。对现有条约进行一番研究就可以证实：这些条约禁止进行任何核爆、禁止在空间部署核武器或任何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些条约御工事、禁止试验任何种类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这些条约还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空基反弹道导弹系统或部件。同时注意到，在空间部署非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因此，这就可能被利用作为部署进攻性空间武器的一个渠道。

特设委员会还审议了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些提案和未来倡议。在这方面人们普遍提到的是1981、1983和1984年的苏联提案。一些代表团对工作计划的这个部分采取积极态度，提交了它们自己的提案。例如，我可以提及瑞典8月1日的工作文件，其中集中了一系列的意见。我国代表团对其中许多提案是支持的，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我们首先支持这一做法的精神，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而致力于协商新的具体措施。然而，也有一些代表团，我们认为它们没有下决心以最好的态度审议现有的提案。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不是断然和毫无事实根据地拒绝别人提案的适当场所，尤其是在没有提出反建议的情况下，更不应这样做。

我们从今年的工作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美国把基点放在外层空间的战略防御计划与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是不相容的。执行这种计划的结果就是发展并在空间部署——新的武器——进攻性空间武器。这样，终将转而破坏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一切努力。就该特设委员会的未来活动而言，我们坚持认为，它应尽快采取行动，就谈判新的具体的外空协议进行切合实际的努力。我们十分重视目前没有进攻性空间武器这一事实。这也是我们不应错失的大好时机。一旦这些武器引进外层空间，要把它们从外空撤除的任务就会比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难以解决得多。

我们刚刚从报界获悉苏联就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问题向第40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新倡议。我们衷心欢迎这一倡议，并相信它将为今后实现这个目标发挥重大

(维沃达)

作用。

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道，曾不断要求本会议开始起草一项关于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 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即如果在对待未来公约某些问题上的分歧相持不下，则在争论较小的部分达成共同案文也有好处。 但在过去，即使这样的案文也无法拟定。 今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终于在波兰的图尔班斯基大使主持下朝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三个工作小组的报告尽管有一些括号和注释，但还是反映了某种共同的完整的案文，这些案文比过去的一些案文更清楚地反映了达成协商一致的程度。 因此，我要对图尔班斯基大使在他的特设委员会中取得这一积极成果表示祝贺。 很自然，我们也要感谢特设委员会中三名工作小组主席波普切夫同志、博妮尔夫人和埃尔伯先生的不懈努力。

如果人们考虑到最近就化学武器作出的政治决定并没有改进这类谈判的情况，而是恰恰相反的话，那末，今年关于化学武器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就更令人鼓舞。 美国通过的生产二元化学武器的决定，如果不是彻底破坏化学武器的谈判，也是为使这些谈判大大复杂化设置的第一个障碍。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好象事先意识到这一危险的事态发展，因此进行了更为有效的工作，把注意力放在实质性问题，同时在实际做法中摆脱了关于程序问题的无休止争吵，这在过去曾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正如我们设想的，关于案文的工作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新思想，这无疑具有顺利推动某些问题向前进展的潜在可能性。 例如，在 A 工作小组提出了化学战剂的二元化学系统关键组分的概念，人们对此作出的反应基本上是积极的。 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就能清楚地标明二元和多元化学武器的基本组分。 我们从下列明显的事实着手，即关键前体不是化学武器，而关键组分可以在实际上被认为是化学武器。 因此，应明确一种关键组分并使之区别于前体。 我们高兴地看到，人们已同意把关键组分作为解决化学武器定义的办法之一，我们相信，尽管目前有些代表团用加上括号的办法对待这个问题，但在特设委员会恢复它的工作时一定要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维沃达，主席，厄克于斯)

我们一方面积极评价今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我们在拟定一项公约方面还远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重要的是我们不应丧失今年已赢得的势态。要保持这一势态，必须有各方面的合作。那些仍在考虑开始一轮新的化学武器竞赛的人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计划是违背整个国际社会要求去除化学武器的意愿和要求的。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在澳大利亚的巴特勒大使主持下，也留下了一些积极的记载。我们所说的积极，就是指特设委员会在(条约)案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作。我们注意到在条约的定义和范围问题上达成了更多的谅解。社会主义国家对解决特设委员会讨论的问题采取了灵活态度。如果参加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所有代表团都采取这种灵活态度，则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签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在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主持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和在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主持下的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再次证实，某些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优先次序采取了非常奇怪的态度。在要紧迫实施的措施清单上，把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大大靠后，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如作出允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迄今还没有在清单上占有任何位置。

上述两个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是与裁军的优先项目密切相关的。除非某些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改变它们的态度，这两个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是无法向前推进的，更有甚者，连本会议寻求解决当今最紧迫的裁军问题所作的努力也将归于失败。

主席：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现在请瑞典代表厄克于斯大使发言。

厄克于斯先生(瑞典)：首先我要衷心欢迎你担任本会议8月份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和合作。

我也要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的奥尔特-罗伊斯大使的感激和敬仰。

(厄克于斯)

并请允许我热情欢迎比利时代表团团长雷梅克尔斯大使出席本会议。

7月25日我在这个讲坛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和设想一些适用于各种有关化学品的措施时遇到的困难，作过一次发言。今天，我的发言是介绍一份载有我7月25日发言中所提主张的工作文件。

为了公约的目的，有关的化学品在第CD/539号文件中被分成五类，即：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性和其他有害化学品、关键前体，其中包括用于化学武器的二元和多元化学系统关键组分和前体。实践证明这是很有用的分类法。但是，试图把完全一样的办法应用到五类中任一类的全部有关化学品是行不通的。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拟定应用办法时，为了不妨碍和平化学工业的发展，同时又确保不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化学品，必须计及某一类化学品内部的差异和生产这些化学品的不同目的。还要注意的，完全一样的化学品须视其生产目的而可能使用不同性质的办法，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在公约中造成漏洞。因此，现在该是调整一下看法，对各类化学品之间构成的关系及其应用的办法寻求可供选择的两种办法的时候了。

我国代表团在7月份的发言中提出了一项处理一切与公约有关的化学品的综合方案。这一备选方案可以把不同类的化学品放在一起，应用完全相同的制度，同样，也可以把不同的制度应用于完全属于同一类别的不同化学品。这个方案可以用重新把化学品进行分类的办法来进行，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定义或已经商定的五大类别。

进行这种重新分类也为处理化学品的综合方案开辟了途径，这样一来，完全相同的化学品将在公约的各个部分规定同样的制度（即关于宣布、消除、准许生产和核查等制度）。这一方案的原理很简单。根据现有的定义，把化学品分成三组，每组规定一项宣布、消除、生产和核查的制度。第一项制度最严格，要求适用于第一组的所有化学品。第二项制度也很严格但比较简单，适用于第二组的所有化学品。第三项制度在三项中最不严格，适用于第三组的化学品。

有不少代表团同我国代表团接触，表示它们对这一方案感兴趣并就这一方案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为了有利于各国代表团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并对特

(厄克于斯，主席，莱因漠姆)

设委员会遇到的问题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提供协助，我国代表团今天提出一份工作文件，即第CD/632号文件，其中概述所提综合方案。我希望该文件将有益于谈判。

主席：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根据第28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现在请新西兰的代表莱因漠姆先生发言。

莱因漠姆先生（新西兰）：我国代表团非常愉快地看到你作为伟大国家阿根廷的代表担任本会议的主席。本会议能有你和你的前任奥尔特-罗伊斯大使这样有才干的人担任职务，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我们也为有机会在本会议作此简单发言深表感谢。

新西兰今天的发言是要提请注意，已在本会议以第CD/633号文件提出了一项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新条约。新西兰总理在今年3月向裁军谈判会议发表讲话时提到南太平洋国家要在南太平洋建立一个无核区的努力和它们进行谈判所依据的一些原则。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曾在本月的早些时候通知本会议，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家已于8月6日通过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今天，该条约的案文已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提出，随同案文所附议定书是未定稿，正在同有资格成为条约缔约国的国家进行磋商。

主席先生，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新西兰、纽埃岛、图瓦卢和西萨摩亚群岛等八国政府首脑于拉罗通加签署了该条约。本条约一俟该论坛其他国家履行了正常宪法程序，就开放供这些国家签署。

当该条约在新西兰宣布通过时，代理外长奥弗林发表了以下意见：

“今天在拉罗通加是8月6日，这是一个巧合的日子。四十年前的这一天，核装置第一次被人作为战争工具在日本广岛使用。1985年的这一天，在拉罗通加，新西兰和它的邻国联合采取行动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决心不让核武器在我们这个地区有立足之地。这是南太平洋合作史上一项十分重大的决定，也是该地区各国有能力为它们共同利益携手合作的一曲赞歌”。

(莱因漠姆)

奥弗林特别谈到与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合作问题。

他接着说：

“该条约将大大有助于消除南太平洋的核威胁幽灵。它建立了一个范围辽阔的地区——南太平洋无核地。在世界人口稠密地区建立这样的区，这只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根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的拉丁美洲区。南太平洋区西自澳大利亚西海岸至拉丁美洲区东部边界，从赤道北部以南六十度，在那里南极条约已建立了一个全面非军事化的包括整个南极洲的地区”。

这位部长描述了该条约载有一个序言，十六则条文和四个附件之后说：

“条约的条文规定，各缔约国将相互保证不在任何地方拥有、制造或获取核爆炸装置。它们保证要防止在各该国领土上试验核爆炸装置，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放置核爆炸装置。它们同意采取措施防止把裂变物质转用于非和平目的，不在该地区倾倒放射性废料。该条约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各缔约国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船舶和飞机在其港口和机场逗留的权利。该条约也不得干涉这类船舶和飞机受国际法保障的通航自由。

“已确立一个全面的控制制度，核查该条约的遵守情况，设有一些机构调查可能就这种遵守情况提出的任何申诉。还有关于审查、修正和退约的条款，同时，这个‘区’的边界将随着更多国家加入该论坛而不断扩大。

“除了条约本身，还有三份议定书。该论坛非常合理地把通过这些议定书的时间推迟到论坛成立的工作小组同有资格签署这些议定书的国家讨论以后。第一份议定书开放供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三个在该地区有领土的宗主国签署，并要求它们在这些领土执行该条约的基本条款。第二和第三份议定书开放供这三个国家以及其它两个核武器国家——苏联和中国签署。这五个核武器国家一旦成为这些议定书的签署国就应同意不对该地区的任何国家或领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承诺不在那里试验核爆炸装置”。

(莱因漠姆，主席，罗泽)

南太平洋论坛是南太平洋所有独立和自治国家的区域性集团。它每年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经协商一致通过南太平洋无核区是该论坛的一项重大成就。该论坛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指出，通过这项条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论坛全体成员深切希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地方都不要进行任何核试验。具体地说，该论坛“敦请法国立即停止执行在法属玻利尼西亚的穆鲁罗瓦珊瑚岛进行核试验计划”。该论坛还“重申它强烈反对在该地区倾倒放射性废料”。公报指出，“论坛成员决心早日签署在南太平洋区域环境开发署主持下正在协商的公约和议定书，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还防止在该地区将放射性废料倾倒入海”。一俟成为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缔约国，论坛成员将由此承担义务不得进行这类倾倒。

该论坛意识到，它是按照“不扩散条约”第七条关于保证完全没有核武器的区域性协议的规定在8月6日通过该条约的。该论坛一致认为，一周前在这里开始的第三次审查会议应了解该论坛这一倡议的情况，并宣称它支持不扩散条约，认为它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最重要的手段。

主席：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现在请民主德国的大使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民主德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今天要求发言是想谈谈关于禁核试的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赞成立即停止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并在所有时候进行核爆炸试验。因此，我们呼吁迅速拟定并签署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运动、各大洲的知名人士——如最近的德里宣言所反映的那样——全世界的和平运动和许多高级专家与科学家都同意这一主张。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这也是联合国的立场，因为它曾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一致通过，并在无数大会决议中为绝大多数国家所确认。

因此，我们最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又没有能够在这—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为打破僵局和开始谈判以期早日达成协议所进行的努力，就象本机构及其前身多年来的情况一样，再次决定要失败。

(罗泽)

但是，我们决不就此认可这种局面，我们永远不会就此止步。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坚持不懈地寻求克服现有障碍的办法和途径。譬如说，它们曾在1982年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同意设立一个裁军谈判会议的特设附属机构，尽管我们认为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很不充分的。为了做到妥协，我们又在第二年继续在具有同样不充分权限的附属机构中进行工作。

我们同意该职权范围的前提是，本会议的全体成员将采取相应的建设性态度，以使这一职权范围成为就一项条约进行谈判的过渡性步骤。但是，经过两年的实践，我们知道，某些代表团滥用了我们的意愿，企图以进行无休止的技术性讨论来掩盖它们对达成一项国际条约缺乏政治意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再举行一些不承担义务的讨论，而是要求进行谈判以实现共同宣布的目标。

去年，一些西方国家代表团不愿其他两个集团国家作出的巨大努力，拒绝接受普遍同意的工作基础。早在今年3月，尊敬的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就再次明确指出，他的政府认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本会议采取这一立场无异是表明美国拒绝苏联关于暂停一切核试验的倡议。

这种暂停是核武器领域一个真正的克制行动。它可以成为停止一切核试验和签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起点。所以苏联的提案在本会议和世界各大洲引起广泛积极的反应这一点也不奇怪。

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在他8月15日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禁试问题，但对暂停问题没有明确的答复。他还特别提到我8月6日的发言。我在那次发言中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介绍了一份载有一项提案的工作文件，提案的内容是如何通过系统地进行谈判处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议题。同时，我们重新要求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开始在这一机构范围内的谈判进程。这就使巴特勒大使声称，说我们反对务实的对话，是为了除了别的以外，还讨论我所提出的问题。怎样使他的说法符合现实，这是他的事情。但大家都知道为了达成一项条约必须进行谈判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并不希望仅仅讨论问题，而是要解决问题。做“一些具体工作是不够的。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某些人心目中所谓做“一些具体工作”，不过是想用不承担义务和对核查技术进行无

(罗泽, 伊斯拉耶利安)

休止的讨论来取代必要的政治谈判进程,而使核爆炸照样进行下去。这是我们的看法。

人们不负责任地提出罪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人们认为在本会议对局势负有责任的是那些给予拟定一项条约以最优先地位的国家,很自然,它们要求进行有关的谈判。在另一方面,一个愿意进行不承担义务讨论的代表团却受到了赞扬,尽管出席本会议厅的每个人都了解该代表团在拟定一项条约的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立场。

顺便说一下,不断重复地断言只有少数人拒绝某些代表团的作法——曾得到美国代表团的无条件支持——也表明对待事实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本会议的报告却是另外一种讲法,内称:去年少数国家反对21国集团1984年7月26日关于设立具有谈判权限的特设委员会的提案。当时西方国家集团的发言人甚至表示:“无法和西方国家集团的所有代表团共同支持载于第CD/520号文件的职权范围”。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支持21国集团的提案,反过来也一样,载于第CD/522号文件的苏联集团提出的谈判权限也得到21国集团的支持。今年的情况也差不多。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都没有对西方国家的职权范围草案作出决定。这就是实际情况,它清楚地说明:本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团——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要求立即开始关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但是,少数代表团反对进行这种谈判,要求进行不承担义务的讨论。这就是根据协商一致的文件得出的结论。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今天我们的发言专门讨论确地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占首位的问题,即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今天,这个问题确实居于国际生活的中心。人们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是走向停止军备竞赛、走向核裁军的一个真正确实可行的步骤。

分开诚挚的主张、具体明确的措施——这就是广泛的国际舆论对苏联新和平倡议的描述,苏联在两个星期前单方停止了核爆炸。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知

(伊斯拉耶利安)

名人士欢迎我们的倡议并不断表示支持暂停核试验，支持其他核国家遵循苏联提出的有益倡议。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苏联政府的决定也在这里，裁军谈判会议许多代表团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我们希望对尊敬的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巴基斯坦、缅甸及其他对苏联这一措施正式表示十分赞赏的那些代表团团长表示深切的谢意。

国际公众舆论也如实估价了这一事实，即苏联绝无将美国置于困境之意。 没有。 如果美国采纳了苏联的倡议，暂停完全可以成为一次双边的联合行动。 毕竟美国总统事先通过信件知道苏联的这项倡议，信中建议美国也这样做。 然而，我希望美国官方代表作出的消极反应并非他们的最后决定。 如果美国本身也愿停止核爆炸的话，明年一月份以后仍有可能使暂停继续有效。

主席先生，我不希望回顾苏联旨在促成全面核禁试方面作出一切努力的历史。 这要花太长的时间。 我们相信尊敬的代表们熟知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即苏联曾经象现在一样，始终如一地坚持停止核试验的事业，因为它坚定地相信这是遏制核军备竞赛最可靠、最简单和最切合实际的办法。 我认为甚至那些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不同意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的人们也不会对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提出异疑。

早在1955年，苏联就主张把停止核试验作为一项优先、独立的措施，不与其他裁军问题相联系。 从此，我们始终遵循这一点，成为我们一贯的根本方针。

8月6日宣布的暂停是我们为达到这一总目标而作出的新的贡献，并且先生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今后无论在我们为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斗争中还是在由此而开始的削减核军备竞赛的进程中，我们都不会放松努力。 我强调，我们的目标决非在爆炸之间获得喘息时间，而是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因此，当一些西方代表在这个议事厅内，企图对苏联的鲜明立场进行诽谤时，就显得太缺乏说服力，几乎不值得对其进行认真考虑。

比如，他们说，暂停无法核查。 那么，好吧，让我们看一看暂停的反对者们对苏联坚定不移地遵守其庄严承担的义务表示怀疑是否有丝毫的根据。

(伊斯拉耶利安)

他们宣称对核试验进行监测总是“极为复杂的”。几十年来，暂停核武器的破坏者一直指望把这一论点当作“患难中的朋友”。但是，始终未能使他们如愿以偿。美国现有的科技设施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使他们能够肯定核试验，甚至低当量的，也能被检测出来，而且在美国他们对此也了解得很清楚。就在最近，《国际先驱论坛报》还写到美国检测核爆炸系统包括在35个国家设立的地震观察台。这篇文章特别陈述了美国一位著名地震学家杰克·埃弗纳登的权威性意见，大意说，利用这种广泛的地震站台网，特别是挪威的那个新台阵，美国可以检测到苏联进行的所有试验，“甚至充分去耦的试验”。苏联也有足够的检测核爆炸的手段。

他们毫不迟疑地宣布苏联采取的是一种“宣传”姿态，而西方的提案则是“实际可行的”。但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实际上，停止核爆炸直至明年一月份并愿意延长这个暂停的是苏联。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立即实际地坐下来谈判，以期尽快签订一项永远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对此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它愿在任何对方能接受的论坛进行谈判，无论以三方会议的方式还是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多边会谈，或是同时在两种论坛进行。实际上苏联已就这方面的一项条约提出了一些基本条款，供裁军谈判会议审议。它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了能举行实际谈判的合适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供裁军谈判会议做出决定。苏联也支持一些不结盟和中立国提出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实际上西方代表团在裁军谈判会议上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其中一位代表在此表示不同意M·S·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其大意是“在日内瓦，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很久以来一直在破坏进行这种会谈”，即关于签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会谈。在这方面，我认为，回顾一下这样一事实就足够了，即仅在过去两年中，西方代表团曾五次阻挠为拟定一项协议而在有关附属机构开始会谈的协议，这五次分别是1984年4月3日第255次会议；1984年7月26日第276次会议（两次）；及1985年3月21日第301次会议（两次）。

尽管总的说来，形势不幸没有多大希望取得进展，但苏联代表团还是要以乐观的调子结束今天的发言。

在今年期间，裁军谈判会议一直很重视一项核禁试条约的问题。很多代表团，其中包括苏联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发了几次言。从讨论过程中发表的多种不同意

(伊斯拉耶利安, 埃迪斯)

见可以得出若干结论性的东西。其中主要的是必须解决核禁试问题,而且要毫不延迟地解决。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进行核试验,因为只有这样的解决办法才能对制造、发展和改进新型核武器和核武器系统设置严重障碍,从而减缓并最终停止核军备竞赛。

许多代表团在他们的发言中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一个我们完全同意的结论是,详细拟定一项条约的基本材料业已就绪。这就是苏联在1982年提出的关于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草案,其中考虑到三方会谈期间达成协议的情况;还有就是瑞典代表团提出的关于一项核禁试条约的草案。最后就是许多国家就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具体内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提案,其中包括对这样一项条约进行核查的问题。

在多数代表的发言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条约搞不成的原因不是没有拟定条约的基础,也不是在研究核查措施时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而是因为某些对解决禁试问题举足轻重的国家缺乏政治意愿。

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给裁军谈判会议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推动,推动它开始进行认真务实的、中肯的谈判,以期禁止所有人在任何地方进行核试验。

限制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和裁军的问题是如此严重,因此人类无权听任这个问题无休止地拖延下去得不到解决。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他最近答塔斯社记者提问时所强调的,“苏联和美国肩负的重大责任,使它们无法推卸解决重大安全问题的责任”。

苏联领导人指出“我们现在提出的真正有可能停止核武库的进一步扩充,真正着手解决削减和最终消除核武库的任务”。

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先生对塔斯社记者提问的答复在裁军谈判会议引起的广泛兴趣,这一点在今天和8月15日的会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苏联代表团已请秘书处把这份答复作为本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埃迪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希望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就任主席之职表示祝贺。

今天我想谈谈本会议已取得不大的但有益的进展的三个议题。

关于外层空间问题,今年本会议设立了特设委员会并开始认真工作;在放射性

(埃迪斯)

武器和保护核设施方面，对危急的问题进行了较明智的审查；关于综合裁军方案，我们消除了文本草案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外空问题是今年本会议面临的最新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讲也是最艰巨的问题。

正如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爵士指出的，里根总统1983年3月声明中的看法在几个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它把注意力集中于现有的空间军事活动，以及理论上可能在那里部署或想旨在那里部署的新武器系统。它也使公众注意到苏联对一系列可能采取的措施正在进行的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

目前，空间正由为数有限的军事系统利用。首先，是通讯、预警及侦察卫星，这大大地增加了相互威慑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它们有效，花费值得，对稳定作出独特的贡献。其次，是可再用的发射装置；但是，由于其性质，它们数目太有限、太昂贵并且太易受袭击，因而不能构成侵略威胁。苏联现在正研制一种与航天飞机相似的系统，我们从那方面听到的谴责就减少了。第三，地基弹道导弹运载核弹头有可能在空间过境，我们必须设法确保这种可能性，仍未实现。第四，反卫星系统问题。过去十年中，苏联在此领域部署能力，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西方予以均衡实在是慎重的。

关于未来系统，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要很多、很多年以后了。美国是公开的而苏联是较隐蔽的进行研究计划，这是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准许的。在这个问题上，女王政府的政策很清楚。去年12月在戴维营，撒切尔夫人在四点上与里根总统取得一致意见：

鉴于苏联的部署，美国和西方的目的不是获取优势而是保持均衡；

鉴于条约义务，与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部署必须成为谈判的问题；

总的目的是加强而不是破坏威慑；

东西方谈判应以降低双方进攻系统的水平达到安全为目的。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开展，除其他外，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双边谈判。我们都应该希望这两个主要空间大国的这些谈判能产生结果。

以现有和潜在的空间军事利用及双边谈判的开始为背景，本会议特设委员会已开始其工作，审查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委员会在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沉着、干练的主持下，工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包括对现有协定进行审查，这是正确的。在考虑可能是必要的补充措施之前，对目前外空的

(埃迪斯)

法律制度进行充分了解和评价是必不可少的。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曾在此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特别提出加拿大代表团提交的范围广泛的文件综述（CD/618）才是公平的。我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份题为“适用于或直接、间接涉及外层空间的主要国际协定”（CD/OS/WF.7），对此进程作出了贡献。鉴于我们的这一文件受到好评，我们现在已决定将它作为会议文件，CD/637，提出。

委员会对现有协定的审查清楚地表明关于外空问题已有了许多多边和双边的国际法和惯例。确实有人很有道理地指出，目前没有形成永久居住地区的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比地面更为庞杂。例如，禁止在空间和从空中对地面使用核武器方面就是这样。也禁止在月球和从月球或其他天体进行军事活动。现有协定和惯例至少给予成为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某些卫星以明确的豁免。这些结论在特设委员会中看来是共同的想法，尽管准许的有限时间未能对此议题进行详尽的审查。

委员会对现有提案和未来创设的审查必定是初步的和尝试性的，尽管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审查的有意义的提案。这些提案包括设立外层空间“交通规则”的协定；使现有双边协定，比如对某些特定卫星给予豁免的协定多边化的可能性；对卫星进行国际监测；及控制某些卫星活动内容的可能性。

在讨论中，特别在关于上述后两个问题的讨论中，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与外层空间军备控制附加措施有关的核查不但重要而且十分复杂。这特别适用于具有深远影响的提案。在空间和地球上一样，关于不可核查的一揽子禁止条款的提案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更糟的是，这些提案十分愚蠢而且还具有潜在的危险。我们应该寻求的不是毫不费力的宣传姿态，而是建立在现有法律制度之上的现实和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将对我们大家希望会从双边谈判产生的协议起补充作用。

我们认为，特设委员会已经对其职权范围规定的工作有了一个一般来说是建设性的而且具有合作精神的开端。在有限的时间内，已完成了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盼望在下一期会议上就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裁军会议发现它近年来的讨论越来越不见成效，在讨论过程中，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保护核设施及其相互关系——如果存在任何关系的

(埃迪斯)

话——的众所周知而且已经很不新鲜的意见一再重复提出。在上次夏季会议快结束时，我们在发言中要求对每一组成部分进行系统地分阶段的审查，而不受关于最后形式的先入之见的限制。特别委员会本届会议在澳大利亚巴特勒大使强有力而重实效的主持下，就放射性武器问题采取了非常类似的作法。

在巴特勒大使主持下，为进行具体讨论找到了能够讨论具体措词的基础，而同时又不妨碍各国代表团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立场。各个集团的各国代表团，为了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工作取得进展从而摆脱这一项目已经陷入的无法前进的僵局，已经作出了切实而且受人欢迎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在我们认为对一些国家来说，特别是对21国集团来说是一个真正引起担心的问题，即保护核设施的问题上，联合王国代表团起到了它的作用。根据我们的看法，凡是需特别保护的设施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

放射性武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采取的注重实效的方法已取得有益的成果，明年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下去。如果明年不能保持今年取得的势头，人们将非常怀疑，在裁军会议范围内是否还能就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或几项协议。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局。

关于有关的议题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我们过去积极参加了这一问题的讨论，派专家参加了1976年和1977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并在联大带头提出了第32/84 B号和33/66 A号决议。我们仍然认为，如果发明并部署了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将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态发展。然而现在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即将出现。在没有此类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考虑就这种未定之天的新武器达成协议是毫无意义的。本会议按照联大的要求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定期审查，在目前已足够了。

今年在杰出而具有献身精神的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主持下重新开始了起草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来自各集团的各国代表团毫无疑义意识到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日的重大意义，因此进行了紧张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努力，以便就案文的重大悬而未决部分达成协议。在一些方面已经达成协议，其余的方面则至少做到使重大问题认识得更加清楚。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计划把第四十一届大会作为提交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最后期限。

(埃迪斯)

我们裁军会议上的发言人以引用文学上的比喻结束发言的作法是很普遍的。这一次我无意步他人之后尘。但在我发言结束时，我想同各国代表团一起看一看大约100年以前，即1899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早期裁军会议的描绘。

那次裁军会议的情况与我们这里进行的工作具有极其相似之处。例如，当时有一项冻结军舰或无畏战舰的数目，我认为人们可把它比作当时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提案是英国发起，英国当时在这类武器方面占优势地位，但却遭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

当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有新的发展，这引起人们的深刻关注。这就是将低层空间用于军事目的——从热气球发射自动推进器或爆炸物。这里我从巴巴拉·塔奇曼的《骄傲的塔》一书中援引一段：

“有一些事情，几乎无人试验过，但大家都愿意禁止它，特别是俄国人，对他们来说，增加新的战争方面的前暑简直是不能忍受的。作为俄国的代表，济林斯基上校几乎是以哀悲的声调指出，俄国政府认为，现在使用的伤害敌人的各种手段已经足够了。关于空中战争，大多数代表愿意达成协议并就永久性的禁止进行了表决。会议庆贺此举成功。然而突然在第二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克罗泽上尉在与另一位美国代表马汉上尉磋商之后，又进行了一番认真思考，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代表们是在建议永远禁止一种他们没有使用过的武器。新的研制和发明可能很快使飞艇能够由人驾驶，在发动机力量的驱使下飞至战场上空，在关键时候参战并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最终减少人们的牺牲并缩短冲突。禁止此种研制难道会符合人道主义利益吗？克罗泽上尉提议禁止期为五年而不是永远禁止，五年之后他们将会更好地了解飞艇的性能。这给代表们以很深的印象他们一致同意。”

主席先生，在我们这个会议上，代表们从自己的能言善辩来说服其他人相信自己的观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以上的叙述至少可以帮助正确理解我们这里进行的工作，并提醒我们，别人在我们之前已经尽力解决过性质并非完全不同的问题。

(主席，巴特勒)

主席：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讲话。

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同时也以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已作为第CD/635号文件在今天散发。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很荣幸能向本会议全体会议介绍第CD/635号文件，即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是该委员会在上周末同意并通过的。我认为，我不必宣读或指导本会议详细阅读此报告了。我相信并希望它本身已说得简单明了。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刚才提到合作精神是我们委员会今年工作的特点，我只能表示坚决赞成那些话。我认为，该委员会真的下定决心在今年进行建设性的实际工作并为今后取得更大的进展奠定基础。我确实认为这种合作和这种决心的成果现在已表现在第CD/635号文件中。

我认为提起大家对该文件第10段的注意是很重要的。此段落除其他事情外指出，委员会认为应在明年届会、即1986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并应将现在这份报告的附件当作进一步工作的基础。该附件的确多少表明了今年实际取得的进展。我明确希望这项建议将被接受，我们将在明年本会议开始时就开始我们的工作，而且这份报告的附件的确能成为工作的基础。据我了解，今天不要求本会议通过这份报告。按照惯例，报告将由代表团研究和审议，当然，我们交托给你们，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份报告很可能要在下星期初提请通过。

在这方面，我的确要请本会议允许我对CD/635的案文提一点修正的建议。这并非实质性的修正：它只是提供参考文件，是本会议各代表团磋商过的问题并已取得一致意见。它在这份案文中已完全省略，应出现在英文本附件第2页上。在第二条(b)的末尾，方括号中提到一个附件，一个登记项目，现建议加上这些字：“在这方面，CD/RW/WP.67载有主席对有关第二条(b)附件组成部分草案的建议”。把这一点作为脚注写入，定将引起人们对报告第6段开列的最后一个文件的注意。如我所说，这是一项业已商定的建议。它的唯一目的是提供有关的参考文件。

(巴特勒，主席，巴特勒)

在介绍这份报告方面，我没什么更多的话要讲了，除了对本会议全体成员国在这项工作中给予主席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对今年我们在特设委员会所作的一切工作中所特有的热情和友好关系，我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

主席：感谢澳大利亚代表、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还有代表团要求就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发表意见吗？看来没有了。

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团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这次请允许我以澳大利亚代表的身份就另一个议题发言。

我想对尊敬的新西兰代表布雷特·莱因汉先生今天上午在我们两国代表团联合提出《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文本及有关地图和议定书时的发言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七、八天前，我向本会议汇报关于南太平洋论坛决定赞同这一条约时，我的印象是本会议对其条款和有关议定书确实很感兴趣。我们能够将此作为本会议的文件提出，对我国代表团是莫大的愉快，而且今天上午已表明，对新西兰代表团也是莫大的愉快。我们希望并相信，人们将有兴趣对它进行研究。

我还想简单谈一谈核禁试问题。今天上午听到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愿将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对新闻机构塔斯社就此主题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给予的答复作为本会议文件散发，我非常感激。我在上星期四关于核禁试问题的发言中，实际上读了戈尔巴乔夫先生对塔斯社的两段答复，已列入记录。我那时有幸已收到一份英文答复。我真诚地相信，我读的引文是准确的，但是我当然要读全文，因为由苏联代表团作为本会议文件散发的是核准文本。

今天上午我还很有兴趣地听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讲话，感到某种压抑。我不想继续这种交换意见，因为，正如我上星期四指出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歪曲提交本会议的建议的性质，这种作法不值当。今天上午，罗泽大使一再把西方关于核禁试的提案当作仅供讨论。这些歪曲，不是事实。我认为，如果这种歪曲能够停止的话，对我们大家都会有益。我们的提案明确要求对条约

(巴特勒, 主席)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以期就条约文本进行谈判。这是白纸上黑字一清二楚的, 而且清楚地写在那里已经两年了。直截了当地歪曲我们的要求是不会有好处的。

主席: 我今天的名单上已没有别人要发言了。 还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吗?

由于我们已临近本届会议结束之期, 我必须尽量利用时间。 因此, 我建议, 从今天起直到本届会议结束, 我们准时在上午 10 时开始全体会议。 就目前情况看, 许多代表团希望在全会上发表意见, 并且, 你们从最近两份发言者名单上可以看到, 重要的是我们应提早开始, 以便我们也能集中讨论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会议同意在本届会议结束前, 全体会议都在上午 10 时开始。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我愿将有关本周会议时间的安排通知会议。 大家知道, 在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 这时间表必须随着我们工作的进展而调整。 因此, 有必须作若干变动, 使我们能尽量有效地利用时间。

今天下午, 项目 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主席, 从下午 3 时开始在第 1 会议室举行磋商。 然后, 晚上 8 时, 关于实质性段落的起草小组在六楼秘书处会议室开始, 开始审议第 CD/WP. 194 号工作文件和昨天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修正案。

关于项目的委员会会议, 或有可能是, 磋商将定在星期三下午举行。 如果该委员会结束了工作, 这个时间可供起草小组用来继续起草实质性的段落。

我们最近决定, 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全体会议; 如果这天上午还有时间, 就再开一次起草小组会议。 就项目 6、消极安全保证问题设立的委员会, 可以在星期四下午或星期五上午开会, 这取决于据我了解正在进行的磋商的结果。 星期四的全体会议结束时, 主席将宣布决定。 届时我还将通知本会议, 星期四和星期五我们在起草小组能做什么。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现在休会。

会议于中午12时25分结束。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32
22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三十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22日星期四上午

10点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R .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緬 甸

吴妙丹

加拿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M . 格沃兹德基先生

R . G . 萨瑟兰先生

出席者名单

中 国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夏义善先生
蒋振西先生
张卫东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 巴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A · M · 阿巴斯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D · 费尔斯克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W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 度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马斯巴尔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F · 皮阿杰西先生

G · 阿多尔尼 · 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 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出席者名单

蒙古

L. 巴雅特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A. 斯卡利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M. 斯比希先生
M. 什赖比先生
M. 尔米基先生
A. 贝卢基先生

荷兰

R. J. 范·斯海克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R.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C. V.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鲁

C. 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J.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J. F. 鲁维奥先生

波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雷赫拉克先生

出席者名单

波兰

J.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S. 波普先生

斯里兰卡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P. 斯料里先生

R. 厄克于斯先生

L. E. 温伦先生

E. 博妮尔夫人

H. 伯格伦德先生

A. M. 劳夫人

S. O. 佩特尔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A.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R.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G. V. 安齐费罗夫先生

V. A. 列普林斯基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J. S. 埃迪斯先生

I. P. 查默斯先生

J. F. 戈登先生

K. I. 马林先生

D. A. 斯林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D · 多恩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T · 斯尼契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B · 奥康内尔先生
R · 纳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E · 特尔 · 奥尔斯特先生
O · 加西亚 · 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肖里)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32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 请允许我向瑞典副外交国务秘书皮埃尔·肖里先生阁下表示诚挚的欢迎。今天他来到日内瓦向本会议发表讲话, 我愿感谢他对我们工作表示出的兴趣, 我确信本会议所有成员国都会饶有兴味地聆听他的发言。

会议今天继续审议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组织方面的问题、以及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然而, 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 任何成员如果愿意, 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有瑞典、美利坚合众国、摩洛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巴西和墨西哥的代表。

现在我请瑞典副外交国务秘书肖里先生阁下发言。

肖里先生(瑞典): 谢谢主席先生, 今天我极为满意地在你主持下作这一发言。

两个核大国的战略关系已在全世界各地引起振荡。自70年代后期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恶化, 特别是与核领域中武器和武器系统的技术飞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部署新系统的方法不仅反映了其运载系统的高级性能, 而且还反映了安全概念方面的发展。这样, 技术方面的机会和政治考虑合在一起, 影响到了两个核武器大国之间的关系, 并且影响到了世界一些地区国家的安全。

自70年代缓和结束以来, 那个时代的成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威胁。新阶段的军备扩充取代了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谈判。外交作为安全手段的作用已经减少, 军备谈判已赶不上军备竞赛。

目前核武器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改进运载系统的趋势, 这在几个方面对核军备竞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目前已经有可能减少老式武器的大当量, 代之以新的袖珍型武器, 但又毫不减损摧毁目标的可能性。敌方核力量的核导弹发射井和指挥控制中心现在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些倾向已经成为所有核武器、特别是中程核武器系统的特点。

中程核力量越来越多靠近敌国的领土部署。这种前沿基地部署的一个结果是

(肖里)

大大地提高了部署系统已经很高的准确性。

以前，在核武器国家本身以外部署的核武器库在极大程度上都是短程战术核武器。陆基和海基中程武器以及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带来的增强的打击能力，不仅影响到战略平衡，而且还影响到区域安全。现已部署的中程武器似乎给核武器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区域性选择，同时也成为一群新的核攻击目标。瑞典政府认为这只能使国际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和更加危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特别强调空基和前沿海基核系统。苏联已宣布决定在靠近美国沿岸地区部署载有核武器的潜艇。美国已计划生产上千枚由海上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其中许多载有核弹头，将部署在敌国沿岸的周围。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及其毗邻区很容易受到上述趋势的重大影响。而欧亚大陆周围的所有水域和美国周围的大部分水域将出现同样的事态发展。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瑞典对北欧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形势特别感兴趣。大国已经增加了它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并且已经采取步骤，以便可能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军事势力。在与北欧国家毗邻的地区部署巡航导弹似乎是两大军事联盟计划中的一环。即使这种部署主要不是针对北欧国家，但究竟是新的发展，值得认真观察和考虑。

北欧地区的一个主要政治特征就是北欧国家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和高度的相互信任。北欧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安全政策解决办法，但在促进它们周围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利益是一致的。北欧这种安全格局很久以来就积极有助于维持欧洲北部地区稳定和安宁。芬兰和瑞典的中立政策意味着，在北欧大部分地区两个军事联盟没有发生直接对抗。它们实际上由一个防御良好的中立中间地区隔开。尽管军事大国对这一地区越来越感兴趣，但形势基本上是稳定的。

双方都已表示尊重瑞典的中立政策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这证明了东西双方对保持北欧稳定怀有兴趣。我们自己对这种稳定的贡献就是坚定和一贯的外交政策，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和置身于军事联盟之外的毫不动摇的意图。这是我们国防的基本路线。

(肖里)

瑞典将绝不允许其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在几年中面临外国潜艇入侵其领海之后，瑞典政府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和加强对付这种入侵的军事反击能力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政治和军事措施已经为人们理解。

对于象瑞典这样一个地处两大军事同盟之间的国家，巡航导弹自然要引起关切。巡航导弹飞越中立国的领空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瑞典当然期望其领土完整和中立政策将得到尊重。但是如果我们的领空遭到破坏，我们有权、而且在战争中有义务采取适当的军事反措施。因此数年来，对付巡航导弹的能力已经在我们制定国防计划的时候，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在国际上，寻求限制或甚至禁止远程巡航导弹具有紧迫的重要性，必须在大量生产以前、以及在新的更有效的类型研制出来以前实现这一目标。瑞典已经和芬兰一起敦促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的会谈中将巡航导弹包括在内。

为维护其中立，瑞典花费巨资保持其比较强大的独立防御力量。但国防不是非核国家争取加强其安全的唯一手段，还有其他步骤也能防止核冲突和核扩散，包括建立无核区，如通过《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所建立起来的、或最近在南太平洋宣布的那种无核区。

北欧无核武器区的基本目的是要改善北欧国家的安全。这一区域的国家应当承诺决不在其领土上拥有核武器。核武器国家则应当承诺完全尊重无核武器区域内的国家。我们还认为，主要为了攻击、或可能攻击该区域内设想目标的那些核武器，应当从我们的周围撤出。因此，一项区域安排还必须包括波罗的海非核武器化的承诺。瑞典相信，无核武器区的安排能够使北欧对减少核武器在整个欧洲作用的努力做出贡献。

减少或消除早期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危险，符合所有国家的长期安全利益，不消说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我们认为，瑞典提出的中欧无核武器走廊的建议，正是为这种目的服务的。如果无战术核武器的走廊能够作为两个军事联盟之间协议的结果而实现，它将具有建立信任的特殊价值。这种安排可通过一项中欧均势和相互裁减力量的协议执行。

(肖里)

对于核武器以及军队和常规武器云集的欧洲来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进程以及斯德哥尔摩会议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潜力。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对于欧洲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没有具体的裁军步骤就难以维持由这些措施产生的信任。在有增无已的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情况下，很难同时建立信任。广岛和长崎40年后的今天，核武器试验已经成为时常发生的事情。统计数字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进行了1,500次核武器试验，仅去年就进行了53次。

在全球范围内，停止军备竞赛和限制横向和纵向核武器扩散危险的明显措施就是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将是使军备竞赛在质量方面减速的最重要的步骤。这样的条约能减少战略武器会谈可能达成的武库裁减被新型核武器系统的发展完全抵销的危险，对双边谈判是一种有用的补充。

令人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拟订禁试条约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达成一致。我们绝不应当允许职权范围具体措词方面的意见分歧阻碍这一最紧迫的裁军措施。幸好，科学专家小组已决定继续进行其重要的工作，这是解决拟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一些最后问题的关键。

我提请大家注意1983年为该问题迅速采取行动奠定基础的瑞典条约草案。《不扩散条约》的大多数缔约国下周在日内瓦开会时，肯定会强烈地要求按照《不扩散条约》第6条规定的义务，尽早就未来的《全面禁试条约》取得进展。

在瑞典努力协助制止一切核试验的这种背景下，瑞典政府欢迎苏联宣布暂停所有核试验。我们强烈地希望，暂停将延长到1986年1月1日以后，希望美国和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加入这种暂停。这将符合联合国大会要求《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缔约国立即宣布暂停的呼吁。

瑞典十分重视一项核禁试的核查问题。如果美国邀请他人观察其试验将导致这一领域内核武器国家合作的加强，它将具有积极意义。

瑞典积极支持冻结试验、研制、生产和部署核武器的呼吁。我们认为，鉴于两个军事联盟之间的大体均势，这一措施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的安全。我们认为冻结是实现核裁军的第一步。

(肖里)

瑞典政府希望，尽管迄今为止进展不能令人鼓舞，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举行的双边谈判能够导致实质性的结果。定于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高级会晤有可能为双边谈判带来某些新的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削减和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不仅仅是核武器国家的问题，也关系到所有其他国家。

我们的文明属于所有国家，属于各国人民，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我们的共同未来仅仅掌握在一、两个或五个核武器国家手中是不能接受的。核军备竞赛现在已经达到了使人类生存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这种对生死存亡的威胁是核军备竞赛的本质，不允许任何国家消极地等待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取得进展。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都有权利和责任采取措施，促进裁军。

这就是由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和瑞典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月通过的《德里宣言》的信息。《德里宣言》要求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试验、生产和部署。它特别强调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以及要求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威胁使停止军备竞赛的努力更加困难。这些新趋势的后果，目前还很难充分评价。但是，对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有可能并且已经在短期内严重地威胁到发挥稳定作用的空间物体职能。

试图发展一种对付洲际弹道导弹的无懈可击的防御系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我们慢慢地清楚了。即使空间防御系统的问题迄今只是处于研究阶段，但投于这一计划的巨大财力、科学和人力资源迟早必然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动力。现在我们不能探之未来，但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军事对抗和紧张局势带入外空只能为似乎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带来新的危险的升级。外层空间应当保留给和平用途和和平合作。

任何有可能威胁到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危险，都会造成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应当加以避免，而在军备制度和裁军领域内争取较好、较稳定的安排。

苏联和美国的双边谈判特别宣布了打算涉及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

但是显而易见，一项有意义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全面协议不可能仅在双边范围内达成。如果所有具有反卫星能力的国家没有加入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条

(肖里)

约,那么许多重要的卫星就会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它还会使苏联和美国的卫星容易受到第三国反卫星武器的攻击。因此,采取多边办法解决反卫星武器问题将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也就是说,决定设立一个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特设委员会是会议最近一项最积极的发展。

裁军谈判会议已采取重要步骤禁止化学武器,应当保持和加速这种努力。化学武器谈判的成功结果将会给我们带来一项彻底的、可核查的裁军条约。它将是自动条约的首创。这样,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将会超越一切障碍,显示出有可能消除现存的整个一类武器,并且禁止未来的所有这种武器。它还将显示:用更重要的可核查的协议禁止所有核武器,在法律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

瑞典欢迎今年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中所做的工作。对于一个拥有核能或正在制定其核能计划的国家来说,禁止攻击核设施、造成放射性物质的施放和散播,是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出于这一原因,瑞典代表团去年提交了一份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条约条款草案。

攻击核设施具有明显的可能,引起真正的安全关切。例如,攻击一个核反应堆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和致人以残的放射,其长期影响可能超过一颗中档量核武器爆炸的放射影响。任何已经研究或计划研究核能的国家都不会无视这一点。因此瑞典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正如今年的工作已清楚地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代表团现在认识到禁止攻击核设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值得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以对待。

瑞典还欢迎这一建设性的和有益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强调为未来的谈判拟订文字基础,有助于在放射性武器领域中缔结一项或多项协议。

发展战略防御系统的意图反映了迄今为止作用主宰、指导核武器国家战略的威慑理论的缺陷。

核威慑的确是安全的一种脆弱和危险的基础。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孕育了军备竞赛。而且核威慑政策还破坏了安全和国际关系的稳定。

将安全建筑在全球自我毁灭威胁的基础上,既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在道德上或政治上也无法令人接受。共同安全的概念显示了另外一种途径,即把安全建筑在承认相互利益和相互关切的基础上。

(肖里，主席，洛维茨)

最后，让我提出一个我国政府认为应当尽早解决的问题。很多一心志立于裁军事业的国家，很久以来就表示愿意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瑞典认为，不仅表示出兴趣、而且在裁军事务中表现胜任工作的这些国家，完全有理由希望能够本着积极的精神考虑这一问题，并毫不迟延地给予解决。

加强这一非常重要的多边机构也会加强我们制止继续发展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军备竞赛的共同努力。本会议有义务，并且有潜力为一个没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全人类享有持久和平和安全的世界奠定基础。谁阻止本会议实行这一任务就要承担严重的责任。

主席：感谢瑞典副外交国务秘书的重要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为此我个人表示感激。

现在我请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属于1985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全体会议安排已近结束，我认为，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在今年所涉一些问题方面的工作现状是有益的。

总的来说，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的工作比1984年较有成效。尽管程度不高，但在极为紧迫的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这一紧迫问题上，很多代表团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和灵活态度，使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本会议处理的所有问题中，该问题肯定最容易得到解决。本会议还成功地就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并且在此之前生气勃勃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预备性的讨论。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继续就提交一份1984年技术试验全面报告做出了专业性的努力。放射性武器委员会把工作向前推进，综合裁军方案委员会的努力则接近完成。

(洛维茨先生)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本会议并不很顺利。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没有能重新设立一个委员会进行有关核禁试问题的实际工作。尽管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会议也未能订出适当的方法，以审查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问题。某些成员国的立场妨碍了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设立，直坚持到太晚，使委员会一无所成。我国代表团认为，可笑的是，许多希望就所有其他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尽管事实表明谈判时机还未成熟的那些代表团，这次却争论说，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就最好不要成立一个委员会。

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报告的编写再一次成为一项困难的进程。这一过程为我们的工作投下很大的阴影，却带来很小的希望。它无助于本会议内的合作精神，也无助于使别人相信我们正在从事认真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方面浪费的时间本来可以更好地利用。我们准备在1986年会议初期就这方面提出建议。

最后，尽管进行了两年的协商，会议一而再再而三的未能确定扩大成员国的问題。

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应当就委员会的报告向尊敬的化学武器委员会的主席图尔班斯基大使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高兴的注意到这份报告内容全面将会成为未来《化学武器公约》工作的基础。我们认为，这份文件在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反应了谈判的现状。哪些地方意见一致，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作了反映，哪些地方缺乏一致，报告也同样作了明确的说明。

还应当赞扬工作小组主席——保加利亚的波普切夫先生、瑞典的邦尼尔女士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埃尔布先生和耐心努力。

在7月23日的发言中，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化学武器谈判中的进展不能令人满意而感到失望。在过去的4周内，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起色并且注意到了一些新的进展。通盘考虑，我们仍然认为谈判的进展速度太慢。遗憾的是，化学武器的继续扩散和使用并没有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大的紧迫感。我国代表团完全愿意尽一切努力，尽早结束谈判，达成一项有效的、可核查的化学武器禁试条约，并且敦促其他代表团和我们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洛维茨先生)

毫无疑问，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必须包括所有化学武器，也包括二元武器。正如我在7月23日的发言中所说到的，美国人民明确地要求禁止而不是制造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争取订出适当的制度，以完成这一目标。该委员会报告确立的新案文草案第6条中，美国和苏联都采取了步骤，朝向拟订一个能有效处理所有类型毒性化学品的体制。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和苏联都已经同意，禁止民用化学工业生产有可能作为剧毒化学武器或二元武器的关键前体的那类化学品。现在我们应当扩大努力，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办法，认明哪类化学品应当属于设想的各种制度。

尽管在很多领域内存有分歧，但是我们希望，在下届会议以前能在准许的活动领域进一步深入工作，积极迅速地澄清和解决分歧。

主席先生，我们还注意到，公布化学武器内容、勾画出一项未来生产设施协议和形式，这两方面都有所进展。但是，委员会尚未就公布储存地点的时间达成一致，也未能研究出一项在有效核查下充许转用于和平目的的制度。

为了使谈判沿着消除生产设施的方向发展，我国代表团在工作中提出了一项有可能帮助我们越过目前关于定义僵局的办法，就是：按照顺序审查不同类型设施，希望这样能在这个长期僵持的领域取得进展。

十分明显，质疑视察是另一个关键领域。用强制性、临时通知的质疑视察的条款补充公约的执行核查条款是一种基本需要。正象我国代表团在过去清楚地表明的，这是一个满足安全关切所需要的核查程度问题，具体措词并不重要。我希望，明年我们能研究出一项相互可接受的构架，解决这个领域的需要，在这基础上推动我们的工作。

关于放射性武器委员会的努力，尽管第二期会议开始的比较晚，但在澳大利亚的巴特勒大使的指导下，该委员会在一年内成功地进行了工作，我国代表团向他表示感谢。关于“传统的”放射性武器，或我们所称为“第一轨道”的这个问题，该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了范围和定义，还审议了未来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与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和以其他裁军协议和承诺的关系。但是，委员会没有来得及详细处理核查与遵守问题，当然美国认为这些问题是相当重要的。关于“第二轨道”，

(洛维茨先生)

即核设施是否需要较多法律保护的问题，巴特勒大使以一种参加这一工作的所有代表团都能接受的方式，从概念上对归属这类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审议。因此本会议为各国政府审议这些棘手复杂的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见解。

关于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我国代表团对于未能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而感到遗憾，因为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但同时，我反对有人暗示要根据一国对本会议某一特设委员会组成的立场来判断这个国家对于在核时代防止战争的诚意。美国的大部分外交和防御政策正是要防止所有战争，而同时设法确保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友邦盟国的自由独立。我无需在这个机构内谈得太具体详细，但让我重述防止核战争的措施是从防止意外触发核武器的技术起，直至《联合国宪章》为止，都包括在内的。

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会议上，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埃及代表阿法拉尔及大使在委员会开始按照工作安排、根据其职权范围探索问题时，有力地指导了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我们感到极为遗憾的是，尽管主席和秘书处做了不懈的努力，委员会在制订其报告时却纠缠不休。这当然对未来不是一种好的预兆。考虑到我们的努力对于美国和苏联的双边谈判具有的补充性质，我国代表团将在休会期间认真审议外层空间的所有问题。

对于《综合裁军方案》，今年我们更接近达成这样一项方案，有时并能够拟出文件的商定案文。我国代表团赞赏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为一系列未解决问题寻找共同立场的努力。我国代表团现时不能同意案文的每一条款，但期待着明年重新恢复积极谈判时能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保证，我们将充分合作。

至于对我们的具体工作具有广泛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问题，本会议收到了有关对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的核查和遵守的情报和文件。这是美国极为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想靠军备控制协议而不是单方面的行动来保证其安全，这就需要保证其他国家也遵守自己的承诺。但如果国际社会不鼓励这种做法，对一个国家关于遵守的关切表示出莫不关心或甚至是敌视的态度，那么，那些谋求放弃军备而选择条约承诺的国家还会有什么安全的基础？

(洛维茨, 斯卡利)

国际社会、特别是某一协议的缔约国有责任保证使这种协议得到遵守。在双边协议中,这种责任最突出,因为任何两个缔约国之间的遵守争议都影响到全体缔约国。在双边协议中,非协议缔约国的责任不是来自于条约的条款,而是核时代国际安全性质所产生的后果。许多国家敦促美国和苏联缔结核武器和有关事项的协议,正是因为一场使用这些武器的战争将会影响到所有的人,而不只是条约的缔约国。

当各国主张新的双边协议,并试图使用它们的影响促成这种协议的时候,它们就不理会现有协议所引起的遵守关切。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我们认为,各国不当袖手旁观,而应当努力去寻找解决。

更要紧的是,新协议的制订必须保证它们将得到遵守。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有时听到的说法,即如果核查是缔结一项协议的绊脚石,就应当把它抛在一边不管,而协议则照样缔结不误。十分清楚,这是一条通往无军备控制而不是更好的军备控制的道路,是一条使所有人都更不安全而不是都更安全的道路。

主席先生,最后我想展望一下我们1986年的会议。我国代表团坚信,今年本会议能够进行认真工作,特别是在一项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上。这一协议的缔结将是对裁军结构的一个重大贡献。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即使主要的谈判机构仍将是美国和苏联的双边核武器和太空武器会议,在核武器问题上还是能够做出有益的工作的。但在座的各国代表团应当认识到,裁军的所有努力不都在于核领域,而全部责任也不都在于美国和苏联。

美国希望,所有代表团能够克服今年时常出现的进行论战的情绪,抛弃程序问题上的争吵,决心在有希望达成协议的那些问题上认真进行谈判,而当这种可能全不存在时,则彻底地交换意见,为时机成熟时的谈判扫清道路。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在你被任命为阿根廷代表团团长和1985年的裁军谈判会议最后一个月的会议主席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地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8月份是以其困难而著称的。我们相信,你在来日内瓦以前作为一个卓越外交家所享有的声誉,将能为我们扫除障碍,克服困难。你是阿根廷的儿子,阿根廷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和合作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正与日俱增。我高兴地告诉你,这种

(斯卡利)

关系的性质也反映在我两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长久以来所保持的关系上，我愿告诉你，卡拉萨莱斯大使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一个能干和具有极大聪明才智的同事的印象，我们愿向他重申崇高的敬意，并对他生命的新阶段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尔特-罗索斯大使上个月在担任本会议主席期间一心一意、有效率地主持繁重的任务，表示我们诚挚和热烈的祝贺，并希望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完满的成功。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来向大使告别。在你身边经过11年为裁军而奋斗之后，我要离开这个论坛了，但我向你保证，我将象你一样继续进行战斗。

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直到所有国家同意在一个没有对抗、没有恐惧的世界中共处生活为止。裁军是一项赋与我们大家的、并由我们共同承担责任的崇高使命。

在有效国际监督下进行全面彻底裁军，这种需要已经为举世所承认。许多年前这概念成为设立一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基础。但是，必须面对现实，全面和彻底裁军仍旧是一个非常遥远、很难争取到的目标。

这种评价不是泄气悲观的产物，而是根源于对迄今所取得的结果的清醒和客观的分析。不少事实说明我们工作的结果少得可怜。

最说明问题的例子也完全代表了本会议的这种十分令人遗憾的静止状态，就是会议未能订出最起码的裁军文件，甚至是最起码裁军的措施。

本会议未能就议程上的优先目标进行真正的谈判。禁止核试验就是这种情况。这个问题已被讨论了25年，而现在要在这方面拟订一项国际公约，在技术上已经成熟。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也如此。

今天国际社会主要关切对象的防止核战争问题也如此（仅举几个例子而已）。

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议程项目已经在为专门目的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中讨论或审议了。但没有一个委员会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展。更糟糕的是，有时委员会的设立也是困难重重，成立之后则经常成为学术争论的场所，使它们偏离原来的目的。

在每届会议结束的时候——而今年又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一份没有任何重要或实际结果的报告，我们是多么地失望多么沮丧！

(斯卡利)

我们工作没有进展，缘因不仅在于缺乏政治意愿，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本会议的常常证明是不适当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最终还是与我提到的上述因素有关，即：集团之间的紧张对峙、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冷却、世界各地的热点温床、各国之间不信任和缺乏理解、不仅限于超级大国的权利欲、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甚至国内政策的考虑，等等，都是进步的障碍。

绊脚石远远不止于此。我提出它，绝不是为了论战目的，或指责任何具体的国家或集团。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突出强调在我们讨论中不十分明显、但却成为决定我们未来努力的背景，以及妨碍我们取得任何决定性结果的某些因素。

我认为，不管我们的道路上有多少障碍，不论我们受到多少挫折，我们绝不能灰心，绝不可妥协。

争取一个再也不能接受战争的和平、安全、理解、合作的世界的愿望，不仅仅是合理合法的。它对于我们还是一种需要耐心、远见和献身精神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无需说，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状况中，裁军不会放在一个银盘上自动捧给我们。我们必须凭着决心、坚韧、慷慨和让步的精神，甚至不惜作出牺牲才能实现它。

多年来，万国宫的这一会议厅可以说是象一座献给裁军事业的神殿。多年来，我们这群善男信女在这里口如悬河地歌颂着裁军。但是，我们说的都是些无用的祷词，好象裁军诸神已经永远决定无视我们的祈祷和呼吁。

主席先生，几年前四位佛教和尚遥遥万里从亚洲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一次正式会议，但只是作为会议厅边座听众——我差点说教堂的楼厢。身着桔黄色的袈裟他们在漫长的上午会议上从始至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好象在逐字逐句消化我们的话。

使我想到的，听到东方、西方、北方、南方的代表完全赞成裁军的发言，我们的客人一定是不胜惊恐的。他们肯定感到奇怪，既然所有出席会议的国家都表明愿意，决心实现裁军，为什么裁军竟没有成为现实？为什么全世界各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核灾难威胁的恐怖之中？

(斯卡利)

我们绝不能让相信本会议、相信它的使命的各国人民失望。日内瓦城的名字与裁军谈判、寻求和平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不要破坏它这个赋与我们希望的形象。

尽管我们十分失望，但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我们必须尽力保持对话。让我们相信理智最终要得胜。

尽管本会议至今一直辜负了人们对它的希望，但这并没有丝毫减弱它的作用。在它完成其使命之前，它义不容辞地应当在其工作中坚持着坦率的精神，灵活的态度，从目前的形势中汲取经验教训，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以更大的决心和政治意愿完成其任务。

只有所有各方做出共同的协调努力，才能开辟途径为裁军谈判带来新的生机。为了使这一新的生机开花结果，我们必须表现出耐心、现实精神、平和的态度，避免只会破坏我们工作气氛的相互指责。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之所以坚持寻求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秩序，那是因为我们相信，它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事关全人类的生活和生存。

我们都是地球宇宙飞船上的来宾和乘客。让我们警惕，任何错误的飞行动作都会使它成为一颗没有生命的恒星。我们对于本会议所能够取得的成功抱有极大的希望。我们相信，我们与全人类共有的希望不会化为乌有。

最后，我还必须对我所有的同事们说，在我高兴的与各位相处的这年中，我所得收获是很多方面的。我有幸了解各位、亲眼看到你们的专业才能和个人品质。我从你们中得到的友谊对我是最大的安慰是我个人的财富，在我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摩洛哥王国代表的任务中给我以极大的支持。

你们在我为全面彻底裁军这一共同目的服务的活动期间，始终给予我指导和友好的合作，我对此抱以最诚挚的感激。

我还要感谢51国集团中的同事们，我有幸与他们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抱有一致的看法，并在信任和团结的气氛中一道工作。

(斯卡利，主席先生)

我还愿意向秘书长科马蒂那大使、向他的合作者、向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口译人员表示感谢，感激他们一向慷慨提供的宝贵帮助，并向大家说，我钦佩他们为裁军事业每天表示的献身精神。

主席先生，

这就是外交家的生涯：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但有时生活让我们的道路交叉，

肩并肩，

迈开步，

向前看，

多少年，

直到潮流回转。

毫无预告，命运挥手，

你我分道扬镳；

另一扇大门敞开，

路很近，

不多时，

又一生，

直到生命終了。

所以我要说“告别”，但我是按瑞士法语的方式用这个词，其实是“再见”，因为我强烈地希望再有机会见到你们，以保持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友谊纽带。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感谢他关于他本国和我的国家的那些话，这些话无疑反映了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我愿指出，斯卡利大使作为摩洛哥的代表方才向本会议所作的是最后一次发言。实际上，他是裁军会议的老前辈，因为早自1975年以来他就以其著名的才干和外交经验杰出地为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服务。他多次担任裁军委员会会议主席，后来又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他以其特有的能力履行了这些领导职能。我相信，我们对他的离任

(主席，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都抱以惋惜之情，希望他和他的家人一道继续享有一个光辉前程，祝他们未来一切如愿。我们将思念斯卡利大使，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迟早他将代表他的宝贵忠告回到裁军谈判领域中来。

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今天苏联代表团愿意提请各位再次注意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我想谁都不会怀疑这一问题在会议的本届会议上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这是一个中心问题，今年几乎在每次全体会议上，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代表团表明了对我们时代这一紧迫问题的态度。如果算一算即将结束的本届会议的成绩，毫无疑问，我们就必须提出：在埃及代表阿法拉尔吉大使领导下就议程项目 5 设立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这一附属机构。我们愿对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其主席表示感谢，他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讨论的进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苏联代表团就该问题总的方面和具体方面表明了其态度。我们在本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和特设委员会上都表明了态度。会议的参加者们都了解苏联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以条约草案形式出现的具体建议。许多代表团就苏联的建议发表了意见和评论，我们认为其中一些有助于本会议这一关键领域工作的进展。

今天，苏联代表团发言是要告诉本会议苏联政府几天前提出的新的重要建议。

苏联建议将“在非军事化条件下和平探索外层空间国际合作”这一问题列入联合国第 40 届大会的议程，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具体的决议草案。根据苏联代表团的请求，其案文和提出的建议将做为裁军谈判会议的第 CD/639 号文件散发。

我们国家提出这一倡议是从人类今天面临一种选择这一方面出发的：外层空间要么将为改善地球上居民的生活条件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要么成为他们新的致命危险的来源。我们相信，唯一理智的选择只能、也必须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将其用于和平活动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简而言之，我们新倡议的实质就在于提出一项具体的、向前看的、将各国和平利用太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方案。我们这样做是相信，只有外空非军事化，只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有各国放弃发展(包括研究、试验和部署进攻性的太空武器。这一领域的大规模国际合作才能成为现实。

我们认为,特别能够在下列领域中进行探索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 对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进行基础研究,为此目的发射星际之间的宇宙飞船;
- 将太空研究、试验和使用技术的结果特别应用于生物、医药、材料科学、气象预报、气候和环境研究、全球卫星通讯系统、地球遥测等领域,以便将获得的数据用于地质、农业、海洋探索、寻找和抢救海空事故受难者;
- 研究和利用空间技术,包括大型轨道科学站和各种类型的有人驾驶的航天器。

利用太空的长期计划有可能包括下列内容:将各种类型的太空符合体与国家天体经济结合起来,以这种方式实现近空间工业化;在超真空和无重力状态下设置轨道工厂,生产制造新型材料和工业制品。

自然,各国进行这种活动都应当尊重和遵守旨在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的现有条约,并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基础,特别包括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仅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平等、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事务;真诚合作、相互援助、并照顾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为促进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并且考虑到一系列国家表明建立的这种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的愿望,苏联认为,能够在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条件下,为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建立一个世界太空组织。

苏联的看法是,该组织将在互利的基础上保证所有国家不受歧视的获得研究和和平利用太空的科学技术发展结果。它可以承担动员各种力量和资源,进行外层空间研究和利用太空技术的国际项目。该组织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将是为基础力量或物质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全面的援助,帮助他们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并按照他们的需要,在不干涉他们主权的情况下,将这种活动的实际结果用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建议的世界组织可以承担国际范围内其他国际组组在太空领域活动的协调作用。

(伊斯拉耶利安, 德·索萨·埃·西尔瓦)

我们认为, 这种组织能够促进遵守已经缔结和将要缔结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协议的必要核查实施。 我们认为, 一个国际组织的这种职能将符合所有国家一再表达的愿望。

关于实际问题, 苏联建议不晚于1987年召开一次特别由具有主要空间的能力国家参加的代表性国际会议, 以便审议在外层空间非军事化条件下进行外层空间和平探索国际合作的问题, 以期就这种合作的大方针和原则达成协议。 这次会议还将审议建立一个国际太空组织、进行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的问题。 这个组织可以在达成有效保证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协议之后正式建立。

苏联的新建议再次证明, 我国本着友善的精神, 意识到对人类命运的责任, 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履行这一真正的历史任务。 我们相信, 全世界各国将对苏联的新倡议给予极大的重视。 我们深信, 除了各国在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条件下进行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合作之外, 别无其他选择。

苏联建议的不是“星球大战”, 而是我们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可以参加的“星球和平”计划。 每一个国家将为这一崇高的计划作出自己的贡献, 并将从中得到好处。

苏联的新倡议符合国际社会、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它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针对任何人的。 它的实施首先需要全面的国际方针, 要抛弃固定的模式, 抛弃迅速谋求好处和单方面利益的想法。 重要的是, 和平探索太空领域所取得的积极经验, 不应当为这一领域的军事对抗一笔勾销。

德·索萨·埃·西尔瓦先生(巴西):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正式欢迎你作为阿根廷的先任代表和我们的主席。 贵国对巴西的重要性是手屈一指的。 我们的和平、友好和卓有成效的合作受到历代巴西人民和政府的珍惜。 先生, 你本人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新来者, 但你的表现却象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 请接受我最热烈的祝贺。 先生, 你若允许, 我想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向阿尔特-罗伊斯大使表示钦佩, 他在与我们共事的时间里为我们的努力作出了贡献。 我还愿意正式地表示, 我国和我国政府高兴和满意地接受阿尔特-罗伊斯大使作为阿尔及利亚新任驻巴西大使。

(德·索萨·埃·西尔瓦)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了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理查德—巴特勒大使和新西兰副代表林海姆先生关于一项南太平洋论坛国家打算在南太平洋建立无核区条约的开放签署发言。

只有在仔细研究该条约的内容之后，我们才能就这一重要的发展作实质性或详细的评论。

但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南太平洋论坛国家的努力和实现消除核武器目标的决心。在我们仍然等待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采取任何严肃的裁军措施的时候，非核武器国家在裁军领域中再次率先采取了一项具体步骤。

因此，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南太平洋无核区缔约国禁止在其领土内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的承诺。就这一问题，我想针对本会议内最近的一些发言简要地讲几句，这些发言似乎都直接涉及到本月内将要召开的另一个国际会议。

在座的大多数代表团参加了挪威政府组织的地震检测工作会议，我们都十分感激挪威政府。我们有机会参观了一个在安装和操作管理方面与一个超级大国进行合作的地震台站。在这次参观中，有资格的地震专家们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禁试条约的谈判在核查方面不存在重要的问题。最近我们还从国际新闻中看到声明，即一个超级大国认为核武器试验对于其国防安全是必要的，而另一个超级大国最近进行了大量试验之后才建议暂停的。

本会议在过去几周内作了不少发言，就根据议程项目 I 核禁试附属机构所建议的职权范围进行了辩论。我国代表团认为，正是那些借口核试验是其安全所需要、硬要坚持试验核武器的那些人阻挠了本会议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进行的工作。公开表明打算继续进行试验是与制止这种试验的严肃工作南辕北辙的。

现在我想谈一下总的无核武器区问题。

众所周知，巴西积极促进和支持第一项、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项在一个世界人口居住区，即拉丁美洲，明确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议的达成。巴西充分参加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谈判。我们已经签署并且批准了这一条约。我们保证严格遵守这一条约，务求使其生效的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我们之遵守这一条约的宗旨和条款，是从来没有令人怀疑过的。

(德·索萨·埃·西尔瓦)

巴西认为，只有在不仅是本地区内的国家、而且特别是核武器国家都尊重这种区域的条件下，这种区域才可能成为制止核武器在横向、纵向和地理方面扩散的有用工具。

我谈到地理扩散，是因为我们应当牢记近年来核武器国家带有可怕预兆的做法，他们把原子武库越来越多地扩散到其盟国和一些朋友的领土上，并且扩散到太空、国际水域、领海和全世界。追求和实施这种做法完全不顾有关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是在这些国家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些武库的地理扩散，加上超级大国正在研究的外层空间防御计划有可能表明，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可能是由代理人使用，或且无论如何是从超级大国本身领土以外位置方便的基地上发射。因此，在世界任何地区打一场战区核武器战的想法都是可能的，而不再仅仅限于现在充满这种武器、而且至今为止被认为是唯一可以设想其使用的那一地区。

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无核武器区能够对核武库的地理扩散进行某种程度的遏制。绝对必要的是，所有国家，核武器或无核武器国家，都要一道努力，按照人们的愿望实现这种区的有效性，无论他们是已经建立，还是象南太平洋一样，正在建立过程之中。因此，核武器国家遵守这种区的目标，是这些地区不扩散价值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因此，我欢迎今天早上尊敬的瑞典副外交国务秘书P·肖理先生的发言。肖理先生在谈到旨在改善北欧国家安全的北欧无核武器区建议的基本目标时，他说，“这一区域的国家应当承诺决不在其领土上拥有核武器。核武器国家则应当承诺完全尊重无核武器区域内的国家”。

关于这一点，巴西一直认为，足够和有效的核查程序是使人们相信协议得到有关各方遵守的关键，从而加强由无核武器区建立起来的制度。我们在本会议、联合国大会和最近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第九届会议上都发表了这种意见。

旨在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协议可以通过参巴拉丁美洲的经验而获益。在我们大陆上，无法真正地肯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否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地区引进了核武器。鉴于日益增长的地理扩散和核武器国家对于其武器地点的政策，加之缺

(德·索萨·埃·西尔瓦，主席，加西亚·洛夫莱斯)

乏核查程序，无法保证其遵守对《条约》附加《议定书》的承诺，这种状况仍在继续。在这方面，我愿引证尊敬的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今天早晨就该问题所做的非常确切的讲话：“如果一个国家想靠军备控制协议而不是单方面的行动来保证其安全，这就需要其他国家也保证遵守自己的承诺。”

无法核查的、单方面的、笼统的守约声明不足以产生信任，不足以促进裁军和安全领域中任何条约的目标。正如核武器国家自己常常承认的，单方面的遵守声明就等于自我核查。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指出：“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这种区域的进程应当受到鼓励，以实现在全世界完全消除核武器的最终目标”。这清楚地表明，无核武器区的思想应当有助于通过具体的核裁军措施，决不能将这种区域的建立解释为纵容区域以外的任何国家拥有核武器，或使其实际合法化。

我相信，南太平洋论坛国家的努力是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关于他对我们两国关系的评论，我只能说，这真是体现了兄弟之邦的情谊。

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加西亚·洛夫莱斯大使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发言，以便介绍今天已经作为第CD/634号文件散发的委员会的报告。

加西亚·洛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今天我有幸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1985年的工作报告。第CD/634号文件重载了这一报告，报告有3页，另有一份33页的附件，其中载有联大作出适当修改后可能通过的《方案》草案。

由于《方案》案文本本身能够清楚地说明问题，我只就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做一些评价。

首先我提醒人们注意，该委员会是本会议各机构中最勤奋的一个，它召开了25次会议，我相信本会议今年没有任何附属机构能超过这一数字。还应当提到，它建议了9个接触小组协助它工作，每个小组由委员会成员选出一名协调员负责工作。

(加西亚·洛夫莱斯)

比较一下成为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基础的CD/415号文件的内容和我刚刚提到的附件内容就可以看到，取得的进展是很小的，只协调了一些代表团之间关于“原则”一章中第21、22、23段，以及第五章“执行的措施和阶段”中C节第一段方面的意见分歧。关于同一章E节的第二段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这一段中加上“按照适当情况”这一词之后一些对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持保留意见的代表团撤消了保留。同一节的第四段载有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内容，现在唯一持有保留意见的代表团正在等待其政府的决定，允许它撤消它的保留。由于这个原因，“在接到指示以前”这句话应当加入附件的脚注（也就是说，英文的脚注是：“一个代表团在接到指示之前对这一内容持保留立场”）。).

最后——这实在可以说是：“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应当指出，关于上述章节第四段(b)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的一般内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这些可以说问题已得到完全解决的例子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由于努力的结果，有可能取得进展，较明确地澄清各种立场的分歧点。但是，现在很清楚，在春季会议上，我提出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完成《综合裁军方案》的拟订，以便在联合国40周年之际提交联大的设想，我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因此有必要采纳委员会报告第9段所建议的方向，在1986年初由特设委员会重新工作，履行它的职权，以便根据联大1983年12月20日第38/183 K号决议中和1984年12月17日第39/148号I决议的明确要求，让本会议能够向下一届，也就是说第四十一届联大提交一份完整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我要以表示感激来结束这一简短的发言。我感谢口译人员，他们几次碰到会议超过规定时间都积极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还要感激秘书处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在台前人员中，我特别感激埃达·利文小姐，她在此委员会5年前作为工作小组开始其工作时，就担任委员会的秘书，以值得称道的能力、博识和公正态度履行了职责。

先生，我上面的发言是要介绍特设委员会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报告。如你所知，我有幸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现在作为墨西哥代表讲话，我愿强调我们对很久以来就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和前身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尊敬的摩洛哥代表今天宣

(加西亚·洛夫莱斯, 主席)

布离任, 深表惋惜。从他刚才对我们说的那番话中, 我可以感到一些安慰, 就是听到他说: “11年来我在你身旁为裁军奋斗, 现我即将离开战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将象你一样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当中了解他的人都相信他的确会战斗下去。就我本人而言, 我也认识到, 只有坚决地通过共同斗争, 我们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主席: 感谢《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今天的发言者已到此结束。还有那个代表团愿意发言吗?

在我的请求下, 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由今天到8月27号星期二之间的会议时间表。正如在以前几次会议上所说, 时间表只是初步的, 可以对之作必要的修改。由于我们接近会议的尾声, 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 上星期四散发的关于本周的日程表需要作某些调整。我们已将我们认为今天全体会议之后到下周三之间的必要会议列入了日程表。再以后的活动计划, 则还没有安排, 因为今天很难判断我们的工作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关于结束日期的问题, 我必须对你们十分坦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我认为我们应当设想结束日期是8月30日。老实说, 我看不出我们能提前结束。秘书处通知我, 本会议一旦通过所有案文, 按照每年惯例, 会议至少要用一天半的时间处理报告的最后草案, 以便在最后的全体会议上通过所有语种的报告。我们最近完成了对报告草案的一读, 起草小组仅碰过两次头。我们必须还要有一次二读, 特别是重读起草小组必须首先商定的那些实质性段落。此外, 还有两个特设委员会没有完成其工作。过几天我们还要通过这两个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当然, 可能有必要按照我们未来几天中取得的进展来调整时间表。关于8月27号星期二早晨以后召开哪些会议, 我将通知你们。一俟我能评价本会议的进展, 我就会这样做。但我必须指出, 如果成员国希望提交联大的报告中反映出他们的意见, 关于议程上实质性问题的发言必须至迟在8月2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做出。否则, 我们就不能如希望结束会议。如无反对意见, 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主席：根据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请求，我宣布，21 国集团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在 C-108 号房间开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8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点召开。全体休会。

会议中午 12 点 20 分结束。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33
27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三十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27日星期二上午

10点 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A·坎波拉先生

R·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G·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劳先生

J·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雷梅克尔斯先生

PH·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西

C·A·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P·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妙丹

吴拉敏

加拿大

J·A·比斯利先生

A·德斯普雷先生

E·莫里斯先生

R·G·萨瑟兰先生

出席者名单

中国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古巴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埃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A · N · 阿巴斯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J · 热塞尔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A · 布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F · 埃尔伯先生

W · 格尔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印度

M · 杜贝先生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马斯巴尔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塔莱先生

意大利

F · 皮阿杰西先生

G ·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宫本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里瓦先生

出席者名单

蒙古

L. 巴雅特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贡高尔先生

摩洛哥

O. 希拉莱先生

荷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Z.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J.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雷赫拉克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A. 卡尔科什卡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V. 法乌尔先生
S. 波普先生

斯里兰卡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出席者名单

瑞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L · E · 温伦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L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A · N · 卡希林先生

M · J · 科克耶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D · 多恩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M · 温斯顿小姐

B · 奥康内尔先生

R · 纳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E · 特尔 · 奥尔斯特先生

O · 加西亚 · 加西亚先生

M · 劳斯切夫人

出席者名单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D · 丘拉菲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阿赫迈德)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33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 在会议继续审议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 组织机构问题; 和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但是, 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 任何成员可以提出与本次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根据这个星期的日程安排, 本会议在这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应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以便继续审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在这方面, 我得知审议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的工作小组遇到了严重困难, 这样我们就不能够获得一致同意的议程项目3的案文, 并且不能够举行正式会议。如果情况是这样, 我们就应当更细致地研究一下, 看是否有必要推迟会议的结束。由于发言者很多, 因此非正式会议将尽早举行。

我要热烈欢迎裁军事务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参加本会议, 他今天和我们一道工作。

今天的发言者包括巴基斯坦、印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委内瑞拉、墨西哥、埃及、法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发言, 他将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 该报告今天已作为第CD/640号文件散发。阿赫迈德大使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我荣幸地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该报告载于第CD/640号文件。

本委员会是今年8月1日设立的, 由于时间的限制, 我决定用非正式协商的办法来进行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在非正式协商结束后举行了三次会议, 主要讨论这份报告和商定未来工作建议。请允许我做出这种评价: 考虑到很晚才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的种种原因, 该报告的内容可以说是符合人们期望的了。

在结束这一简短的介绍之前, 我要感谢特设委员会各成员的合作与帮助。我还要感谢秘书处和技术人员提供的帮助。

(主席, 杜贝)

主席: 感谢“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介绍该委员会报告的发言。

现在, 我请印度代表杜贝大使发言。

杜贝先生 (印度): 主席先生, 这是我8月份第一次在本会议发言, 因此我想首先欢迎你作为阿根廷代表团团长参加本会议。 作为兄弟的不结盟国家, 印度和阿根廷共同致力于消除核威胁, 以期在为时不太晚的情况下确保人类生存。 在过去几年里, 我们两国代表团在本会议的各个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因此, 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1985年会议最后1个月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你可以得到我国代表团最充分的合作。

你的前任卡拉萨莱斯大使是一位非常亲切和受人尊敬的同事。 我们一贯钦佩他良好的个人品质、出色的外交家才干和他对裁军问题的渊博知识。 能否请你向卡拉萨莱斯大使转达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的良好祝愿和深切致意。

我还想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对阿尔及利亚大使奥尔特——罗伊斯的感谢, 他熟练和忠诚地主持了本会议7月份的审议工作。

主席先生, 这是我在夏季会议的第一次发言, 因此还请允许我正式欢迎我们新的同事, 法国代表J. 热塞尔大使和比利时代表雷梅克尔斯大使。 我向他们保证, 我国代表团在寻求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中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最后一次发言中将专门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这反映了我们对该领域发生的情况极为关注和焦虑不安。 我在1984年的春天花了很多篇幅谈论这一问题, 突出地说明建立外空武器系统的严重和深远影响, 这不仅对超级大国来说是如此, 对于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特别是对于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然后, 我强调了时间在与我们竞赛, 说明如果我们不能果断而迅速地采取行动, 就会意味着永远失去防止外层空间成为核战争战场的机会。 今天, 在发出警告的一年多以后, 我们似乎仍然没有把握, 犹豫不定。 自从《星球大战》计划在1983年3月宣布以来, 本会议举行了3次年度会议。 在这3年中, 一方面在外层空间建立新的和最可怕的武器系统已取得迅速进展; 另一方面,

(杜 贝)

为对付这些武器的严重后果而进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诸东流，而本会议作为负责将国际社会对研制致命性武器的关注转化为裁军措施的唯一机构，现在仍然陷在唇枪舌战之中，一味辩论现有协定有关词句和规定的意义和解释。

毫无疑问，我们感谢我们的同事埃及大使阿法拉尔吉的才智和忍耐力，他极为熟练和忠诚地履行了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尽管他为推动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最大努力，但特设委员会的讨论还是缺乏一致的目的和重点。 因此，委员会报告最后只是强调了该议题的紧迫性，并重申本会议决心做出最大努力以期在 1986 年会议上取得进展。 在认识外空武器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威胁的严重性方面，该报告至少反映了本会议身不由主的集体自我欺骗。这几乎是一种逃避现实——一种正在无情地形成的、迅速地酝酿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外空武器的现实。

正如某些报道所指出的，等到本会议在 1986 年重新恢复其工作时，还不到两年时间，所谓研究就可以过渡到“整个系统的试验和研制”阶段。 人们可以容易地想象到，再过两年，我们将面对另一套好听的说法，即有关这种或那种模式的“试验”，或“实验”，和实地试验的说法。 人们将用各种财力和智力使第二阶段看上去和第一阶段一样毫无害处，直至外空武器系统建立起来。

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一贯立场是，应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外空武器的研制和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 它们要求在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进行谈判，以期达成这方面的一项或多项协定。

这种立场的根据是，它们坚信，计划中的外空武器系统——其中一些已经达到了研制的高级阶段——将使核军备竞赛提高到一个更高并且在质量上完全不同的升级水平，很可能会造成全面军备并将肯定不利于当前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努力。 尊敬的中国代表钱嘉东大使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裁军谈判会议 8 月 15 日的发言中说：“‘星球大战’计划在性质上与增加几枚核弹头和改变一些导弹种类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一个超级大国、即美国煞费苦心地推断防御性武器或“战略防御计划”对于永远消除核威胁是必要的。 它同时还强调，由于另一个超级大国，即苏联，据说正在秘密研究发展这种武器，因此有必要研制这些武器。

(杜贝)

苏联指出，它并没有研制大型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也没有发展这种系统的基础。此外，它声称愿意进行谈判，签订一项禁止它所说的整个一类外空进攻武器的全面协定，并销毁现有的武器。除其他事项以外，该国还宣布单方面停止向外层空间发射反卫星武器，只要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这种暂停就仍然有效。同时，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苏联宣布，面对来自外空的威胁，它将被迫采取行动，以可靠地保证其安全。拿苏联代表的话来说，“选择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我们不得不调整战略平衡”。

对于是否支持或冷淡地对待“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努力，西方军事联盟各成员采取了各不相同并且有时是矛盾的立场。其中一些国家决定暂时不表明立场，而另一些国家则宣布，“研究计划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并且有利于整个西方的安全”。我们有一天在本会议听到一个西方军事联盟国家的尊敬的代表说，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一个长期问题，他表示他的代表团不能对该系统是否有助于稳定作出判断。不管怎样，这一军事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似乎一致反对任何妨碍所谓防御抉择的企图。同时，这些国家的多国公司正忙于做好准备和建立关系，以便赶上浪潮，分享美国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好处，而不顾这种计划对于人类的影响和后果如何。这些政治考虑毕竟不会列入这些公司追求利润的算盘。正如前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先生所说，“星球大战现在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由自由企业的贪婪造成的”。

对于任何反对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第三国来说，姑息“星球大战”武器的研究而同时又假惺惺地认为不会研制出实际武器，显然是一种虚伪。

不结盟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这种矛盾的立场，因为如果它们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那么它们就在抵押它们各国的未来——明确的立场是指继续强调进行谈判、签订一项或多项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协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过去两年中，这一立场始终得到近150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因此，当我们听到尊敬的美国代表在本会议厅的发言时，我们感到非常惊奇。他说：“同样，认为有必要在外空建立一个军备控制制度的说法是有害无益的，并且是骗

(杜贝)

人的”。这句话所包含的指责不仅针对联合国150个会员国的立场，因而也针对国际社会的普遍意愿，而且也是针对美国人民自己，因为根据《洛杉矶时报》1985年1月的一次民意测验，大多数美国人民反对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不理解，怎么能把多达150个会员国真心实意地认为就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进行谈判是该领域的紧迫目标说成是一场唇枪舌战或者企图使人受骗上当呢。正相反，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参加这种努力，因为我们相信，执行载于第39/59号决议的大会建议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极为清楚地表明，就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而言，对我们来说压倒一切的问题不是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某个军事联盟站在一边。在我们热烈支持就新协定发起谈判时，在我们坚决反对现在正在计划建立新的外空武器系统时，我们唯一的考虑是防止在核军备竞赛中引进一个全新的内容。我国首相拉吉夫·甘地在6月的一次电视访问中说：“我们批评‘星球大战’和战略防御计划是就所有人而言，而不光是指美国。如果欧洲人这样做，我们会提出批评，如果苏联这样做，我们也会提出批评，这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如此”。至于谈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是一个裁军问题，将该问题转化为东西方政治问题不过是企图平息对这些武器系统的批评，并转移人们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而已。

过去两三年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关于“星球大战”的整个辩论过程中，几乎没有提到不结盟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这一武器系统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是从东西方安全利益与东西方冲突的角度辩论这一问题的。当然，这典型反映了是大多数北方国家的基本世界观的典型写照，在它们看来，南方国家的考虑与利益无足轻重，因而在制定重大政策决定时不值得加以考虑。在涉及到研制新武器系统时更是如此，不论是核武器还是外层空间武器。这些武器的研制完全无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舆论，导致研制这些武器的原因是核武器国家与它们的盟国整天想着它们的安全利益，以至不顾并在实际上牺牲大多数人的安全和其他利益。

(杜贝)

我们意识到，战略防御拥护者根据“星球大战”计划需要执行的目标正在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目标包括使居民受到完全保护；只保护核武器；放弃核威慑，现在人们承认核威慑是错误的，还有就是使核武器失去作用；通过提供防御性武器以支持核威慑；在当前超级大国的会谈中将外层空间武器作为获得让步的政治手段。在我们看来，不论寻求什么目标，研制或部署外空武器的后果充满了巨大危险。问题不是外空武器是否会使超级大国或他们的盟国一劳永逸地摆脱威慑的束缚或进一步加强威慑。问题是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会对正在进行的核军备竞赛、剑拔弩张的核战争威胁和不结盟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并不认为，空间武器只具有防御性质，同样我们也不认为，现有的核武器是威慑武器。正如我们没有发现在核威慑与打一场核战争的能力之间有什么区别一样，我们也看不出所谓的战略防御会与当前以大规模积累核武库为基础的进攻性战略有何不同。正如核威慑的幻想迄今导致核武器储存进一步升级一样，寻求新的外空武器系统其结果也会导致空间与地面军备竞赛的新阶段。疯狂寻求威慑的幻想使人类面临一场核浩劫已经是够糟的了。再加上对战略防御的探索，使已经复杂的局势如果不是无法控制，也已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反对新的外空武器系统，因为它所依据的安全理论是我们无法赞同的，而且我们认为这种理论是造成核军备竞赛的主要因素。我们反对这些武器的理由与我们反对把核武器用作战争手段的理由是一样的。地球上的核武器已多到足以毁灭地球几次还有余。让我们努力裁减核武器，而不要为了寻求这种危险和错误的目标而增加核武器，以加强威慑或者取得均势或优势。

因此，如果不结盟国家与中立国家认为，关于“星球大战”计划是否可行的辩论不切实际，这不当使任何人感到吃惊。我们明确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不要上当。我们客观的估计是——做出这样一种客观的估价似乎不需要什么研究——，通过设立新的武器系统使国家能够抵御核袭击的所有企图都必将失败，这种企图只会加速进攻性核武器的军备竞赛。问题不是某种武器在技术上可行与否，而是在技术上显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反措施。“星球大战”计划会产生新的作用与反作用

(杜贝)

的连锁反应，其影响不仅对受到保护的国家，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极为严重。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属于这种靠不住或不可信的保护范围之内。

新武器系统的鼓吹者声称，这会促进超级大国之间签订一项军备控制协定。要想通过新武器系统实现军备控制，首先需要超级大国之间有一定程度谅解，而今天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如果确实有这样一种谅解，那么为什么它们都不惜任何力量获取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呢？为什么它们不同意相互裁减现有的核武库呢？不幸的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前的相互不信任会继续下去。实际上，研制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决定与当前的不信任直接有关。“星球大战”本身显然会破坏信任。在“星球大战”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就军备控制或裁军达成协定。我在去年的发言中谈到战略防御方案会导致全面或最终的军备竞赛，从而使裁军无法进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种论点仍然正确，特别是考虑到苏联一位权威人士的讲话，他说进攻性武器能够很容易地覆灭任何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我们面临的局势是，过渡比最后的到达目的地远为严峻。因为过渡本身包含着不信任、不断加速的军备竞赛与不稳定。如果我们决定投入这种过渡，我们生存的机会和获得理想的进攻——防御相混合的庇护机会的确是相当之少。

不论我们怎样看待过渡的第一阶段——不论是研究还是武器研制——毫无疑问的是，只要继续选择研制外空武器，外层空间和地球上新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最近美国和苏联对相互的意图和研制新武器系统的能力提出的指控表明了这一点。这严重阻碍着它们双边谈判的进展。每一方对谈判进展的说法都证实了这一结论。实际上，美国参加双边谈判的一位高级顾问对西方盟国说，“即使它（即美国）在今后四年内不能够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它们也用不着惊慌失措。

作为不结盟国家，我们显然不过分担心威慑理论的消亡或继续，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研制和部署后会出现，我们也不过分担心美国的防御系统会使欧洲的防御脱离美国的防御。这些担心和期望的根据是，核武器是战争武器，因而可以用来保障国家安全。我们坚决反对这一立场，我们认为，核武器绝不能

(杜贝)

用来作为战争武器。 它们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超级大国研制核武库的方式和使用核武器的理论与战略使人们难以区别它们是用以进行威慑还是用来打核战争。 实际上,新的防御系统会有可能大大加强现有核武库的可用性。 这是因为人们不那么担心报复了,也因为研制这些武器会产生普遍的不安和不稳定。 斯坦福大学的 S·D·德雷尔教授是该领域的一位著名专家,他曾经正确地说:“旨在剥夺对手先发制人能力的防御—进攻的混合态势本身很可能——在动机和能力方面——令人不安地感到象先发制人的态势一样。”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全面或部分保证完全不受打击会导致局部核战争,特别在第三代核武器研制出来以后更是如此。

新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有关技术会使拥有这种系统的超级大国有能力从外层空间毫无限制地监视和操纵世界上的事件。 有关超级大国将获得消灭卫星和命中地面上任何目标的万无一失的系统。 它也会获得激光或粒子束武器来消灭这些目标。 这将是一个名副其实地从外空宪兵司令部管制全世界的系统。 这些技术不仅可以用来对付核武器国家的进攻性核导弹,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地面海面 and 空中的任何其他目标。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应当接受这种彻底依赖和可能的彻底奴役吗?

鉴于这些考虑,指望不结盟国家对毫无目的地讨论“研究”和“军事化”的意义和现有协定的有关条文的意义感到满意是不现实的。 对它们来说,它们的安全——事实上是全世界的安全——在于防止这些新武器的研制。 因此,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协商关于禁止研制这种武器的一项或多项协定,这是一项只有防止核战争能相比的重要任务。

有一种外空武器系统、即反卫星系统已经达到了研制的高级阶段。 对于我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来说,卫星是造福于我们人民的和平努力的一部分。 如果有人研制消灭卫星的武器,这就与我们直接有关。 的确,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是,有人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不进行达成禁止这种武器协定的谈判,而是企图区别各种卫星和卫星的各种活动,并且在审议禁止反卫星武器之前,要求核查达到完美无缺。 我们认为,唯一理智的办法是禁止试验、研制和部署各种反卫星武器,并销毁现有的这

(杜贝)

种武器。采取这种办法，就没有任何部分协定的余地。我们也认为，如果在这些武器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前能够采取这样的行动，核查的问题将不难解决。我们认为，核查的程度取决于将要商定和核查的条约。我们也感到，归根结底，核查是一个信任和政治意愿的问题，因而不能只从技术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商定裁军条约之前就得到万无一失的核查制度，那么当前武器系统的性质从一开始就会使大多数裁军努力徒劳无功，并且使世界和平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更糟糕的是，近来有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就是把裁军与核查本末倒置，其用意是想在寻求威慑、均势或优势等幻想的过程中不间断地研制新的武器系统，在禁止反卫星武器系统的条约方面，也存在这种情况。

总之，事情之非是，只要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和它们的盟国有真正的愿望和必要的政治意愿，愿意防止军备竞赛的这种扩展，外空军备竞赛才能够得到防止。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些国家必须立即决定放弃所谓的防御选择，并明确保证就签订这方面的一项或多项协定进行谈判。

现在简单地谈一谈另一个议题，就是核禁试问题。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采取的一个重大单方面步骤，它宣布从八月到今年年底暂停所有核试验爆炸。我们进一步感到鼓舞的是，如果美国也这样做，苏联政府打算将暂停核试验延长到1985年以后。我们希望，不仅美国而且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将和苏联一起暂停核试验，从而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铺平道路，并起到促进作用。

在这方面，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挪威政府今年夏天在奥斯陆组织的地震监测核爆炸的工作会议。我们感谢胡斯利德大使和他的同事S·伦德博先生兢兢业业和有效地安排了对他们美丽国家的这一访问，为大家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既了解一个复杂的地震网，又荣幸地受到挪威殷勤的款待。我国代表团和奥斯陆的专家们一样深信，一旦商定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现有的地震监测网能够解决所有核查问题。

最后，我想向离开裁军谈判会议或正要离开的同事们致意，他们将代表他们的政府去担负其他重要职务，在此，我要提到比利时大使德帕斯阁下、缅甸大使吴貌貌季、意大利大使M·阿莱希和摩洛哥大使阿里·斯卡利。

(杜贝)

因为我自己也很快就要离开日内瓦，将在新德里接受外交部的一个任务，我要向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同事和朋友道别。 我与这独特和颇具声望的国际机构的关系对我个人来说受益匪浅。 裁军谈判会议使我认识到这么多友好和具有杰出能力的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和我们伟大的诗人泰戈尔一样，我感谢上帝，因为他：

“使我认识这么多不相识的人，

使我置身于这么多家庭，

使那些遥远的人与我接近

并使其他人成为我的兄弟。”

在另一方面，我是带着一种沮丧的感情离开的，我相信，你们大家与我有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说没能对裁军进程做出任何具体贡献。 有一点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出了全部努力，我们在事业中非常真诚，充满了善意。 今天，我们都是国际经济和政治气氛日益恶化与国际合作日益衰退的受害者。 我们共同目睹了庄严载于《宪章》的崇高理想在下降和多边主义在受到侵害。 但是和以前一样，我在离开时还是执着地感到乐观，认为各国很快会获得理智，国际合作的形势会发生好的转变。 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不懈地完成我们的任务，记住18世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诗句：

“……有卓识的时刻决定的任务

经过黯淡的时刻可以实现。”

我在本会议第一次发言中谈到，裁军领域的目标、利益、概念和做法与发展领域相似，而我在过去25年中长期从事发展方面的工作。 我当时还说，我感到两个领域的谈判形势同样暗淡。 现在令人悲哀和不安地认识到，1983年的评论同样适用于1985年底的局势；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局势只是越来越糟。

但是我强烈感到，我们有能力，特别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挽救当前的局势，裁军进程失去的时间仍然能够通过以后几年的一致行动补回来。 我们也感到，鉴于当前的政治见解，不可避免地会对行动有所限制。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本会议将来是否有作用感到悲观失望，因为政治见解和倾向可以通过真诚和坦率的对话加以改变。 裁军谈判会议继续为这种对话提供一种真诚的场所，这本身对我们大家

(杜贝，主席)

来说就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我们都应当充分利用这种财富。我甚至可以说，本会议的存在和多年来通过逐渐演变发展的形式足以证明，裁军领域有一种普遍的“谈判可能性”。现在就看我们是否利用这一无限并且同时又经常是脆弱的“可能性”，从而取得一些具体成果——如果不是通过协定的方式，至少应当是向一项协定迈进的明确过程。

关于谈判进程，我想起波德莱尔的著名诗篇“旅程”中的诗句：

“奇特的游戏！

目标老是变位，

不知站在哪里取胜，

但还是四处角逐；

人们不倦地怀着

疯狂的希望竞赛。”

的确，对我们大家来说远为有益的是，应当寻求谈判过程，而不是运用毁灭我们自己的武器去寻求海市蜃楼式的稳定。

裁军作为谈判进程的结果是最近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各国是通过战争使战败者进行裁军的。所有人准备通过谈判心甘情愿地放弃军备标志着二十世纪思想领域的一个伟大成就。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将武力作为这一进程的一个因素，不论多么间接，只会破坏这一进程，这也包括企图通过谈判压倒对手。除其他作用以外，多边进程减少了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可能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大家维护和加强这一多边谈判机构极为重要。我真诚希望本会议所有同事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成功。

主席：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我特别要感谢印度代表在他的国家和当前在民主政府领导下的阿根廷共和国双方承诺，两国保证紧密合作，消除笼罩着人类的核威胁。

(主席, 伊斯拉耶利安)

正如社贝大使刚才所说的,他在本会议完成杰出的工作以后将很快离开他的职位。这位大使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的经历和谈判技巧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有效的贡献。我相信,所有成员都和我一样祝愿他和他的家庭一帆风顺。这位大使将继续他杰出的外交生涯,尽管很遗憾的是,我们在本会议无法再得到他宝贵的帮助。

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裁军谈判会议每年的例行会议即将结束。计算一下本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自从1963年成立以来至本届会议已经是第23届年度会议。本届会议是在不寻常不同的一年举行的,今年是战胜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40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创立40周年。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向并将继续普遍和适当地庆祝所有这些纪念日。那么,在我们今年的工作结束时,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人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国际局势直接影响到各种会议包括裁军会议的工作成果。今年的局势远不是一目了然的,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世界政治积极趋势主要的表现是:苏联和美国决定就核武器与外空武器等一揽子问题举行双边谈判,并且在今年3月开始了这些谈判;6个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新德里召开会议并通过了重要宣言;苏联暂停中程导弹的进一步部署,决定举行最高级会议,特别是苏联与法国的会议和苏联与美国的会议;最后,是苏联单方面宣布从8月6日起暂停核爆炸和其他各种倡议。

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另一个方面,也即消极的趋势,这在世界上也是极为明显的。军备竞赛继续下去,所谓“战略防御计划”,即为“星球大战”作准备的计划正在积极进行,新的、更加危险的武器,特别是二元化学武器和其他武器正在投入军事生产。很自然的是,这两种趋势的对立不能不影响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这是很自然的。

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不懈努力,裁军谈判会议最终开始审议我们时代最紧迫问题之一,这就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我们对设立核问题的特设委员会感到满意,与会各国对此表现的极大兴趣也使我们感到满意。

(伊斯拉耶利安)

特设委员会工作的主要成果应当被认为是普遍认识到把军备竞赛转到外层空间的巨大危险。 绝大多数国家表示担心, 害怕实现所谓“战略防御计划”会对人类的命运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

总的说来, 人们也可以认为禁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是有成果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 今年关于该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质的新阶段。 尽管只是极初步地做到, 但学术讨论和抽象审议已经被实质性地确定和制订禁止化学武器未来公约的个别条款所取代。几乎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 美国当局决定开始生产二元化学武器危及了谈判。 毫无疑问, 本会议是可以在公约草案工作中取得更多具体成果的。 做到这一点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存在。 但是, 在禁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即将结束时, 某个代表团突然改变立场破坏了这一工作。 我们在过去已经不只一次遇到这种情形, 即一个国家不遗余力地声称愿意就禁止化学武器达成公约, 而在本会议刚刚开始取得某些进展时, 它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公约草案却破坏了会谈。 1984年就是这种情况。 1985年, 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而且, 千真万确的是, 就发生在特设委员会工作即将结束的那几天。

尊敬的图尔班斯基大使应当受到赞扬, 他无私地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内争取积极成果。

苏联代表团准备不遗余力, 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协商中和特设委员会1986年1月继续召开的会议上促进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制订。 毫无疑问, 很多方面要取决于我们谈判伙伴的立场。

我们完全可以说, 本会议关于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远为积极多了。 但还是不应当感到满意。 只就未来方案的少数几项重要条款达成了协议, 但如果参加本会议的所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意愿, 我们本可以取得难以估量的成就。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不受袭击的谈判, 进展积极而且认真务实。在这方面本来也是可以取得更大成就的。 但是, 我们又是一年过去而不得不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僵硬、或可以说是顽固的态度。 问题是今后如何把谈判继续下去。 为了使谈判继续下去, 显然需要一些新的办法。

(伊斯拉耶利安)

在本会议的最后阶段才建立所谓“消极安全”的附属机构使该机构的工作无法得到充分开展。但是，在协商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仍然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并愿意积极参与寻求一项能够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

本会议1985年设立5个附属机构和其中4个机构进行了积极和深入细致的工作可以说是本会议的成就。

在另一方面，人们感到极为不满意的是本会议在最重要的议程项目方面毫无作为。我指的是禁止核试验、限制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尽管与会国家对这些问题的有着明显的分歧，我想没有一个代表团能够否认核裁军与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应当最优先考虑。然而，本会议又是一年未能就这些问题进行具体谈判。这种情况发生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感到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核战争的情况下。这里我不准备长篇大论地列举这种情况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的发言和许多其他国家代表团的发言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一问题。关于这种情况的原因，莫过于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就本会议议程项目1、2和3附属机构职权范围作出的决定。

一些代表团谈到“这些任务的长期性”，实际上是为了阻挠认真务实地进行谈判。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势必严重损害本会议的威望。因此，人们在联合国和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国际机构内越来越频繁地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表示不满。不容否认的是，本会议今年又辜负了人们对它寄予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对本会议1985年工作成果的几点意见。

我谈到的世界政治的两个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会议的事态进程。我们在本会议进行了真诚的讨论，用事实、可靠的科学材料和历史事件来支持我们的论点，并努力分析事态发展的原因以及特定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从来没有、将来也不打算为辩论而辩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代表团使用同样的方法。其中一些代表团歪曲事实，有时它们甚至对其他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发表一些侮辱性的言论。我们对此的答复是，我们过去一直、并将继续对反苏的言行给予最坚决和最具有原则性的反驳。

裁军谈判会议年度会议的成果是与个别国家以及所有成员国在裁军领域的活动分不开的。在这里，使苏联代表团感到非常满意的情况是：就苏维埃国家政策而

(伊斯拉耶利安)

言，已经用国际条约、公约或其他文书的形式向本会议提供了苏联关于所有议程项目的具体提案。我要提醒与会者，苏联提出了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草案、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草案、关于禁止在外空和从外空向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关于禁止在外空部署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草案。我们还与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了关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草案以及关于禁止中子核武器的条约草案；并与美利坚合众国一起提出了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的基本条款；以及许多其他工作文件和就本会议正在进行的谈判提出的具体提案。

我特别想谈一谈苏维埃国家在裁军领域的外交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指的是苏联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限制并制止核军备竞赛采取的单方面措施。最近几年来在这个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我首先要回顾一些事实。1982年，苏联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983年，我国正式宣布，只要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不试验或使用反卫星武器，苏联也不试验或使用。我要提醒你们，苏联方面作出的重要单方面暂停今天仍然有效。1985年4月，苏联宣布暂停在欧洲进一步部署中程导弹，最后，它最近宣布单方面暂停所有核爆炸。任何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采取单方面行动，其意义是巨大的。是善良意志的表现，它证明该国为达成协定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采取这种步骤的真诚意愿。如果其他国家支持这些行动，单方面暂停能够成为在国际法律文书中达成一项义务的前奏。不论恶意的批评怎么说，苏联的暂停正在生效，其中一些已经生效了好几年。与苏联在这方面的步骤相称的反应是支持这一暂停；这样反过来又会促进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宣布暂停加强了信任，在这种背景下，就有可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解决核查问题。

我们已经向本会议与会者通知了苏联几天前提出的另一重要倡议，苏联建议将“在非军事化条件下进行和平探索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的问题列入第40届联合国大会议程。该倡议受到的关注证明现在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正是时候，并且非常重要。

(伊斯拉耶利安，主席，图尔班斯基)

裁军谈判会议休会将持续好几个月。 在这一期间，会发生许多重要事件，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各国领导人会举行许多会谈，并且会召开各种国际会议。 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会有新的回合。 最后，在这一期间，还有大会第四十周年届会的召开。 毫无疑问，防止核战争、限制军备竞赛与裁军的问题将在所有这些双边和多边的会议和机构成为突出的问题。 我们非常希望，在所有这些众多的事件过程中，将会采取具体步骤，使我们美丽星球上的生活更加安全，使和平更加稳定和可靠。 我们还希望，各种外交谈判的结果将为本会议来年，即 1986 年的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主席：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

现在，请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他将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今天已作为第 CD/636 号文件散发。 现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 (波兰)：首先让我欢迎你作为阿根廷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你代表的国家与我国波兰一直保持了传统的友好关系并相互合作。 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与你密切合作，而我与你尊敬的前任卡拉萨莱斯大使曾经有幸相互密切合作。 你作为我们的主席在本会议最后的、艰难的月份杰出地履行了你的职责，这一切证明了你的智慧、经验和外交技巧。 同时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阿尔及利亚大使奥尔特—罗伊斯大使熟练地主持了本会议 7 月份的工作。 我还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比利时代表雷梅克尔斯大使，我也愿与他很好地进行合作。 我们始终深感荣幸地看待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参加会议。

今天，令人惋惜的是我要向我们尊敬的同事道别，他们是缅甸大使吴貌貌季、印度大使杜贝、意大利大使拉莱希和摩洛哥大使斯卡利，他们将很快离开我们。 我要感谢他们使我荣幸地享有的友谊与合作，并向他们的未来致以良好的祝愿。 我国代表团将永远铭记他们对本会议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

(图尔班斯基)

今天，我荣幸地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本会议提交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载于第CD/636号文件，并在8月19日由特设委员会通过。首先，让我简单地回顾一下特设委员会活动的基础和范围，然后说明谈判取得的主要成果。

根据本会议1985年2月7日通过的职权范围和载于主席第CD/CW/WP.98号文件的工作计划，特设委员会设立了3个工作小组，其职权范围如下：

工作组A，由保加利亚的P.波普切夫先生任主席，审议未来公约第二和第三条的问题，即范围、定义、不生产和准许活动；

工作组B，由瑞典的E.博尼尔夫人任主席，主要审议第三、第四和第五条及消除储存与生产设施；

工作组C，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F.埃尔伯先生任主席，主要审议第六、第七和第九条，即履约问题。

除此以外，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它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关系问题以及除莠剂的问题在不限成员的协商中得到了审议，协商由印度尼西亚的N.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主持。

工作组和不限成员的协商取得的成果反映在工作组的报告中和不限成员协商主席的报告中。1985年8月12日，特设委员会通过了这些报告，没有进行任何改动。这些报告载于特设委员会报告的附件二。

报告附件一载有工作组和不限成员协商历次逐渐制定的案文，经主席汇编，并在特设委员会通过之前，经各代表团进行了评论、解释和阐述。我认为，少量的括号和注解不会严重影响附件一案文，我们无法避免这些括号和注解，而且它们恰当地反映了各国的意见分歧和立场，有时还有助于指导进一步进行讨论。

因此，附件一是未来公约诸条款的雏型，并恰当地说明当前关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现状。

由于特设委员会1985年会议期间没有审议作为未来公约初步结构的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因此在附件一关于这些条款的总题目下没有附案文。

我相信，正如特设委员会报告所建议的那样，附件一、附件二和本会议现有和未来的文件将成为进一步谈判和拟定公约的有益基础。

(图尔班斯基)

为了执行本会议的建议，在1985年会议结束后继续关于公约的谈判进程，为了保证1985年9月和1986年1月这段时间能更充分地用于进行谈判，特设委员会提出从1986年1月13日到31日重新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将专门讨论有关第四条和第六条的具体问题，包括第二条的有关部分以及有关第九条的具体问题。此外，该会议将采取非正式预备性协商的形式，我打算从1985年9月30日到10月19日在日内瓦进行这样的协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一委会的工作期间在纽约进行这样的协商，并且在特设委员会1月会议的前一星期在日内瓦再次进行这些协商。我希望，所有这些可能性将使各代表团都能参加重新召开会议的准备工作。

特设委员会还建议在1986年会议第二周周末之前重新设立具有1985年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并且任命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科罗马蒂耶为特设委员会主席，我真诚地祝贺他当选上任。

我不打算全面透彻地分析特设委员会1985年的工作。它的工作已充分地反映在报告中，每个代表团自己将分析该报告的案文。我只想说明几点。未来公约诸条款的初步方案试图对“化学武器”一词寻求更确切的定义。此外，关于宣布化学武器储存的条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定了与这些宣布有关的示例表格。关于准备和提出消除化学武器的计划、以及在实际上消除他们的储存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生产设施也得到了考虑，从初步的拟定工作来看，这方面的成果似乎不太大。可以说，关于国家执行措施与协商委员会的条款也得到了扩大和改进。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文以及序言和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的条款也有可能达成一个方案。

我认为，特设委员会1985年会议的成果显然超过了我们中有些人的期望，他们在本会议的辩论中有时对委员会的会议进程表达了悲观情绪。在另一方面，这些成果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的要求。对期望和实际达成的成果之间的关系的评价总是主观的，这要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首先取决于总的国际气氛，并与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化学武器公约没有制定成为一个单独和独立的措施，它本身只是更大范围的政治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这种角度看，我对1985年会议的结果的评价是，已向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迈进了一步。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进程

(图尔班斯基, 主席, 特尔·奥尔斯特)

是缓慢而艰难的,但它还是有计划显著地取得了进展。

如果没有各代表团在谈判中进行的大量艰苦工作、善意与合作,特设委员会今天向谈判会议汇报的这些微小成果也是不可能取得的。我要对各国代表团采取的态度和一贯的精神与工作支持表示我的感谢。我还要感谢那些为丰富充实委员会的讨论内容,提出各种工作文件和有关提案的所有代表团。它们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并表明愿意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以便尽早缔结化学武器公约。

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感谢所有积极参加委员会附属机构工作的各位代表和专家,特别是工作组的主席与不限成员协商会议的主席:波普切夫先生、博尼尔夫人、埃尔伯先生和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献身精神与胆略,没有他们的主动行动,特设委员会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多成就的。

主席先生,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特设委员会与我个人对委员会秘书处非常感激,这就是本斯梅尔先生与他的合作者。他们不懈地努力,非常忠诚,并总是能够提出很好的建议。我还要代表特设委员会表达我们对口译人员出色和高水平的工作表示我们的赞赏。

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5年会议报告的介绍到此结束。

主席:感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发言介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并感谢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我还要特别答谢他所谈关于他的国家和我自己的国家目前关系的话,这种关系无疑将反映在出席本会议的两国代表团的关系中。

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特尔·奥尔斯特先生发言。

特尔·奥尔斯特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履行愉快的职责,祝贺你当选为八月份的会议主席直到1986年会议开始之时,并祝贺你稳妥有效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再一次证实了阿根廷外交的职业化。先生,我向你保证,在你执行重要的职能时,委内瑞拉代表团将通力合作;我们愿继续保持与贵国代表团、特别与你的前任卡拉萨莱斯大使绝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我们还愿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向其政府和奥尔特-罗伊斯大使对他在七月份领导本会议工作的情况转达我们的钦佩和感谢。我们也欢迎今天莅临会议的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以及

(特尔·奥尔斯特)

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工作的联合国机构人员。

象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要求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以便，除其他外，初步地简单评价我们的工作。有人说，本届会议不象1984年那么糟糕，我们同意这看法。与去年不同，我们得益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大为改善以及我们二月份会议主席美国洛维茨大使的稳健与善断，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商定了我们的议程。我们还设立了由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熟练地指导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委员会。人们希望，在1986年届会上将能在该委员会进一步达成各项实质性协议。我们希望，该委员会象其他各委员会一样将重新设立。我们刚听取了图尔班斯基大使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身份所作的报告。我们希望，已宣布的会议时间表将使就这个问题迅速缔结公约的希望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在会议中的确受到两个非常重大的挫折，未能成立我国代表团认为是主要的两个委员会，即谈判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委员会和关于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的委员会。

在此1985年会议结束之时，如有什么事项可以重申的话，那就是：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是走向可靠的核裁军过程的最基本的第一步。制定该条约的谈判过程一开始就会造成令人鼓舞的感觉，预感到目前情况下难以想象的积极后果。在这方面，我们也欢迎苏联宣布的暂停核试验，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暂停是在特别集中地进行了一段时期的试验之后宣布的。然而，在我们看来，暂停本身是十分积极的，我们不会去损害这一决定。我们相信，苏联的承诺实际上为期六个月，是可以延长的；其核大国将迅速作出同样的决定。现在，门已半开，依我们的浅见，我们冒昧地说，这是一个机会，必须用来产生最终将把我们导致该条约的推动力。因为，正如战争有其动力，裁军也有其动力。姑且不说，关于这个问题，今年6月我们的挪威朋友主办的示范清楚地表明，恼人的核查问题至少实际上已经消失。

我们特别对尊敬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提供的关于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情况感到满意。这个无核区的东边界限是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所包括的地区的西线。这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我们予以高度评价，不仅因为它增加了拉丁美洲的安全，而且因为它定将对太平洋地区本身，它包括的广大地区，产生影响以及人人都知道的另一性质的附加影响。现在，核国家应充分尊重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作

(特尔·奥尔斯特)

出的主权决定。 我们也欢迎瑞典副国务秘书在上次全体会议上介绍的北欧国家正在采取的同样作用的主动行动。

苏联暂停核试验和南太平洋国家作出的决定以及北欧国家可能作出的决定，这两件事本身都是令人鼓舞的，在建立信任方面有很大的潜在力。 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机会之窗”，正如我们希望秘鲁新政府决定急剧削减武器购买将得到该地区其他国家政府的仿效。 人们也希望，武器供应国，这些国家大也都即我们的外债主，理解取消订货单，特别是在国有化公司的订货。

主席先生，在我们地区的具体情况下，超级大国目前配备新式武器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国际储蓄而不是通过增加国家税收来筹措资金，使我们在目前困难的经济情况下无法避免损失大量原想用来资助我们的发展并支付我们的外债的财力。因此，目前的军备竞赛，特别对拉丁美洲说来，不仅是东西方争论的危险升级——并由此产生各种风险——而且是当前一种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这种形势仍然是我们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何时及如何结束尚不明显。

我们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会议的职能。 本会议必须不光是在全体会议上重复各种立场。 各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对于本会议至少部分完成其为之建立的任务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也必须承认，我们的一些议事规则看来不是为了促成我们的共同目标。 有时，甚至可以认为，有一些议事规则是为了保持固定不动而制定的。 无论我们设立的工作机构或领导这些机构的人都不够有连续性。 两个超级大国意见不一致时，有些国家便认为会议更不能有效地进行谈判了。 后来，美国和苏联进行双边谈判，于是又说会议是多余的。 如果加上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有必要至少改变那些太易于阻挠达成实质性协议的规则和做法。 为此目的，会议应结束审议其职能的过程，迅速实行我们一致同意的改进其职能的结论，从而加强本论坛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主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奥尔斯特，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

我们在结束发言以前，也愿意对法国的热塞尔大使和比利时的雷梅克尔斯大使表示欢迎。并且惜别摩洛哥的斯卡利大使，我们将怀念他这位委内瑞拉常设代表团的朋友和邻人；惜别印度的杜贝大使，他是裁军事业的一位忠实的战士；惜别吴貌貌率大使，他的镇静和智慧是人所共知的。我们祝愿他们各位在新的职位上工作顺利。

主席：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它无疑反映了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之间的特殊关系。

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首先，我愿表达我国代表团今天看到联合国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扬·莫顿森先生来参加会议的满意心情。

将近二十年前，1969年2月21日，我荣幸地向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交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如我当时所说，“供各成员国的代表参考”。这个条约在一星期以前在位于历史上著名的墨西哥城（阿兹台克名称特拉特洛尔科）的墨西哥外交部开放供签署。由于这个条约，产生了包括人口稠密地区的第一个无核武器区。

我刚才回顾的事件以及根据条约第二十六条，墨西哥政府荣幸地充当该文书的保存国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我们接到下列喜讯时深感满意的心情：198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四十周年，称作《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国际文书在库克群岛的拉罗通加开放供签署。已有八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即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库克群岛、基里巴斯、瑙鲁、西萨摩亚和图瓦卢的政府首脑在条约上签字。

我们能够彻底审议条约的全文，包括四个附件和三项议定书，证实了这种满意的心情。应澳大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里查德·巴特勒大使和新西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代办希雷特·托马斯·莱因汉先生的要求，条约全文已作为第CD/633号文件重印并散发。

(加西亚·罗夫莱斯)

的确，这一审议使我们得出结论：不仅是组成拉丁美洲无核化筹备委员会（简称COPREDAL）的拉丁美洲国家，经过两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制定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而且从那两年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可以有助于其他地区国家的艰巨任务；这些国家，如南太平洋国家刚刚做的，希望通过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有效做法，对核裁军作出贡献。

为了证明我刚才说的话而又不稍减南太平洋论坛工作的功绩，我愿提出几个具体例子：

首先，我感到我必须强调，对建立无核武器区十分积极而令人鼓舞的是，象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南太平洋国家得出结论：位于该地区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全部参加，并不是建立这一无核区必不可少的前提。

南太平洋条约在第一条中包括了“核武器”的定义，实质上相当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五条所载的定义，而且，象该条约一样，规定爆炸装置的运输或运载不包括在“如分开并且不是它的不可分割部分”的定义内。

两个条约一致——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三十条和南太平洋条约第十三条——宣布条约“属永久性质，并应无限期有效”，但是两者都规定了任何缔约国在我援引的两项条款的情况下退约的可能性。

两个条约都明确宣布——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十七条和南太平洋条约第四条——对它们“不得有任何保留”。

我谈的这两项文书拟订时，关于外国船舶在海域或外国飞机在空域过境达成了相似的结论。唯一不同点是，南太平洋条约的这一结论载于第五条；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这一结论不包括在条约内而包括在筹备委员会的一项声明内，指出关于这一问题“经同意，将实施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和规则，据此，由领土所属国家自由行使其主权，根据每一特定事例准许或拒绝这种过境，须经有关国家请求准许这种过境，除非已由这些国家之间的条约同意”。

最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南太平洋条约都包括建立一种异常有效的监督制度的条款。有关条款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见于第十二至十八条，在南太平洋条约见于第八、九、十条，由附件二的条款——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和附件四题为“申诉程序”的条款补充。

(加西亚·罗夫莱斯)

对这些条款的比较和分析使人们得出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同样的结论。

1969年9月2日他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开闭幕式上，宣称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包括“地球上一个重要的有人口居住的部分”，然后又说：

“它是独一无二的，还因为正在本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将得益于拥有一个具备许多新特点的永久有效的监督制度。除了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以外，委员会建立的制度包括有关特别报告和调查的规定，并且在有怀疑时进行特别视察的规定。这项条约包括被称为‘质疑性核查’制度的许多方面，这是在复杂的核查和监督问题上引起最大希望的新概念之一。

关于南太平洋条约的三项议定书，第一、二号议定书在一般方针和各自的目标上相当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两项附加议定书。

新条约的第三号议定书完全旨在记载缔约国承诺“不在南太平洋无核区的任何地区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没有这种议定书，因为那将是重复，既然第二号附加议定书里核武器国家承诺在成为该议定书缔约国时“不以任何方式帮助在该条约……适用的领土上作出涉及违反该条约第一条规定的义务的行为”，该条款严格禁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

在这方面被称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自从1978年举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决定了其成员国和职能以来，这些年来未能谈判一项条约或公约草案。这真是一件憾事。

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谈判，情况类似：1979年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之后，其中一个超级大国拒绝批准。被称为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三边谈判，由于同一个超级大国的行动，已经中止了五年。

因此，如果在目前看来唯一可达成的是——尽管似乎矛盾——无核武器国家正在实行的核裁军措施，我们必须在这里以及在今天下午开幕的第三次审查不扩散条约会议上，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例会上坚决而明确地支持诸如南太平洋论坛14国刚实现的条约。

让我们希望在联大议程上年复一年出现的其他三个同类性质的地区，即非洲、

(主席, 阿法拉尔吉)

中东和南亚, 在不久的将来补充业已建立的该无核武器区和将近 20 年前在特拉特洛尔科建立的无核武器区。 北欧国家如巴尔干国家也是经常讨论取得类似地位的可能性和可取性的两个地区。 如果这五项设想成为现实而且其中设想的无核武器区补充了原已存在的两个, 我们认为, 对实现《最后文件》概述的最后目标将是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1978 年一致通过并在 1982 年一致明确重申的《最后文件》概述的最后目标是要“通过”在世界各地“建立”没有这些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工具的“过程”, 建立“一个全无核武器的世界。”

主席: 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

现在请埃及代表阿法拉尔吉大使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 该报告已作为第 CD/641 号文件在今天散发。 阿法拉尔吉大使发言。

阿法拉尔吉先生 (埃及): 主席先生, 我愉快地向会议提交第 CD/641 号文件, 其中包括我在本届会议期间荣幸地担任主席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

特设委员会于 1985 年 6 月 24 日开始工作, 尽管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余下的时间有限, 计及这是特设委员会的第一届会议, 在 20 次会议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 取得了许多成绩。

特设委员会遵循的工作计划, 包含以下三点:

- (a) 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后果。
- (b) 现有国际协议对限制外层空间军事活动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
- (c) 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案。

为了平衡地处理这些问题, 委员会对每一项议题的审议分配了同样次数的会议。

报告的第三部分回顾了就这三项议题表达的观点。 尽管报告的该部分反映了对特设委员会今后工作的不同观点, 但是报告的第四部分, 题为“结论”, 表明委员会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因此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确保

(阿法拉尔吉, 主席, 热塞尔)

在本会议下届会议上恢复对该议程项目的实质性审议工作, 取得了协商一致。

我衷心感谢和赞赏各代表团对委员会工作的宝贵而热诚的贡献以及它们表现的灵活和合作精神, 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取得已取得的成果的。我特别是指小组协调员的合作和努力。我们还感谢和赞赏委员会秘书艾达·莱雯女士, 她的积极合作和工作效力有助于促进委员会的工作。我希望, 先生, 你也允许我对这个论坛上有关委员会及其工作的友好之词表示深切的谢意。

主席先生, 我还愿借此机会热烈祝贺你就任本会议8月份主席, 并赞赏你尽管额外有准备本会议今年的工作报告的一切负担, 在这期间杰出而明智地指导了会议的工作。我希望你并且允许我, 通过你, 请姐妹国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团向奥尔德-罗伊斯大使转达我们对他在7月份担任会议主席的衷心谢意。

在此场合, 我愿与前几位发言者一起, 对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缅甸代表吴貌貌季大使、印度代表杜贝大使和摩洛哥代表阿里·斯卡利大使即将任满表示惋惜。鉴于我与这些位同事有极密切的友好合作联系, 我祝愿他们在今后的任务中一切顺利。在送别这些位同事之时, 我们也欢迎法国代表热塞尔大使和比利时代表雷梅克尔斯大使到任, 他们最近参加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家庭中来。

主席: 感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发言介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 并感谢他对主席的特别友好的讲话。

现在请法国代表热塞尔大使发言。

热塞尔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 在我们工作的这一最后阶段, 请允许我发言对本届会议期间取得的成果提出最初的印象。我首先谈的设想和希望是, 你们在会议开始时提到的问题、使我们越来越担心的问题将会得到满意的解决, 而且有可能在相互尊重立场的情况下取得一致, 通过关于我们议程项目3的报告。本着这一希望, 我主要提出那些在我看来最积极、最有意义的问题, 一方面是关于化学武器, 另一方面是关于外层空间。然而, 其他议程项目也值得一提, 在本届会议中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热塞尔)

放射性武器问题便值得一提。会议的参加者看来一致同意在下届会议上建议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在一项关于放射性武器的未来公约中包括对核设施的袭击问题，没有取得协商一致；在我们方面，我们感到很遗憾，人们有时，谋求使后一问题或多或少成为这种公约的主要议题，那就曲解了其根本性质。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我们充分理解许多不结盟国家特别重视这一问题。我愿证实，法国也十分重视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一起认为，进一步继续就此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关于全球裁军方案，我要赞扬加西亚·罗夫莱斯主席的不懈努力。法国方面已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因为在本届会议期间法国本身已经就具体问题制定了两项提案，并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共同拟订了一项复合案文。

这使我终于谈到我认为我们可以谈积极成果的两个领域；我承认，成果有限但很真实。

这首先适用于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相反，我高兴地注意到，这桌子周围我的几位同事早已表示了这种看法。我还注意到，尊敬的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中认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活动是积极的。这些成果无疑是各国代表团共同取得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感谢——我愉快地这样做——特设委员会主席图尔班斯基大使的不倦努力，同时不忘记感谢各工作小组的主席波普切夫先生，博妮尔夫人和弗兰克·埃尔伯先生以及不限成员的协商会议主席维新努穆尔蒂先生。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结：本届会议六个月期间进行的深入细致的讨论，表明了关于二元武器和除莠剂的意见分歧。我们已就这个议题发表了意见，我此刻不想重提了。在本届会议上交换意见也已产生了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关于禁止使用和消除储存以及消除生产手段。我国当局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后来提交了一个文件，文号为CD/630。其他一些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是，以积极的语调结束这一部分，请允许我说，我们多么欣喜地看到我们大家一致同意委员会在明年1月恢复工作，而且与此同时，现任主席应继续磋商。谈判如此重要，我们应尽量多化时间进行谈判。应使国际舆论意识到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为之作出的多边努力。

(热塞尔, 主席)

另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外层空间问题。我们的会议不无困难地就职权范围问题初步达成了协议, 后来又就主席人选达成了协议, 最后, 靠主席的才能就工作计划达成了协议。委员会终于能够处理实质性问题, 并在短短的几周内交换意见, 开始对话。我们已表示了或重申了自已在这方面的愿望和建议。我们已提出了相当长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希望在恢复讨论时得到答复, 而且讨论应尽早恢复。我们知道, 过去我已指出, 目前苏联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双边谈判多么重要。我们已表示关心要避免可能影响这一谈判的一切。但是, 很明显, 外层空间问题, 除了双边方面, 还包括多边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毕竟一致同意裁军谈判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但是, 谁能说经过几个星期以后, 本会议已结束了这个议题, 已完成了它权限内的主题事项呢? 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反对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进行业已在特设委员会开始的工作。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都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充满希望, 本届会议期间这般富有希望虽则很困难地开始的工作将在明年继续下去。这也就是特设委员会主席阿法拉尔吉大使刚才在发言中所说的。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 我愿意也对联合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表示欢迎, 并感谢他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也愿与前几位发言者一起, 对不久将离开我们的几位同事——吴觐毓季大使、印度的杜贝大使、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和摩洛哥的斯卡利大使表示惜别和最良好的愿望。我自己最近才来, 愉快地认识他们的时间很短, 但我已能赞赏他们突出的才能。我愿对他们就任新职表示最诚挚的良好祝愿。

主席: 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到此为止。还有哪个代表团要发言?

今天上午的时间已经用完, 现在我打算结束全体会议。

我接到通知, 关于工作文件 CD/WP.197/Rev.1 所载有关议程项目 7 的实质性段落草案悬而未决问题的磋商已顺利结束; 商定的案文已在全体会议上散发。

此外, 我愿对题为“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起草小组工作情况表示关切。我本来想在今天宣布本周余下时间的工作计划, 但在目前情况下已不可

(主席)

能。现在，我提出，我们在星期四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除了听取名单上的发言以外，将通过今天或上周介绍的会议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起草小组迟迟未就议程项目3达成协议，使我们今天不能在非正式会议上予以审议。为此原因，我别无办法只能在明天，星期三，下午3时30分召开另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完成有关项目事实质性段落草案的二读。希望届时能协议进行二读。我们在同一场合将审议项目7。如果届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将不得不推迟到9月2日星期一结束今年的会议。我希望，工作小组在今天下午3时举行的会议上还能够进展。但若不然，我们将必须在星期四考虑一个新的闭幕日期。即使我们在明天、星期三下午结束二读，能否在8月30日星期五结束工作是难以预料的。

总之，我要说，审议项目3防止核战争的起草小组今天下午3时开会；如果起草小组今天完成工作，本会议将在明天下午3时30分举行非正式会议，宣读关于项目3和7的工作文件，其起草工作将在今天下午完成；最后，我们打算在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全体会议。

因此，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29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现在休会。

会议于中午12时45分结束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34
29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三十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29日星期四上午

10点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P 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克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R · 达扬诺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

吴妙丹

吴拉敏

加拿大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出席者名单

古巴

P.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A. 齐马先生

埃及

M. 巴德尔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J. 热塞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F. 扎伊阿茨先生

A. 布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 埃尔伯先生

W.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F. 加伊达先生

印度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马斯巴尔先生

F.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意大利

F · 皮阿杰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本

工藤公光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古

S · O ·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荷兰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K · 尼阿兹先生

巴基斯坦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秘鲁

波兰

S ·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V · 法乌尔先生

出席者名单

斯亚兰卡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L. E. 温伦先生

H.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A. N. 卡希林先生

G.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J. S. 埃迪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R. 莱文先生

T. 巴塞莱米先生

D. 多恩先生

J. 格兰杰先生

A. 利博维茨先生

M. 温斯顿女士

B. 奥康内尔先生

R. 纳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O.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维达斯先生

D. 丘拉菲奇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出席者名单

扎伊尔

O. N.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罗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34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今天本会议继续审议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组织机构问题；以及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但根据议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国可提出其他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你们还记得，在本星期初以及上星期，本会议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介绍了附属机构的报告。根据现行惯例，我打算在今天的发言结束后向本会议提交这些报告以求通过。如果对这些报告有意见务请于今天提出，并请告秘书处他们将在报告通过前还是在通过以后发言。

今天要求发言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的代表。我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作为8月份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协调员，我愿对今年裁军谈判会议提一些看法。

本会议1985年会议是在国际形势继续非常复杂、核战争威胁仍然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方面，意味着人们可以限制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限制军备扩充和对抗的政策。如果我们成功地调动一切理智、现实和善意的力量，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变。

因此，我们认为，苏美就太空和核武器——战略和中程核武器——的一揽子问题开始谈判并就其相互关系方面审议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

这些谈判也在本会议受到广泛欢迎。如果双方都坚定地遵守1985年1月8日达成的协议，这些谈判就可以满足人们寄予的期望。社会主义国家也认为，双边和多边谈判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恰恰相反，是能够而且必须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

在加强国际安全和实现裁军的道路上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巨大可能性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提出的建设性倡议。

苏联提出对双边谈判议题的所有问题实行暂停，包括为制造太空进攻性武器而进行的研究和研制。

(罗泽)

苏联早在1983年就承担了不首先在外空部署反卫星武器的义务。今年他单方面中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和其他反措施。苏联还宣布从1985年8月6日起暂停所有核爆炸,如果美国也参加这一步骤,这一暂停在1986年1月1日以后将仍然有效。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一有意义的措施在本会议得到广泛支持。

苏联最近关于在非军事化条件下和平探索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主要范围和原则的提案,是利用外空造福于人类和防止该领域的军备竞赛的又一个非常及时的步骤。

这些和其他提案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是现实的,考虑到所有各方利益的,也是从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出发的。

对本会议工作的一种积极影响来自这样一个实事,即全世界的人民——意识到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已被动员起来,采取反对军备竞赛的行动。我们应该永远意识到,本会议达成关于裁军的国际协议的努力,可以依靠最近——在广岛被原子弹毁灭的40周年之际——开始的广泛和平运动所表现的人民对军备扩充和对抗政策的反抗。

在本届会议中,我们还目睹了六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新德里宣言的巨大影响,这一宣言要求把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作为当今需要特别注意的具体步骤。

在评价这些积极因素时,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提请注意那些由于军备运动新的升级而对缓和与裁军进程起反作用的势力和倾向。

本会议的辩论证实了绝大多数代表团的看法,即必须防止核战争以确保人类的生存。这应成为我们工作的决定性准则。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以及防止其向外层空间扩展的具体措施是任何国际政策的最紧迫的要求。为此,华沙条约缔约国的主要代表在1985年4月重申他们愿意本着善意和信任的精神加强政治对话。

从这一坚定的信仰出发,并牢记40年前战胜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赞成开始就议程上主要问题进行谈判,以便达成有关协议。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一目标。

与各国人民对本会议所抱希望的实际要求以及大多数代表团的努力相比,这次

(罗泽)

会议的结果不能使我们满意。它再一次表明，一些国家继续缺少取得实际效果的政治意愿。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实事，即与去年相比，至少取得了一些可能有利于明年取得更大进展的结果。

大多数代表团都极其关心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一实事应特别加以强调。说明人们日益意识到外层空间军事化对人类安全的有害影响。我们注意到，本会议大多数代表团反对冒险的“星球大战”计划，赞成专门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

特设委员会的广泛讨论表明在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39/59号决议所提出的一切有关提案和未来倡议的条件下，尽早开始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达成一项或适当时达成几项协议的紧迫性。我们把苏联关于禁止在外空或从太空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看作是这种谈判的可靠基础。谈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我们要感谢特设委员会主席、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所作的巨大努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某个国家的立场，本会议又一次未能设立就优先问题进行谈判的有关委员会，例如核武器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等问题。

这种使人惊恐的形势是没有道理的，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我们愿重申我们的观点，即缔结一项关于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肯定有助于停止质的军备竞赛、促进核裁军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今年又一次强调它们决意立即开始谈判，并提出一项有关的职权范围草案，以及支持21个国家集团提出的职权范围。

与某个代表团的看法形成显明对比的是，我们相信该议题在经过25年的紧张讨论和三万谈判之后，不仅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需要紧迫加以解决，包括解决核查问题。总而言之，开始谈判是最终达成一项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苏联和瑞典提出的条约草案为实际工作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如果美国愿意接受苏联关于暂停所有核爆炸的提案，本会议的努力就将因此而受到鼓舞和促进。因此，人们只能希望华盛顿还没有作出其最后决定。

(罗泽)

社会主义国家赞成按第39/148 C和第39/148 K号决议的要求，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问题进行谈判。

它们重申，它们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提案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的内容是一致的。所有核武器国家出席本会议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基本条件。

冻结核武库将为以后的削减建立牢固的基础。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现有的核均势为这种冻结提供了有利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要求，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应在本会议中起关键作用。具体和实际的措施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讨论坚定了我们的看法，即处理旨在防止核战争的措施的组织结构必须符合取得实际结果的需要。

在我们进行辩论期间，一些代表团谈到了秘书长关于防止核战争的报告（文件CD/603）。在对秘书长起草该报告表示赞赏的同时，我们愿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报告的如下部分，这些部分（我们认为）充分论述了大会讨论该议题的历史背景。我特别是指该报告的第20、21、22、32、55段，这些段落陈述了一些重要事件和大会通过决议的历史。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报告载有某些显然不平衡的段落。例如，其中一整段专门提到某个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由于其提案国相信它决不会不经修改就通过而没有付诸表决。另外，报告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就该决议草案正式表明立场。因此，我愿提请本会议注意，在第39届大会上，该集团的协调员曾就秘书长报告第67段所提到的草案指出，该草案违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阐明的观点，而且实际上它使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决心一劳永逸地禁止化学武器，这体现在我们对本会议活动作出的具体贡献。我们欢迎委员会今年在波兰的图尔班斯基大使的主持和出色指导下所取得的进展。由于他的巨大个人贡献和专业技术，谈判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已反映在特设委员会给本会议的报告之中。我们衷心祝贺图尔班斯基大使取得的这一积极成果。

(罗泽)

我们还要感谢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主席所进行的有效工作，即波普切夫同志、博尼尔夫人、埃尔伯先生和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展望未来，我们愿意强调1986年不应成为化学武器竞赛新一轮的起点。应该尽一切努力进一步扩大积极成果，以便尽早缔结一项公约。社会主义国家准备对实现此目标作出更多的贡献。

在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交了一个提案，得到了很多代表团的积极反响。这使我们受到鼓舞并而表达以下希望，即这一倡议应在下届会议进行严肃和具体的审议。

社会主义国家相信，他们载于1985年6月12日备忘录中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和袭击核设施的提案，将给这一早应解决的问题以新的推动。在这个基础上，并在保持前几年成果的基础上，应有可能起草一项条约。

巴特勒大使以本委员会主席身份所进行的活动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社会主义国家同意对特设委员会在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时所作的工作给予积极评价。他们和21国集团一道表现了他们对达成协商一致的案文，包括关于非常敏感问题的案文的努力。很遗憾，不是所有本会议的参加国都愿意采取这一立场。我们高度评价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加西亚·罗斯莱夫大使所表现的机智和坚定的指导。我们对他不懈地努力工作表示感谢。

最后，我不得不再一次向主席先生表达我们的衷心感谢。您在8月份以无私的活动对本会议的有效工作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对起草向联合国大会第40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作出了贡献。

我们愿感谢尊敬的会议秘书长科玛蒂纳大使、付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大使以及全体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为本会议提供出色工作条件的译员们。

让我借此机会向即将离开日内瓦的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印度的杜贝大使、缅甸的吴貌貌季大使和摩洛哥的斯卡里大使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他们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良好和建设性的合作，另祝他们在新的负责职位中取得成功。

(罗泽, 主席, 钱嘉东)

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 即将召开的第40届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成立40周年将为消除核战争威胁的紧张努力提供新的动力。

同时他们表示希望第三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将顺利进行, 并加强这一限制核武器竞赛的重要条约。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对本月份会议主席的友好致词。我现在请中国代表钱嘉东大使发言。

钱嘉东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 在一九八五届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愿简短地谈谈中国代表团对本届会议的一些看法。

记得在今年年初, 大家都对本届会议寄以期望, 希望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 在美苏双边会谈重新开始、国际形势较为有利的情况下, 我们的会议能比往年有所起色。现在六个月已经过去, 我们回顾会议的进程, 不能不再一次表示失望。从会议将要提交联大的报告来看, 虽然篇幅相当长, 但是就实质进展而言, 却与之并不相称, 我们取得的成果是微小的。

停止核军备竞赛, 实行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 是世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然而, 在有关核问题的几项优先议题上, 今年仍然没有能成立起附属机构来, 更谈不上进行了什么谈判。不少代表团提到, 现在似乎有一种忽视多边谈判和贬低国际社会作用的倾向, 这是值得注意的。

外空特委会的成立是本届会议的一个积极方面。外空特委会在埃及 ALFA-RARGI 大使干练的主持下, 进行了有益的工作。各方就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初步审议了现有的有关国际法律文书和建议, 为今后的审议和谈判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但是, 从各方在会议期间, 特别在讨论特委会报告过程中表现出的深刻分歧来看, 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上, 今后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在本届会议春季会议时, 人们对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比较乐观, 期望在日内瓦议定书签署六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的谈判能取得较大的进展。不幸的是, 从夏季

(钱嘉东)

会议以来，围绕二元武器的争论和相互指责为会议投下了阴影。 尽管特委会主席 TURBANSKI 大使和各位协调员都作了不倦的努力，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不少代表团也提出了各种建议，我们所取得的进展仍然是不大的。 在有关定义和核查等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依然难以弥合。 我们赞赏 TURBANSKI 大使愿意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磋商。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乐于同他在联大期间交换意见。

综合裁军方案特委会在墨西哥罗夫莱斯大使富有经验的主持下，也取得了某些进展。 一些代表团表现了值得称道的合作和灵活精神，为推动特委会工作作出了贡献。 但无可否认，现在离制订出一项能为各方都接受的“方案”还存在很大距离。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特委会主席、能干的澳大利亚巴特勒大使综合了过去几年各国对未来条约组成部分的建议，提出了案文草案，各方就此进行了讨论。 尽管还存在不少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工作有所前进。 当然，这一草案还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有待明年进一步讨论。

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特委会在会议的末期才成立，不可能期待它进行多少实质性的工作。 相对来说，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但也长期陷于僵局，这不能不引起无核国家的不满和失望。

关于扩大成员问题，我们同许多代表团一样，希望本届会议能就解决这一问题作出积极决定。 我们感谢各主席为此进行的努力。 我们一直认为，只要会议坚持协商一致和各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通过合作和磋商，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即使不能一次全部解决，至少也可以先取得部分的解决，使那些热爱和平并能为裁军谈判作出贡献的国家参加进来。 我们认为，会议应加紧磋商，以期早日获致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

主席先生，制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防止世界战争涉及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 在通往和平、裁军的道路上，我们只能不畏艰难挫折，继续前进。 过去会议的记录尽管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仍应寄希望于未来。 大家希望苏美首脑会晤能为缓和局势、促进裁军作出贡献，也希望在双边谈判进行的同时，我们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钱嘉东，主席，罗泽)

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对你出色地完成了本届会议最后一个月的繁重任务表示感谢和祝贺。我也愿对科玛蒂那大使、贝拉萨德圭大使以及秘书处的所有人员对会议作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我还愿借此机会对即将离开我们的摩洛哥代表斯卡利大使表示惜别之意。他的外交才能和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将长期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祝他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对8月份主席工作的赞扬。今天名单上已没有要发言的了。还有哪个代表团要发言？

我建议现在审议本会议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并就此通过这些报告。本会议收到如下文件：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CD/634）；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CD/635）；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CD/63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CD/640）；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CD/641）。

我建议现在通过载于第CD/634号文件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建议现在通过载于第CD/635号文件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建议现在通过载于第CD/636号文件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于通过载于第CD/636号文件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一事，我愿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做一次关于该委员会明年主席提名的发言。

社会主义国家从该附属机构主席也和裁军谈判会议其他委员会的情况也一样应轮流担任的立场出发，根据一项君子协议，轮流的原则，这是一项既定的惯例，除

(罗泽, 卡希林)

了一个例外,适用于本会议的所有附属机构,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了。

由包括阿根廷、中国、法国、匈牙利、苏联、美国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组成的七国集团以他们个人身份参加制定的改进和加强本会议职能的第CD/WP.100/Rev.1号工作文件中,本会会议注意到,去年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本会议应在通过各附属机构报告的过程中决定这些机构的未来、包括其主席的职位。这可以使附属机构从会议一开始就进行实质性工作。因此,就可以避免拖长程序性讨论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关于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1985年会议的报告中列入该委员会1986年主席职位的建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过先例的正常做法。

本着这一点,并根据轮流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中列入西方国家集团就明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一职提出的候选人的建议。

我认为,同样的原则将适用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职位。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应通知本会议,如第CD/641号文件所反映的,蒙古的L.巴雅特大使将是该委员会1986年会议主席职位的候选人。

卡希林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团高度赞扬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5年在其主席、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图尔班斯基大使领导下所取得的谈判结果。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谈判的参加者终于成功地打破了“讨论障碍”,就制订未来公约的案文进行了具体工作。人们满意地看到,参加者在谈判中第一次取得了一份关于未来公约基本条款的综合案文,案文反映了参加国的立场,对公约今后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是很大的成绩,也是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图尔班斯基大使、关于未来公约具体条款的工作小组各位主席——保加利亚的波普切夫先生、瑞典的博妮尔夫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埃尔伯先生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维斯米诺尔地先生——的个人贡献。

同时,我们不想给你描绘一幅过于美好的图画。众所周知,如果所有代表团都努力以行动而不是言词来解开结子,而且首先要解决二元问题,我们工作的成果会更加巨大,这不是什么秘密。

(卡希林, 埃迪斯, 主席)

苏联代表团基本上同意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但愿说明如下: 对于第三条第4段关于宣布化学武器储存地点的规定, 苏联代表团重申其立场, 即我们愿意考虑在销毁储存的专门设施中建立一个仓库, 其地点将同时与设施的地点一道宣布。我们不要求把这一口头声明写进任何注释。

对于第6条, 我们愿再次指出, 鉴于该条的结构不完全符合我们对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态度, 我们将基本保留对该条的立场, 我们的看法并不设想把他们分为两类, 而且在这方面有关的基本条款尚未制定。我们认为, 关于二元或多组分系统关键前体的规定需要进一步研究。苏联的立场充分地反映在与第六条有关的注释之中。以上就是我对今天通过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想谈的几点意见。

埃迪斯先生 (联合王国): 由于我国大使因以部长身份参加另外一个会议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缺席, 我愿向图尔班斯基大使在完成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任务中的才干和艰苦工作表示致意。

联合王国代表团将在下次会议上尽力履行这一光荣的责任。

我知道我国大使将愿再一次找机会更正式地向图尔班斯基大使以及他来自保加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瑞典的同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我们的赞赏。

主席: 我建议我们现在通过第CD/640号文件所载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我们现在处理第CD/641号文件中所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我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 主席)

罗泽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愿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会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主席问题作一次发言。社会主义国家重申其早已在通过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时就阐明的立场, 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应与裁军谈判会议其他委员会一样, 轮流担任。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在第CD/641号文件所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1985年会议报告中应列入有关该委员会1986年主席职位的建议。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早已有先例的正常作法, 因此, 根据轮流担任的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入西方国家集团关于明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所提候选人的建议。但是, 我们这样做, 是因为同样的原则适用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我已通知本会议, 蒙古的巴雅特大使将是该委员会1986年会议主席职位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候选人。

主席: 我们对本会议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已审议完毕。根据惯例, 这次报告将成为本会议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在我们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 我们同意本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明天8月30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 以通过本会议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正如我当时所说的, 我们将根据本会议的惯例一次通过。这意味着我们不要再回过头来讨论那些已商定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报告草案的两次审读。报告草案的修改副本将用所有语言大约在明天上午11时30分放在代表团的匣子里供索取。正如我昨天所说的, 秘书处正在为散发这些修改文件做出特别努力。因此也许在这种或另外一种语言上稍有延迟, 如出现此情况, 有关成员国将在指定时间之前得到通知。秘书处正在为全体会议的闭幕会开列一张任何愿就工作报告发言的成员名单。各成员国如果希望在通过报告之前或以后发言, 应通知秘书处。

我现在想向本会议提出关于在明天8月30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我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所达成的协议, 供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认为会议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这样, 我们将在指定的时间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于上午11时30分结束。

❖ ❖ ❖ ❖ ❖ ❖

戈军谈判会议

CD/PV. 335
30 August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三十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8月30日星期五下午

3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马里奥·A·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A · 坎波拉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巴 西

S · 德 · 克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緬 甸

加拿大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E · 莫里斯先生

R · 萨瑟兰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出席者名单

中 国

刘钟仁先生

古 巴

P·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维沃达先生

A·齐马先生

埃 及

S·阿法拉尔吉先生

M·巴德尔先生

F·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热塞尔先生

G·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罗泽先生

F·扎伊阿茨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韦格纳先生

F·埃尔伯先生

W·格尔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印度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马斯巴尔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F · 皮阿杰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G · 阿多尔尼 · 布拉切西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古

S · O · 包勒德先生

出席者名单

摩洛哥

荷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Z .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V . 法乌尔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L . E . 温伦先生

H . 伯格伦德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L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A . N . 卡希林先生

G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R . 莱文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D . 多恩先生

A . 利博维茨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B . 奥康内尔先生

R . 纳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O .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贝莱德)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35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 今天的裁军谈判会议将通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秘书处今天已经散发了包括在CD/WP. 192/Rev.2文件中的年度报告草案。正如在昨天全会上所承诺的那样, 各种语言的报告草案在上午9点半放到代表团的箱子里, 这比预计的要早。报告草案现又在会议室里散发。

文件CD/WP. 192/Rev.2包括报告的技术部分和没有为之设立特设委员会的议程项目的实质性段落草案。昨天通过的特设委员会报告将做为年度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我在本星期初举行的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通知你们的那样, 一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并做为裁军会议的正式文件提交后, 秘书处将把它纳入年度报告中。秘书长还将填补剩下的空白处, 如果在各种语言的报告中发现任何技术的或者起草过程中的错误, 请直接向秘书处指出。没有必要现在讨论这些问题。

在我们对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进行通过之前, 一些代表登记发言。我现在请他们发言。首先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莱德先生发言。

贝莱德先生 (阿尔及利亚): 主席先生, 首先允许我向你转达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于你在担任本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卓越才能的谢意。你对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所做出的贡献给你的国家阿根廷带来了荣誉; 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在各个方面都一直保持着堪为楷模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还允许我借此机会, 代表奥尔特-罗伊斯大使, 对那些预祝他在新的职位上取得成功的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我们的裁军谈判会议正准备结束其年会, 我愿意谈一谈会议在这一期间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工作甚至没有达到我们原来所期望达到的非常有限的目标。

裁军谈判会议到今天尚未能够就其日常所应优先解决的项目, 即核问题, 达成具体的结果。我们由于工作受到挫折而感到失望; 许多代表团也表示具有同感。

没有根据这一年形势新的发展采取任何行动, 从而会议关于停止核武器实验的工作没有得到推动。

(贝莱德)

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应就此问题起草一份同前两年几乎相同的有关过去已遇到的障碍和困难的报告。

虽然无需提到停止核武器实验是开始有效裁军的重要性，但是令人怀疑的是某些核大国是否真正愿意开始这一过程。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尚未就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项目进行那怕只是简略的审议。

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成立和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40周年的今天，理所当然地希望能够在审议防止核战争问题时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是它最终将因为希望无法实现而感到失望。

核战争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由于某些代表团反对采用目的在于使人了解这一点的办法，因此，所有一致同意做出的使会议可以就这一关键问题从广大人士都接受的这一点出发开始进行严肃工作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希望起草小组在此议程项目上所进行的艰苦工作将能够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在明年达成唯一可行的结论，这就是：需要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在那里所有代表团都能够具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地表达他们的意见。

主席先生，虽然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同本裁军谈判会议历届会议相比，可以认为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它不能够充分表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已经开始。

如果我们能想到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那么就应看到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为未来公约起草一个共同案文所取得的进展也是很有限的。

在谈判过程中未能够充分探索达成更加广泛一致的可能性，以及在本届会议期间的最后落实工作出现了许多困难，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只有达成相互间的理解和具有所必需的政治意愿才可能使特设委员会完成其起草化学武器公约的任务。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能够在其职权范围内交换意见，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广泛一致的意见是，外层空间应只限于为了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利益用于和平目的。

希望在通过特设委员会报告时所遇到的困难将不会成为为起草一个或几个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协议而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时所可能遇到的困难的前兆。

(主席，埃迪斯)

在此届会期间，特设委员会在综合裁军方案方面所做的工作，使各国代表团有可能克服某些困难并起草经过一致同意的新的段落。

虽然就某些其他段落有可能很快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但是必须认识到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因此，特设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将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切努力向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名副其实的综合裁军方案的草案。

主席先生，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无疑做出了有益的工作。绝大多数代表团重视禁止攻击核设施这一问题，这是特设委员会今后工作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这一成果需要在今后的谈判中得到保持和巩固。

最后，有关所谓消极安全保障问题的的工作，必须承认在本届会议期间，在此问题上没有发现有可能打破僵局的新因素产生。

虽然我们愿意把特设委员会只有很短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这一事实做为理由来解释该委员会内部的僵局，但是我们却非常清楚真正的原因是某些核大国不愿同意采取一种能够将无核武器国家的合理担心考虑在内的作法。

我们对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评价决不是建立在悲观基础上的，相反，它表明我们希望看到这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替的谈判机构能够完全行使所赋予它的职责。它还反映出我们这样的关注：在通过了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后的七年中，在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正逐渐被破坏。

然而，为了确保裁军谈判会议能够行使其职责并有效地进一步维护整个人类崇高的利益，我们希望在开始就一些问题特别是核武器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时所存在的障碍能够最终得到排除。

主席：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本人的友好讲话。现在请联合王国的代表埃迪斯先生发言。

埃迪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对你在本月份主持会议期间表现出的本领和职业家能力表示赞赏。现在在我所要讲的有关报告的某一节内容的意见绝不是针对你个人的。

(主席，比斯利)

我所指的报告中的某一节是CD/WP. 192/Rev. 1里有关防止核战争的IIIC节，包括所有有关联的事项，这就是英文案文从第26页开始报告草案中第69至93段的内容。

我们认为报告草案中这一节的内容读起来令人感到遗憾；它不着边际地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在某些情况下不符合事实；读起来象读一个充满指责词汇的目录表。本来这种性质的报告所应包括的内容应该是对表述的意见进行考虑周到的和符合事实的报道，而这本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CD/603中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概括了各国对防止核战争和有关问题的意见。读一下由秘书处准备的CD/196号工作文件中关于此报告这一节内容的初稿可以看出这一节本来是应该怎样写的。令人遗憾的是，在重写秘书处的初稿时，写进了毫无根据的断言和含沙射影的攻击，并且迫使那些观点遭到歪曲和攻击的国家作出反应。因此我们认为会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的这一节是一个不足取的和有失尊严的文件。

我已表述我对报告这一节内容的意见，因此我申明鉴于我们工作的时间十分紧迫，我们将不阻挠通过这个报告。

主席：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如果在通过会议报告之前没有其它代表团希望发言，现在我就将它提交给会议进行审议。还有哪个代表团现在愿意发言？我向大会提交对联合国大会的包括在CD/WP. 192/Rev. 2文件中的年度报告草案请求通过。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年度报告。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要求在报告通过后发言的是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现在请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也是我在你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时，我愿意同那些已经向你表示祝贺的代表一起，祝贺你，尤其在包括通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裁军谈判会议报告这样充满困难的月份里你凭借着能干的和坚定的领导为1985年会议取得成功做出很大贡献。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今年即将离任的三位朋友和同事表示告别：意大利大使阿莱希，印度大使杜贝和坐在我右边的邻居缅甸大使吴貌貌季。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比斯利)

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将简略地讲一讲关于有可能改进裁军谈判会议程序和过程的问题，这样可使我们在今后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实质性的问题上，而较小地放在会议的程序上。这样做，我并不是以西方协调员的身份发言的。

今后4月4日，我发言指出裁军谈判会议已深深地陷入了程序讨论的困境。自该时起其它代表团如巴西代表团和委内瑞拉代表团最近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没有人会认为一个甚至是完美无缺的会议过程必然会导致裁军谈判会议中所进行的任何谈判取得突破。然而，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裁军谈判会议中不断出现有关程序的僵局，这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反映了我们同意的程序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不久将发表在联合国期刊“裁军”上的文章有如下的段落：

“裁军谈判会议在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是：

- (a) 不灵活的程序运用，以及以协商一致的意见作出决定这一原则的实质，实际上是作为完全一致的原则予以运用的；这样，使得任何一个代表团都能够就附属机构的授权或其它类似的程序问题使用否决权。
- (b) 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每个月更换一次，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主席在试图指导辩论、协调磋商和结构谈判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存在的固有的困难；
- (c) 裁军谈判会议的附属机构，除去极少数的情况外，在每年春季会议开始时须重新建立，这样作的结果是，有时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谈判，而最后不一定都能够导致重新建立先前业已存在的附属机构；
- (d) 如果或者是当建立附属机构（不论是特设委员会还是工作小组）时，它的主席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须每年更换一次，这样大大地增加了主席在负责就复杂的技术和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谈判时的困难。
- (e) 在程序问题上（有时也在实质问题上），裁军谈判会议仿效其它联合国机构把‘集团动力’制度化了，这样‘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二十一国集团’（但中国为例外），都是通过单一的发言人和协调者发言，而他们最起码每年换一次；因此，实际上确保了在很多问题上采取最低共同点的办法；”

(比斯利，主席，韦格纳)

除了上述这几点外，我还想再加上一点，即：

- (f) 报告编写的过程似乎每年变得越来越繁琐和耗费时间，以至于裁军谈判会议不得不为了编写报告花费过多的时间，而写出的报告不是向读者提供了届会期间所进行工作的清楚和有关事实的记录而是使得他们迷惑不解。

上面提到的文章继续写道：

“回顾该会议的历史（该会议起源于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裁军谈判会议的程序是否真正能够作出重大的改变。”

我是本着建设性的精神提出这些意见的，绝对没有对某一个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进行批评的企图。我建议在两届会议之间我们可对这些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累积性的影响，进行考虑，这样做是十分有益的，因为这些问题可造成这样一种完全虚假的印象：我们有时更加注重工作的过程而不是它的进展。让我们对未来保持一些乐观主义的看法，但是它们必须建立在把工作做好的决心之上。

主席：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本人的友好讲话。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三年前的九月十七日，1982年届会的最后一天，我们尊敬的同事巴西大使德·索萨·席尔瓦发言对该年以及以往几年在编写年度报告时所采用的程序表示沮丧。他指出：“裁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必须努力加以纠正。”他把起草的过程称为“徒劳无功的巴罗克式做法”，并且指出最后的案文，其耗时之久尽管是难以置信的，但通常却不能使任何代表团感到满意。随即他具体地建议当时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在以后举行的届会一开始时就任命一个小组进行非正式的工作使年度报告的形式合理化。我国代表团当时就支持德·索萨·席尔瓦大使的建议，并对后来没有采取后续行动表示遗憾。

(韦格纳，主席，伊斯拉耶利安)

今年，报告的起草程序又一次使得我本人、我国代表团以及其它代表团感到沮丧。我认为原因是很简单的：我们缺少牢固建立起来的进行工作的基本原则，缺少一种一旦建立并且得到承认后，全体人就应本着团结的精神加以遵守的基本原则。

让我举两个我们工作缺乏基本原则的事例。在今年编写报告的工作中，在已经提到的某一章里，长篇大论地从其它联合国文件中逐字引用了许多段落，尽管一些代表团一再表示可将它们删除并用参阅文件号码代替它们。我们认为这样长篇大论的逐字引用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我国代表团尤其在今年注意到的另一个坏习惯是，代表团并不是集中精力充分地、考虑周到地反映本年间所说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而是把他们认为他们所应说的话和所应做的事写进了报告。这样，此报告与实际进程几乎毫无关系，而更多地反映了论战和对抗。在我手上的这份报告的大部分只不过是完全臆造出来的，与会议在本年度所产生的各有关文件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中间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独创能力特别强，对此我表示非常遗憾。

虽然巴西的建议在当时没有生效，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更加迫切地需要为此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在我们本年度届会结束之时，我建议明年初应重新建立智囊团，以考虑程序问题并由它着手为下一次报告的编写制订一些合理的基本原则。

最后，让我简单地讲一下你对我们工作的贡献。你那亲切的态度，巧妙的引导和坚定不移的精神，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当然你从强有力的秘书处获得了堪为楷模的援助。主席先生你现在已结束做为贵国代表任期的第一个月的工作。我国代表团的印象是你在本月份主持会议的情况预示着你与我们在一起将会工作得非常出色。我们有幸地看到阿根廷再一次派出了一名杰出的代表。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尤其感谢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刚刚通过了裁军谈判会议1985年届会的报告；苏联代表团认为它正确地反映了五个特设机构的工作，这是我们主要的成就；报告还反映了对于其它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都是议事日程上需要优先解决的项目；但是由于某些国家所采取的立场，不能够为此设立一附属机构。我想仅就此报告涉及议程项目3的那一节讲几句话。它没有使我们感到

(伊斯拉耶利安)

完全满意，因为它不符合事实地过分夸大了联合国大国第三十九届会议的某一决议草案的重要性；该决议草案没有经过投票进行表决，与裁军谈判会议几乎毫无关系而直率地讲，却在我们报告的议程项目3中占据了不应占据的如此大的篇幅。

关于对工作组织问题的一些看法，我支持比斯利大使的意见，我再强调一下，我说的是加拿大的比斯利大使。在我看来我们确实能够更好地利用两届会议之间的这一段时间。我希望你，主席先生，也能够设法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段时间，因为，应当想到你的同事，如果不是全体至少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同你一起在纽约；一些问题，至少是临时议程上的一些问题，应当在纽约已经得到了讨论。我记得在过去的几年中，本裁军谈判会议的秘书长曾经召集过这样一次会议而在两届会议之间的活动仅局限于此。我认为可以更加经常地、更加有效地开展这种活动。但是，即使在临时议程上有哪些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呢？在这方面，想起今年所发生的一切，我对在任命主席时出现的一个新的和消极的现象深表遗憾。你们大家当然清楚地记得，比如说，关于设立放射性武器附属机构的决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三月初做出的。而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则是在四月中或四月底进行的。巴特勒大使也许能够具体说出具体的日期，但是我想我刚才说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的。换句话说，仅仅因为在任命主席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一个多月没有进行任何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在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里也出现了这种可悲的现象；设立了特设委员会之后，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解决了任命该委员会主席的问题。今天我并不试图探索事情发生的原因，追究其责任；让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认为全体或至少大多数代表同我的看法一样；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一个委员会已经存在，它的职权范围也已确定，但却不能够在任命其主席方面达成协议。也许可以在两届会议之间就任命主席这一问题进行积极磋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明年将有哪几个附属机构，即使不是今年已有的附属机构的全部，至少也是其中的大部分将继续工作，其简单的原因是没有一个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工作。当然，就职权范围达成协议是一个较为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你和坐在你左边的同事巴特勒大使或许在下一届会议开始时，已经较好地了解到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的想法和立场，因而不至于在一月底或二月初完全从零

(伊斯拉耶利安，主席，肯特·沙尔马)

开始，而可以在这两届会议之间，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将要通过其决议期间，还可就职权范围问题进行积极的磋商，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大多数决议有具体职权范围的规定，同时我也不排除这一点，即另外有的决议也包括根据协商一致的意见而达成的职权范围，这样就使得这件事情更加容易解决。 总之，我认为在两届会议之间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和秘书长有进行积极工作的可能性。 苏联代表团将全心全意地同你们进行合作。

最后，我们愿向你，主席先生，友好国家阿根廷的代表，就你在八月份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对工作给予的英明指导表示欣赏。 你所承担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众所周知，八月份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期间是最困难的一个月；而今年的八月份尤其困难，因为有一个星期之久，本裁军谈判会议与另外一个重要会议，第三次不扩散条约评价会议，同时进行。 你表现出卓越的外交能力和才赋，犹如一位远洋客轮的船长，在经过了许多月的航行之后，终于娴熟地将船停靠在码头，也就是说，完成了报告的编写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你。 我们还愿意向尊敬的科玛蒂纳大使和他的副手贝拉萨德圭大使表示谢意；如果没有他们宝贵的援助，我们的航船，也就是说我们的会议，就很有可能迷失了方向。 我们的工作确实组织得很好，为此我愿向所有为本裁军谈判会议服务的秘书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我本来可以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的，不过我不愿分散各代表团的注意力，在这里仅仅指出文件 CD/INF. I/Rev. 13 第 1 页和第 2 页上可以找到所有今年为我们服务我们可以称之为英雄的人的名字。 另外，裁军谈判会议非常感谢笔译人员和口译人员，他们的工作不论是从翻译质量而是从专业知识方面来讲都使人感到放心，达到了很高的标准，主席先生，我愿意通过你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愿意再一次通过你转达我对所有同事们的谢意和良好祝愿，祝那些即将度假的同事过得愉快，并祝那些继续工作的同事工作顺利。

主席：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尤其感谢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肯特·沙尔马先生（印度）：刚才发言的尊敬的苏联大使给予我启发，因此我

(肯特·沙尔马)

不愿意再占用这个庄严的会议更多的时间。因此，我仅在此表示我国代表团同意苏联大使并对于主席先生您以及尊敬的裁军谈判会议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为完成1985年届会工作做出的努力所讲的感谢的话。

下面我简单地当然也很不情愿地就今天所提到的某一观点做一发言。我感到不情愿，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象如何编写报告或今年的报告是如何编写的这样的问题不应在本裁军谈判会议上讨论。我国代表团感到不情愿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就此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我们就把本裁军谈判会议的辩论性质降低到完全不同的水平上了。然而，鉴于有的代表就此问题做了评论，并且在今天的会议上使用了诸如——我引用原话——“不足取的”这类的词句，并且提出诸如“臆造”这样的指责，我认为人们应该就此发表一些意见，使裁军谈判会议的记录不是仅仅反映少数代表团对于一件事情是如何办理的以及该会议的工作是如何报道的等问题片面关注，而不就被报道的内容做出任何评论。

某一集团中至少有两个国家的代表团所评论的那个方面是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对于有关会议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工作的报告。7月30日，也就是一个月之前，我们就此议题举行了全会，提出了一个需要做出决定的提案，我对于7月30日和8月30日两次会议上某些代表团截然不同的表现深表震惊。在7月30日，某一集团就本裁军谈判会议所需要采取的一项实质性决策，寥寥几句话，简明地发表了意见，发言相当精确。紧接着，另一些集团的国家竭力强调它们所持的观点，不是一个而是一些观点，而这是涉及到就一个提案会议所进行的工作的实质性内容以及会议本应就某一重要问题采取什么行动的实质性内容。然而在编写报告的时候，同一议题，同一实质性内容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8月30日，我们听到了对于如何编写报告的详尽评述和深切的关注。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没有规定起草报告应受协商一致原则的限制。如果做出这样的规定，我们甚至连写报告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过去，至少在过去的三年里，在任何具有实质性利害关系的议题上，当涉及到议程项目1、2或者3中的关键问题时，我们遇到了许多受协商一致原则支配程序方面的限制。当我们试图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时，得不到支持；当我们得到授权时，该授权也得不到支持；甚至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在谈判会议中进一步全力解决所涉

(肯特·沙尔马, 主席, 巴特勒)

及的问题时, 这些问题却不被某一集团国家代表团所承认。然而, 另一方面, 当我们着手起草报告的时候, 有的代表团坚定地要求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即必须反映出一种平衡, 参加本裁军会议各代表团应就它们的观点争取达到一种平衡。我们这一报告的最基本问题(我不得不承认这不可能是个很象样的报告, 不可能是一个很精辟的文件)是, 由于这一平衡是此报告的最基本的要求, 而这一平衡又是通过协商一致的原则而实现的, 并且由于有这一原则的限制, 因此即使是具有绝大多数意见的代表团, 如果没有对它们的意见的每一个方面取得响应, 它们也不能够表达出它们的观点。

更有甚者, 我们今天还听到了有关真实和臆造的发言。在一个按照协商一致原则进行工作的会议上, 就是事实也不具备真实性, 因为对于这一集团国家是事实而对于另一集团国家来说则纯粹是臆造; 这一集团的观点在另一个集团看来则是不准确的, 是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编写一个没有章法、不着边际的报告; 现在我们正是起草了这样一个报告。尽管报告中存在着许多缺陷, 我国代表团仍愿遵守给予每一个代表团以在此报告中申张其观点的权利这一作法。这是我们能够向外界提供关于我们在本次谈判会议中所进行工作的情况的唯一途径。给此报告附加上任何限制恐怕都将有损于报告的客观实际, 这里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报告是否易读, 我们毕竟受到六种语言和翻译以及意见分歧的限制。因此, 我的发言——恐怕我占用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一些——的目的是强调下述的观点: 让我们不要为如何编写报告而烦心, 而让我们从明年起认真考虑一下报告的内容。如果我们不改进报告的内容, 竭力劝告别人如何写好报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主席: 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 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 (澳大利亚): 今天下午我到这儿来本来不打算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和其它的代表一样, 我只是想参加通过我们报告的会议。报告通过了, 并且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但是会上的发言使我很着迷, 特别是比斯莱大使的发言, 因为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接着是韦格纳大使, 他回顾

(巴特勒)

了巴西大使过去关于我们工作的做法的一次发言；以及后来以色列大使所提的非常建设性的建议。我当时觉得我可以简单地说几句话，当然，我有点象按照西方传统而举行的结婚仪式中应邀参加的人一样，在那种仪式上我们要么马上讲话，否则就不声不响。我必须现在就讲话，因为直到二月以前，我肯定将非保持缄默不可。

我大体上同意今天下午所提的关于这次谈判会议的工作的提案，理由是我的政府对这次会议的工作有非常明确的看法。这就是它应该谈判，而且应该就议程上的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容忍就程序进行辩论，就形式进行辩论，而不是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同样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为一种我们看到的把议程上各种不同的议题，甚至连同它们的程序方面，都联系在一起的倾向而感到轻微的，但是是日益增长的不安。我们宁愿看到这次会议能把它的主要精力（我们确实每年都在这里化费许多时间工作，我认为十分辛苦地工作），把那种主要精力化在就议程上各个议题本身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上面。如果因为有人提出一种看法，就是除非你对另外一个议题有所作为，否则你就不能对某个议题有所作为——如果因此而使对这些议题的实质性工作遭到阻碍，不能开始，甚至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取得足够的进展，我们将会十分焦急。换句话说，人们在各议题之间建立了一种连锁关系，而如果我可以把我的意见算作贡献而提出的话，我认为今后在审查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希望看到我们中间能很好地建立起一种默契，就是我们应该本着真正协商的精神对每一个议题进行研究，要根据问题本身研究而不是荒唐地或不必要地与另一个议题连系起来。如果象后者那样做，对我们来说它好象在议题之间建立了一种我叫做虚假的政治紧张局势，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够难了。为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不一定就要通过在议题之间建立一种象我刚才所称的那种可能是虚假的政治紧张局势。今天下午有人已经提出要求建立一些新的基本条例，特别是有关起草我们的报告的基本条例。我想我可以同意这种意见，并且我听到以色列大使要求我，我作为坐在你左边的人，主席先生（我不知道他是指政治上还是地理位置上的左边，但是从这两种意义讲我都在你的左边，而且我将于二月间替代你的位置，）我听到他要求下次会议一开始我们是否可就一些

(巴特勒，主席，努涅斯·莫斯克拉)

新的基本条例问题进行审议，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并且经过与其他代表的协商，我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地审议那种可能性。我感谢他提出那个问题。

我在结束发言时想说一下，你一直是一位非凡的杰出的主席，我认为你在这次谈判会议中一开始就表现得很了不起，你使我在二月间将很难接替你，但是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及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原来我并不打算在这次闭幕会议上发言，但是听了卓越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及卓越的印度代表肯特·沙尔马先生的发言后，我感到我必须在这个会议上对他们的发言表示赞同，并且特别须要强调指出您在八月份主持会议期间所表现的效率，公平的态度，及工作作风。我想简短地对我们报告中所表明的各种创造发明，我的意思是带引号的创造发明，表示反对。我是否可以表达我的代表团的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将能够证明本文件中所载的许多意见都是发明创造。这样做最好的办法是由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委员会在全体的支持下协商一致通过一项要求立即召开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的决议；我们应该协商一致通过一项要求冻结现有核武器武库的决议，并且我们应该一致通过一项要求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发生核战争的决议。关于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可以证明许多意见是创造发明的最好办法是由所有的小组，所有代表团，由我们大家在会议一开始就同意建立授有适当权力的附属机构以便使就议程项目1，2及3的谈判能够开始进行，这些项目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该享有优先权的项目。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及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在休会期间，我必须说我将随时听从各代表团的吩咐并且将和他们接触以讨论和反映刚才一些代表团提及的关于在每次会议的最后一月中起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时进行工作最好的办法的问题。我还要就我们在这次会议期间的经验教

(主席)

训说几句话，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获得了机会建立重要联系，倾听各种对会议性质，成就，及对其作为可供国际社会使用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可能性的评论。在目前政治上至为困难的国际环境中，我相信谈判会议是寻求解决威胁和平的严重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裁军领域中的多边谈判机构是什么政治思潮也少不了的。照我们看来，裁军谈判会议是在有效国际控制下为采取促进全面彻底裁军的措施而进行的适当的机构安排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当我来到日内瓦时，我听到了一些对以前的各多边谈判机构表示怀念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议事程序并不完美，但必须承认它们反映了裁军谈判的日益民主化，尤其取消了在这儿的一位著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称之为“联合主席的没有根据的制度”以后，更是如此。此外，在多边裁军谈判中，五个核武器国家第一次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多边谈判机构也正是在拥有目前这些成员的情况下达到了不结盟及中立国集团占多数地位的情况，这是与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代表性相一致的。我们肯定必须继续努力来完善我们工作的组织，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我们也不该忘却裁军谈判会议是第一个承担责任将审议制止军备竞赛的重要措施列入议程的多边谈判机构。当我们提及过去的谈判机构所共同达成协议的部分性措施，把它们作为有效的榜样时，我们还应当回顾一下那些机构曾经回避了对某些措施的审议，而没有这些措施就根本不可能谈到真正的裁军。

裁军谈判会议对不结盟及中立国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会上，那些不是核浩劫的罪魁祸首，却可能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所以大声疾呼。会议之所以对他们很重要，也还因为他们可以在与他们的技术独立自主及和他们关于停止自我毁灭性的，毫无用处的并且是负担沉重的军备竞赛的合法要求有关的决议中发表意见。不结盟及中立国家在谈判会议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职责，特别是当军事联盟之间出现政治对抗的时候。他们必须为达成谅解及促进不同立场的接近而工作。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是在某些出现严重分歧的问题上需要他们不仅作为调解人，而是作为对要求对话和谈判而不是对抗和竞争的政治过程的独立的参与者而进行干预时，情况更是这样。

对核武器大国及已自愿选择军事同盟的大国来说，裁军谈判会议也是重要的。在危机时刻，以及在双边谈判破裂时，会议向他们提供了唯一可以得到的全球性谈

(主席)

判的讲台，使他们可以陈述各自的忧虑和寻求互相满意的安排的愿望。作为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这些同盟的成员负有制止军备竞赛的重要职责，而除了裁军谈判会议外，再也没有其它可以由国际社会批准他们协议的手段。任何需要联合国大会赞同的裁军领域中的全球性协议都必需经过在这个多边机构中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这样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思潮的各种关注才可得到适当的满足。

今天，1985年的会议就要结束了。我们已通过了向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报告，报告的唯一功绩是它是紧张而艰巨的工作的见证。我们认为大会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状况，因此我们相信这份报告必然将引起参加将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体制创立第四十周年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各国首脑及各国外交部长的注意。我们希望人们将抓住这个机会来思考这一组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我们还相信裁军问题，或更确切地说，军备竞赛问题，将成为这次周年纪念会的主要关注的问题。也许，谁知道，下届联合国大会将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而经过出席会议的政治家们的思考后，将有可能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开辟出新的宽广道路。

我非常感谢我受到所有代表毫无例外地给我的合作。我特别想提到谈判会议的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们，阿耳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全面裁军的方案方面，布特勒大使在放射性武器，图本斯基大使在化学武器，阿哈默德大使在消极安全保证及阿尔法拉吉大使在防止进行外空军备竞赛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中表现的献身精神、努力及外交技能。我谨向他们表示我的深切感谢，感谢他们在处理我刚才提及的艰巨任务中所表现的干练。

我还感谢会议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米尔加·可马蒂纳大使，以及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帮助。我想提名赞扬本斯梅尔先生，莱文夫人，斯列普琴柯先生及卡桑达拉先生，他们所做的工作和所给予的协助对于特设委员会来说是无法估量的。我特别想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同胞和同事文森特·贝拉萨德圭大使所给予我的帮助。我对秘书处的帮助所表示的感谢不仅仅是个人的：我还想着重指出会议秘书处在这多边谈判机构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为，照我们的看法，它有它自己的制度特性，要求它的成员有高度的政治才能，而他们却不断地表现了这种能力。

(主席)

我这次闭幕发言一结束，就将开始我作为一名代表的工作。我来这儿是作为主席公正地为谈判会议服务的，现在我将回到阿根廷代表团的席位上去，在那儿我将设法将使阿根廷政府所持的特有观点深深影响会议的审议工作，我在开始履行会议主席这一职责时，曾经通过阿根廷共和国主席的信件先向大家透露了一些。我想说的结束语就是这些。

现在裁军谈判会议1985年届会议的工作已经结束。我现在打算宣布全体会议休会。下届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将于1986年2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在通过CD/636号文件所载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在第二段(C)中所提及的建议时，裁军谈判会议一致同意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于1986年1月13日星期一下午3点在第5会议厅正式恢复工作。本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1985年届会闭幕。

会议于下午5时结束。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